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新爱洛漪丝

(2)

新爱洛漪丝

第二卷

Non la conobbe il mondo, mentre l'ebbe:
Conobill'io ch'a pianger qui rimasi.
Petrarque.

她活着的时候，世界不知道她，
但我知道，而且始终哀悼她。

——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法] 卢梭著

伊信译

目 录*

第 二 卷

- 第一封信 致于丽 2
于丽的情人不堪别离的痛苦而
责备她。
- 第二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格兰尔 6
他通知她关于于丽情人的困扰，
并答应在他看到他能指望达到的状
态以前他不离他。
- 附在上信中的残简 11
于丽的情人抱怨爱情和友谊把
他跟他所爱的一切都分离了。他怀疑
有人劝告于丽离开他。
- 第三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于丽 13
他向她建议跟她情人一起到英
国去结婚，并向他们提供他在约克的

* 本书最初几版没有这个目录，1764年版才初次出现，并非卢梭所撰，但他同意这份目录，所以后来的版本一般都加上了。——译注

公爵领地中的一块土地。

第四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18

于丽对于自己应否接受爱多阿尔阁下的建议决不定而感到困惑；她向她的表姐征求意见。

第五封信 复信 21

格兰尔向于丽表明最坚决的依恋，向她保证能追随她去任何地方，但不向她建议抛弃老家。

于丽给格兰尔的短简 27

于丽感谢她表姐的劝告，这劝告是她认为在上信的字里行间看出来的。

第六封信 于丽致爱多阿尔阁下 28

拒绝他向她提出的建议。

第七封信 自于丽 32

她重新鼓起她情人已消沉的勇气，向他生动地描绘他的责备的不公平。她对于缔结那讨厌的婚姻，而且对婚姻也许无法避免感到的恐惧。

第八封信 自格兰尔 38

她责备于丽的情人他那好抱怨的声调和他的不满，并向他承从是她劝告自己的表妹离开他和拒绝爱多

阿尔阁下的建议的。

第九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于丽 40

于丽的情人较通情达理了。爱多阿尔阁下出发去罗马。他回来时要在巴黎跟他朋友接头，把他带到英国去，这样做的目的。

第十封信 致格兰尔 43

于丽的情人对爱多阿尔阁下的怀疑。后果。真相。他的后悔。因于丽的一封信里的几个字所引起的他的忧虑。

第十一封信 自于丽 49

她劝告她的情人利用他的才能于他即将从事的事业上，劝他决不要放弃道德和决不要忘记她的情人；她又补充说，她不得岱当惹男爵的同意决不会嫁给他，但她不得他的同意不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

第十二封信 致于丽 57

她的情人通知她他的出发。

第十三封信 致于丽 59

她的情人到达巴黎。他向她发誓永远忠诚，并告诉她关于爱多阿尔阁下对待他的仁厚慷慨。

第十四封信 致于丽 63

她的情人进入上流社会。虚假的友谊。上流社会交谈的方式。言谈和行为之间的矛盾。

第十五封信 自于丽 70

对上次信的批评。格兰尔不久将结婚。

第十六封信 致于丽 76

她的情人答复她关于上次信的批评。应该在哪里和怎样研究一个民族。他那痛苦的感情。在别离中的慰藉。

第十七封信 致于丽 83

她的情人完全处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中。研究社会的困难。被邀请晚餐。拜访。戏剧。

第十八封信 自于丽 98

她通知她的情人关于格兰尔的结婚；跟他商量由另一条渠道代替通过表姐的渠道继续他们通信的措施；于丽赞扬法国人；抱怨他一点也不对她谈论法国妇女；要求她的情人在巴黎施展他的才能；向他报告来了两个求婚者，并告知岱当惹夫人非常健

康。

第十九封信 致于丽 106

她的情人对于巴黎人的坦率意见的理由。为什么他宁愿在英国而不愿在法国施展他的才能。

第二十封信 自于丽 109

她把自己的画像寄给她的情人，并告诉他两个求婚者走了。

第二十一封信 致于丽 110

她的情人向她描述巴黎妇女的形象。

第二十二封信 致于丽 127

于丽的情人看到他情人的画像时的狂喜。

第二十三封信 于丽的情人致陶尔勃夫人 ...

..... 130

关于巴黎歌剧院的描述。

第二十四封信 自于丽 142

她告诉她情人，她为得到她寄给他的那画像所采取的方法。

第二十五封信 致于丽 144

对于她的画像的批评。她的情人请人修改它。

第二十六封信 致于丽 149

她的情人不自觉地到了上流社会妇女家里。结果。承认他的罪过。他的悔恨。

第二十七封信 自于丽 154

她责备她的情人的交友和他的怕羞是他错误的首要原因；劝他要在小市民和甚至下层人群中间实行他的观察家的任务；抱怨他寄给她的轻描淡写的报告，跟他寄给陶尔勃先生的好得多的报告之间的区别。

第二十八封信 自于丽 164

她的情人的信件被她的母亲发现了。

新爱洛漪丝^{*}

第二卷

* 重印本书所采用的版本，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1761年的第一版当然是最好的版本；卢梭本人在许多场合也这样认为。最近夏拉卫先生还出售过他致印刷厂经理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我认为《新爱洛漪丝》唯一可以接受的版本是第一版。”

本书的注释除注明的以外，都是作者所加的。——原书编者注
为避免混淆，本译本的卢梭原注也加以注明。——译注

第一封信

致于丽*

我已有百把次拿起了笔又放下，写了第一个字我就踌躇，我不知道我应该使用什么口气，也不知从何说起；这是我要给予丽写信呀！啊！不幸的人！我变成什么了？千种美妙的感情象无尽的激流从笔下流出来的那个时候，看来已不再有了！信赖和倾吐衷情的那种甜蜜的时刻已经过去；我们不再相亲相依，我们不再同过去一样，我也不知道在给谁写信。您肯赏光收我的信吗？您的眼睛肯惠鉴吗？这些信您认为够克制、够审慎吗？我还敢保持从前的亲切吗？在信里我还敢于谈起已熄灭或被蔑视的爱情，我是否比第一天给您写信那时更疏远吗？天哪！从那如此美妙和甜蜜的日子到我今天可怕的不幸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唉！我的生活刚刚开始，却就跌落进毁灭；生活的希望激励过我的心，现在我面前只有死亡的形象；才经过三年，我幸福生活的圈子就关闭了。啊！当我在活够以前为什么不结束我的生命！在我看到一生中再没有什么值得继续苟生的那欢乐时光后，我怎么不听从我的预

* 我认为我无须说明在这第二卷和其后，两个分离的情人只能说些瞎话和胡话，他们可怜的头脑已经不管用了。——卢梭原注

感！毫无疑问，应当把生命限制在这三年之内，或者不使它持续下去；与其品尝到幸福而又丧失掉，那还不如永不品尝它的好。如果我能越过这致命的时间间隔，如果我能避免这使我变做另一个灵魂的那第一瞥目光，我便会耽于我的理性生活，我就会克尽做人的责任，也可能把我平庸的生涯播种一些德行了。片刻间的错误改变了一切。我的眼睛敢于观看本来不应观看的。这一观看终于产生了它不可避免的结果：我逐渐走上迷途，成了神经错乱的疯子，成了没有力量和没有勇气的奴隶，他只能在耻辱里拖着自已的锁链绝望地走着。

误入迷途的思想的那种徒劳的幻梦！心头刚刚产生就立即被自己否定的那空虚和欺骗的欲望！想象实在的痛苦仿佛能用虚幻的疗法医治好，这种想象有什么用，因为这种疗法如有人向我们建议，我们也会予以拒绝。啊！一个懂得爱情的人如果见到了你，他会相信我能用我初恋的代价去换取其他什么幸福吗？不，不；老天爷尽可把它的恩泽保留，让我保留我的不幸和我过去幸福的回忆好了。与其失掉我的于丽而变得幸福，我宁愿抱着我记忆中的那些欢乐和那撕裂我灵魂的悔恨。来吧，我心爱的人儿，来充满这颗由你而活的心；在我的流放中跟随着我，在我的痛苦中安慰我，鼓励和支持我已丧失的希望。这颗不幸的心永远是你的不可破坏的圣殿，命运和人们都永远不能把你从那儿抢走。我可以死于幸福，但我不会死于爱情，爱情使我无愧于幸福。这爱情是象产生它的魅力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它建立在功绩和德行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它在一个不朽的灵魂里是不会完蛋的；它不再需要靠希望来支持，过去给了它为永恒的未来以力量。

然而你，于丽，你是知道过一次爱情的，你那温柔的心怎么忘记了生活？这神圣的爱情之火怎么会在你纯洁的灵魂里熄灭？你怎么会丧失那只有你才能感受和给予的天上欢乐的兴趣的？你毫不怜悯地驱逐我，你让我带着耻辱被流放，你一任我陷于失望；你没有看到你在迷误中使我陷于不幸，同时也给你自己剥夺了生活的幸福！啊！于丽，请你相信我，我想另外找寻一颗亲近你的心是徒劳的；无疑有许许多多人崇拜你，但只有我这颗心才懂得爱你。

受骗的或是骗人的情人，现在请答复我，那些如此神秘地订定的计划怎样了？你如此频繁地欺骗我易上当的天真的那些虚妄的希望在哪儿？那神圣和期望的联合，那如此热烈的叹息的甜蜜的对象，你的笔和嘴曾奉承过我的愿望的对象在哪儿？唉！凭着你的许诺，我敢于期望“丈夫”这神圣的名称，而且相信自己已经是最幸福的人了。狠心的人！你说，你欺骗我，莫非为了使我的痛苦更为难忍，我的屈辱更为可耻吗？是由于我的错误而招来我的不幸？还是我缺少服从、温顺、审慎吗？你是否看见我追求你不够热烈，或者我不愿使自己热烈的愿望服从于你的最高意志，因而拒绝了我？我全力以赴地取悦于你，而你却抛弃我！你答应过使我幸福，但葬送了我！忘恩负义的人，把我交给你的东西交还给我；你曾使我的心在你所指引并带我去的那最高幸福中迷了路，现在把我这颗心交还给我。天上的安琪儿们，我曾蔑视过你们的命运；我曾是最幸福的人……唉！我如今什么也不是，一瞬间一切都被剥夺了。我曾经充满了欢乐，一下子却过渡到了永远的悔恨。幸福仿佛还在我眼前，却突然消失了……我

好象还摸得到它，却永远失落了！啊！如果我能够相信它呀！如果徒劳的希望残余不支持……梅耶利悬崖呀！我那迷糊的目光已估量过那么多次，您怎么不来为我的绝望效劳呀！当我不曾知道生命的价值时，跟它分手我还不致感到那么遗憾。

第二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格兰尔

我们抵达了贝藏松，我第一件关心的事是向您报告我们旅途的情况。旅途中如果算不上平稳，至少没有出过事，你们的朋友的身体好到不能再好，但心灵却同等程度地患着病；他甚至表面装得很平静。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难为情，因此在我面前不免有很多做作；但一切都透露出他内心的激动；我假装没有觉察，是为了想让他作自我斗争，这样好使他的心灵分出一部分力量来抑制另一种结果。

第一天行程他显得十分颓丧；我便把它缩短些，因为看到我们赶路的速度激起了他的苦恼。他不同我说话，我也不同他说话：不适当的安慰只能使强烈的悲哀更加剧。漠不关心和冷淡很容易找到语言，但悲哀和沉默则是友谊的真正的语言。昨天我开始注意到这种麻木状态必然要变为狂怒的最初征兆。午饭时，离我们到达刚刚一刻钟，他就急匆匆地来找我谈。他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什么还不出发？为什么我们要在离她那么近的地方停留？”晚上他装得很健谈，却一句都不提于丽；他反复提一些我已经答复过十次的问题。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到了法国境内，他后来又问我们是否很快到达魏韦。每到一站他第一件事是开始写一些信，但过一会儿又把它们撕掉或揉皱了。我从火里抢出了二三张这样的草

稿，您可以从中隐约看出他的心理状态。但我相信他总会写成一封完整的信。

从这些前兆很容易看出会发生一场激烈的发作，但结果如何我很难说：因为这得因人的性格的结构、他的激情的性质、可能产生的情况以及千百种因素而转移，人类任何的明智都无法确定。至于我，我可以应付他的狂怒，可是无法应付他的失望；但无论如何，所有的人终究是自己生活的主宰。

然而我自信他会重视自己的品格和我的关心，因此我不怎么指望于热诚的友谊，（我于此是不会吝啬的，）而更指望于他的激情的品格和他的情人的性格。人心长久和深刻地专注于自己激情的对象时，它必然会吸收那对象的某些特点。于丽那极端温柔的性格应当使（那为她所引起的）凶猛的激情之火受到节制，我也不怀疑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的爱情多少也会给她自己以没有他时她自然不会有那种活力。

我也指望于他的心，那是颗生来为了战斗和胜利的心。类似他那样的爱情，与其说它是什么弱点，不如说是种用得不当的力量。热烈而不幸的情焰能短期（也可能永久地）吸收他一部分精神力量；但它本身是精神力量的优越性和它能从中利用来培养智慧的证明：因为崇高的理性就是由那精神力量支持，它产生巨大的激情，而人们只能用对待情人那样的热情来适当地服务于哲学。

可爱的格兰尔，请您放心，我对于这对不幸的情人的命运的关心并不亚于您，倒不是由于怜悯的感情——这可能不过是一种脆弱的表现，——而是出于正义和事理的考虑，要使每个人对于自己和社会都能处在最有利的位置上。这两个

优秀的灵魂是自然创造出来彼此相依为命的；他们只要在温柔的结合中、在幸福的怀抱中，自由发挥他们的力量和锻炼他们的德行，他们便能以他们的榜样照亮大地。为什么必须让一个有偏见的疯子来改变永久的方向并搞乱有思想的生物的和谐？为什么一个野蛮的父亲的虚荣心把光明就这样隐藏起来，并使生来为擦拭别人眼泪的两颗温柔和善良的心在泪水中呻吟？夫妇关系不是最自由和最神圣的关系？是的，妨碍它的一切法律都是非正义的，所有敢于强迫制造或破坏的父亲都是暴君。这自然本身创造的纯洁的纽结既不受制于帝王的权力，也不受制于父亲的权威，而只受制于我们唯一的共同的父亲的权威，它知道指挥心灵，它命令他们结合，它能使他们彼此相爱。*

牺牲自然的规定来迁就舆论的规定有什么意义？财产和地位的差别在婚姻里可以消失和混同起来：差别对于幸福毫无意义；但脾气和性格的差别依然存在，人的幸福和不幸要依此为转移。孩子只凭爱情作尺度是选择不好的；但父亲只凭舆论作尺度来选择则只会更坏。姑娘缺乏理智和经验来判

* 在有些国家中，地位和财产的相称要比品性和心灵的相称远为重要，以致如果没有前者，就足以阻止缔结或打消最幸福的婚姻，不管不幸的姑娘的名誉会怎样受损害——卑鄙的偏见的经常的牺牲品。我曾看见过巴黎最高法院一次有名的诉讼案，其中贵族的出身竟蛮横和公开地践踏秩序、义务和夫妇的忠贞，当诉讼得胜了的卑鄙的父亲敢于因儿子不愿成为无耻之徒而剥夺了他的遗产。无法细述在这如此文雅的国家里，妇女受法律压迫达到怎样的地步。他们因自己的行为而如此残暴地报复，那有什么奇怪。——卢梭原注

断对象的聪明和脾气，一个好的父亲无疑应当对此予以帮助。他的义务，甚至他的责任应该告诉她说：“我的女儿，他是个正直的人”，或者说：“他是个骗子手”。——“他是有智慧的”，或者说：“他是个疯子”。这就是他应该知道的规定；其他一切判断都是属于女儿的。这些暴君在叫嚷有人如此这般扰乱社会秩序时，他们却自己在扰乱。地位应该由功绩而心的结合由自愿来衡量，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秩序；用出身或财产来衡量的人，乃是秩序的真正的扰乱者，应该加以申斥和惩罚的正是这些人。

因此纠正这些弊端是种普遍性的正义事业；人们的责任是反对强迫和促进社会秩序；假如我能不顾毫无道理的老头儿而使这对情人结合的话，您不必怀疑我会不管人们是否赞成就去实现上天的这项工作的。

可爱的格兰尔，您是比较幸福的：您有一位并不自认为更懂得什么是您的幸福的父亲。这大概并不是由于高瞻远瞩，也不是由于过分的慈爱，您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了；但假如结果是同样的话，什么原因还用得着管吗？而且如果他让您自由，是慵懒代替他理智的结果吗？您远没有滥用这个自由，您在二十岁作的选择，最理智的父亲也会加以赞许的。您那完全倾注于友爱的心，那是任谁也不能比拟的，它因而很少给爱情留下空档；您用它们来代替婚姻中可以用来替代的一切：您身上朋友的成份多于情人的成份。如果您算不上是最温柔的妻子，您一定是最贤淑的一位，而智慧形成的这种结合应当逐年增强并将持续到底。心的冲动是最盲目的冲动，但又是无敌的冲动：想要反抗它，那就意味着自己遭殃。爱

情能与理智配合一致，没有什么障碍要克服和没有什么偏见要与之斗争的人是幸福的！我们那两个情人若没有一个顽固的父亲的正义的反对，也将是这种幸福的人。虽然有他的反对，假如他俩中的一个能有好的主意，他们也依然能成为幸福的人。

于丽的例子和您的例子同样表明，彼此是否意气相投，那只能由夫妇自己来判断。假如爱情不占统治地位，那就由理智单独来选择：这是你们的情况；假如爱情占统治地位，自然就已经作出了选择，那是于丽的情况。这便是自然的神圣规律，人是不能违反的；违背了，人从来都要受到惩罚；出身和地位的考虑都不能废除它，否则就会产生不幸和罪恶。

虽然冬天已经来临，而且我还必须去罗马，但我决不离开在我看护下的这位朋友，除非等我看到他精神状态可以让我放心时为止。须知他对我是个十分珍贵的被保护者，也是因为你们把他委托给我的。如果我不能使他幸福，至少也要努力使他变得明智并能担负起人间苦难的人。我决定在这里跟他一起待上半个月，在这期间，我希望我们能收到于丽和您的消息，也希望你们俩帮助我在这病态的心（它还只能通过感情的器官倾听理智的话，）的伤口上装个仪器。

这里附上给您的女友一信：请您亲自而不要托任何人转交。

附在上信中的

残 简

I

为什么在我出发前不能见到您？您害怕我离开您时我会死去！仁慈的心肠，您放心好了：我身体很好……我并没有痛苦……我还活着……我思念您……我思念您热爱过我的那时光……我的心有点儿痛苦……马车使我头昏脑胀……我感到垂头丧气……今天我不能给您多写了。明天我也许有更多力气……或者我也许不再需要……

II

这些马这么快地将我载到哪儿去？这个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那么热诚地将我引到哪儿去？是否远离你，于丽？是你发的命令？是到那没有你的地方去？……啊！疯狂的姑娘！……我用眼睛估量着我如此迅速地奔驰的道路。我从哪儿来？我往哪儿去？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冷酷无情的人们，你们怕我不够快地奔向灭亡吗？友谊啊！爱情呀！你们是这样串通的？这些就是你们的善行吗？……

III

你那么粗暴地赶我走时有没有同你的心商量过？你怎么能，于丽，你说，你怎么能永远拒绝？……不，不，这温柔的心是爱我的，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不管命运，不管它本身，这颗心将爱我直到坟墓……我看得出，你是听人家暗示的*……你为自己准备下怎样永久的后悔！……唉！那将会太晚了……什么！你竟会忘记……什么！我会认不清你！……啊！想想你，想想我，想想……听着，还有时间……你野蛮地驱逐了我。我比风更迅速地逃走……你说一个字，只要一个字，我就会比闪电更快地回来。你说一个字，我们就会永久结合。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将会这样……啊！风把我的怨诉带去！……然而我在逃走！我将离她远远地活着和死去……离她远远地生活！……

* 下文表明他的怀疑落在爱多阿尔阁下身上，也表明格兰尔为了她而被怀疑。——卢梭原注

第三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于丽

您的表姐会把您朋友的消息告诉您。此外，我还相信他通过这次邮班也会给您写信。请先从那封信中满足您热切的期望，然后定下心来慢慢读这封信，因为我预告您这信的内容值得您注意。

我能识人；我年纪不大，经历却很多；从我切身体验中获得许多经验，苦难的经历引导我洞明人生哲理。但从我迄今观察过的一切来说，我还没有看见象您和您的情人那样的特殊人物。这不是因为你们俩各有一种显著的性格，使人一眼就能看出你们与众不同，但因对于你们的精神难于确切认识，致使一个表面的观察者会把你们当成是普通的人。但不能区别出你们的特点的，正好就是你们的特点，而人的一切优点（其中有一些常常是人们所缺少的），在你们的性格里都有。就象版画的每一样作品各有形成其性格的特有的缺点一样，如果遇到一张完善的样品，虽然第一眼就被看作是美的，但要说明它的美必须长时间观察它。我初次看到您的情人时就为一种新的感情所触动，以后随着理性对它的肯定，这种感情就与日俱增。说到您时，那又是另一种情况，而这感觉是如此生动，以致我误会了它的性质。我心中感觉到您那种更完满性格的印象主要不是由于性别的不同所产生的，甚至

也与爱情无关。我清楚地看得出没有您的朋友时，您将是什么模样；但我不能同样看出没有您时，他将是什么模样；许多的男人可以同他相类似，可是世界上却只有一个于丽。在那次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之后，您的信给我照亮了我真正的感觉；我认识到我没有妒忌，因此也没有钟情；我知道您对我来说是太可爱了；您需要一个初恋的灵魂，而我的灵魂是配不上您的。

从那时起我把你们共同的幸福常记心头，亲切的同情也不会熄灭。我想排除一切困难，向您父亲那里作了冒失的活动，结果很坏，但却更成了刺激我热诚的一个理由。请听我说，我依然可以弥补全部我闯的祸。

于丽哟！请好好试探一下您的心，看它是否能为您熄灭那吞噬它的火焰。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您也许能够停止那火焰的发展；然而如果天真纯洁的于丽毕竟失败了，那么在失败以后的她怎么还能站起来？她怎么能抵抗胜利的和以过去一切欢乐形象为武装的爱神？年轻的情人，您别再作茧自缚了，放弃欠考虑的决心；如果还想继续跟自己斗争，您必败无疑；您将受到屈辱和战败，您那羞辱的感觉将逐步掩盖住您的一切德行。爱情已经太深邃地渗透到您灵魂本身之中，您决不可能把它驱除掉；它无孔不入，象一股强烈的和腐蚀性的泉水；不同时抹掉您从自然接受的一切美妙的感觉，您就永远不能抹掉它那深刻的印象；而当您不再存留爱情的时候，您就不再留下任何可尊敬的东西了。既然您再不能改变您的心态，那么现在您该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于丽，那便是使它合法化。为此，我向您建议您剩下的唯一的办法；趁现

在还有时间，望您采纳它：把上天赋予您掌握的这崇高的理智给予贞洁和德行，否则便难免有永远侮辱它那最珍贵的礼物的危险。

我在约克郡的领地上有一片相当大的土地，我的祖先长期在那里居住。城堡是古老的，但很漂亮和舒适；四围很僻静，却很幽雅和景色多变。在花园尽头流过的乌斯河，一面提供优美的风景，一面又疏通货物的交流。土地上的产品足够供全家的生活，勤俭持家的更是绰绰有余。可恶的偏见达不到这幸福的角落；那里平静的居民还保存着初民时期淳朴的风俗，那里可以看到象您的朋友笔下十分动人地描绘的瓦莱的形象。于丽，如果您愿意同他在那里居住，这片土地便属于您了；在那儿你们可以共同完成我信上说的一切亲切的祝愿。

来吧，真诚地相爱的唯一的模范，来吧，可爱的和忠诚的一对情侣，来领有这为爱情和纯洁服务的庇护所；来这儿当着上天和人们的面，紧缩起那联结你们的纽结；来用你们的德行为本地方争光，你们的德行将在那儿受到尊敬，本地的平民将会以你们为楷模。但愿你们在这幽静的地方，在使你们结合的感情中，永远领略那纯洁的灵魂的幸福！但愿上天降福给与你们相同的爱情纯洁的后代！但愿你们在可敬的老年能延年益寿，并在你们儿孙的手臂里平安地归天！但愿我们的子侄辈满怀温情浏览你们伉俪的幸福历史文物时，有一天会以激动的心情说：“这里曾是纯真的庇护所，这里曾是一对情侣的居处！”

于丽，您的命运掌握在您自己手里。请仔细衡量我向您

提出的建议，要考究它的实质：此外，我要事先和肯定地负责说服您的朋友同意我采取的措施。我也要负责您出发的安全并同他一起照料您直到你们到达目的地。到了那儿，你们便可以毫无麻烦地立刻公开结婚，因为在我们那儿，一个已达婚龄的姑娘可以自己作主而完全不需要他人同意她的婚事。我们英明的法律并不废除自然的法律；如果这种幸福的协定发生什么不便之处，那要比它防止的东西少得多。我把我的随身仆役留在魏韦，这是个可信赖的人，诚实、聪明，一切都可以托得起。您可以很容易跟他商量定，口头也好，书面也好，靠雷齐阿尼诺的帮助，但不要叫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我们会来接您，您便只有在您的丈夫带领下离开您的娘家。

我让您自己考虑决定；可是我得重复说，您要当心偏见的危害和谨小慎微的诱惑，它们往往由官冕堂皇的道路引导到罪恶去。假如您拒绝我的建议，我能预料到您的后果：一个执拗的父亲的专制会把您拖进那掉了进去您才明白的深渊里。您那极端的柔弱有时会退化为怯懦：您将成为社会地位这怪物的牺牲。^{*} 您不得不接受违背本心的义务。社会的赞许将不断地被良心的呼声所揭穿；您将被称誉和受鄙视；还不如被遗忘和成为有道德的。

附言：由于对您的决心没有把握，我是瞒着您的朋友写

^{*} 社会地位这怪物！说这话的是个英国贵族！这么说并非徒托空言！读者，您以为如何？——卢梭原注

这封信的，生怕您这方面的一声拒绝会立刻破坏了我照料他的整个效果。

第四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哦！我亲爱的，昨天晚上你使我陷入了怎样的困扰！我在思虑着这致命的信而度过的又是怎样的夜晚呀！不！从来没有更危险的诱惑袭击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激动，为减轻激动，我也从来不曾这样束手无策过。从前，某些智慧和理性的光辉指导过我的意志；在一切困难的情况下，我首先分辨出最正直的道路并马上选择了它。现在我感到屈辱和沮丧，我只能在对立的激情里沉浮；我衰弱的心已只能在错误里进行选择；可恨的是我的盲目性使我即便偶然采取了最好的一步，那也不是从德行考虑的结果，我的良心仍旧同样要折磨我。我知道我父亲为我物色的是怎样的丈夫；你也知道爱情给予我怎样的联姻。你想做个有德之人吗？服从与守信却派给我刚好相反的义务。你想遵从我心之所向吗？你偏向谁，是情人呢，还是父亲？唉！如果听从爱情或者自然的话，我不能不使这个或那个感到失望；我要为义务作出牺牲时，我不可避免地要犯过失，不论我选择哪一边，我必然地要死得既不幸又罪过。

啊！亲爱和温柔的朋友！你始终是我唯一的慰藉，你有

那么多次把我从死亡和失望中拯救出来，今天请你看看，我的精神处在何等可怕的状态，而你那救人于倒悬的帮助对我是多么的必要。你知道你的意见我都听取；你知道你的劝告我都遵从；你刚才就看到我以自己生活的幸福为代价，我怎样听从你友爱的劝导的：那么请你可怜我那困难的处境，这是你给我造成的；既然是你开的头，请你来收场；你要鼓励起我丧失了的勇气；请为只靠你来思考的那人动动脑筋。最后请你看看这颗爱你的心，你比我更清楚地理解它：因此请你教导我以我所愿意的东西，并且当我已不再有力量希望、也没有理智去选择时，请代替我进行选择。

请念念这位慷慨的英国人的信，我的天使，请念上它千把次。啊！愿你的心能为那种爱情、和平、德行等还能许诺给我以动人的幸福的图画所感动！灵魂的甜蜜和醉人的结合，即使受良心谴责的妙不可言的喜悦，上帝呀！在伉俪情深的天国里，我心里看来会是怎么样的！什么！幸福和纯洁依然可由我掌握！什么！我还能够在我崇拜的丈夫和他温存保证里享尽爱情和欢乐！……我居然还会有片刻的犹豫！我还不飞着到那使我犯错误的人儿的臂弯里去弥补我的错误！我岂不是已经有德行的妻子和家庭贞洁的母亲了！……啊！但愿生我的父母能见到我从屈辱中站立起来！但愿他们能目击我将以同样的方式履行他们曾对我履行的神圣义务！……而你，忘恩负义和不近人情的女儿，你把你的双亲抛在脑后，那么你对他们的义务由谁来履行？你是否要把匕首刺进母亲的胸膛，作为你准备为女儿的义务的？给自己家庭出乖丢丑的，她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光耀门楣吗？被心肠软的父母盲目溺爱的

女儿，要让他们懊悔生下了你；使他们老年时为耻辱而抬不起头来……你自己如有可能时享用以这样的代价获得的幸福吧！

我的上帝，多么大的恐怖包围着我！悄悄地离开她的国家，使她的家蒙受耻辱，一举抛弃了父亲、母亲、朋友、亲戚，还有你！还有你，我亲爱的朋友！还有你，我心中至爱的！你，从我童年起我几乎难得有一天离开过的你，现在要逃避你、离开你、失掉你、再也见不到你……啊！不！但愿永远不……多少苦恼撕裂着你不幸的朋友！她感到同时有一切苦难可供他选择，却没有一项好事能留给她以安慰的。唉！我迷糊了。那么多的战斗超过了我的力量，也模糊了我的理智；我同时丧失了勇敢和感觉。我唯一的希望在于你。你或者为我选择，或者让我去死。

第五封信

复信

你的烦恼十分有根据，我亲爱的于丽；这类烦恼我早就预见到，但我没有办法加以防止；我感到它们，但不能使它们减轻；我觉得你的情况中最糟的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使你从其中摆脱出来。至于说到审慎，友谊可以帮助一个激动的灵魂；如果需要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对于善恶不理解的激情，它在公正的劝告方面可以一声不吭。但是在这里，无论你作怎样的选择，自然既加以赞许，又加以谴责，理智既指责又同意，责任感则默不作声或自相矛盾；总之，后果的两个方面都一样可怕。你既不能一直犹疑不决，也不能选择得当；你只能把这些困难加以比较，也只有你的心才能作出判断。我所怕的是必须作出决定，而它的结果使我发愁。无论你选择什么命运，我认为它对于你总是不大相称的；我既不能指出适合于你的道路，也不能指引你走向真正的幸福，我没有勇气决定你的命运。这便是你的女友给你的第一次拒绝，照我现在的困难情况看来，我的确认为这也将是最后的一次拒绝；但既然理智也安于沉默，而你唯一的办法只是听从你自己的心声的时候，如果我还要想操纵你，那我就背叛你了。

我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可不要不公平，也不要预先贸然

批评我。我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朋友，为人审慎，因为怕自己受到牵连，便在危难的情况下拒绝出主意，这种保留态度增加了朋友们处境的危险性。啊！你会知道爱你的这颗心是理解这种胆怯的审慎的！现在容许我先不谈你的事，让我谈一会儿我的事情。

我的天使，你可曾注意到所有接近你的人都爱慕你到了什么程度；父母都钟爱自己独生的女儿，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一个热情的青年男子对一个可爱的对象会一往情深，这也并不是更出奇的事；但一个象德·伏尔玛尔先生那样冷冰冰的中年男子生平第一次看到你竟会大为感动；整个一家都一致地热爱你；我的父亲是个极不易感动的人，却也对你十分亲爱，跟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也许还更钟爱；朋友、熟人、仆役、邻居，以及整个城市都一致赞美你，热爱你，我的亲爱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要不是你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是不会这样的。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既不是你的美貌，也不是你的才智，也不是你的优雅，也不是人们所谓的媚力；而是那颗温柔的心和那无与伦比的爱的温馨；是爱的天禀，我的孩子，它使大家热爱你。人们可以抵抗一切，但抵挡不了善良的意愿；争取别人的感情的最可靠的方法只有把自己的感情给予别人。上千的妇女要比你更美丽，许多的妇女都同样优雅；但在优雅之外，唯独你才有那种我说不清楚的、不仅使人喜爱，而且更能感人的东西，它使一切的心都围着你的心飞舞。大家感觉到这温柔的心只知道给予，而它追求的甜蜜的感情反过来也在追求它。

比如说，你不胜惊讶地看到爱多阿尔阁下对你朋友的那难以置信的友情；你看到他对于你的幸福的那热诚；你赞赏地接受他那慷慨的帮助；你把这些仅仅看作是他的德行，因此我的于丽大为感动！亲爱的表妹，你错了，误会了！望老天爷不让我减低爱多阿尔阁下的善举并贬低他的伟大心灵！可是请你相信我，他的热诚不管它多么纯洁，在同样情况下，假如施之于另一个人时，将不会那样热烈，这是你那看不见的媚力，也是你朋友的影响，以如此大的力量使他不自觉地认为只是由于正直而作出了这热情行为。

这是一切具有一定素质的心都会发生的情况；可以说它们在按自己的方式改变着其他人的心；它们有一个任何东西都不能同它们抵抗的活动范围：认识它们的都愿意仿效它们，它们高尚的品格吸引着周围的人。我的亲爱的，正因为如此，你和你的朋友也许都永远不能认识人们，因为你们看人多半是在你们影响之下的人而不是他们本身的人。你们向所有同你们一起生活的人作表率；他们不是逃避你们，便是变为同你们相似的人，而你们看到的人也许在其余的世界里是没有相似的。

表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这个从童年起就跟你相联结在一起、带有同样的血液、同样的年龄、尤其有着十分一致的趣味和脾性、但气质相反的我。

Congiunti eran gl'alberghi,

Ma più congiunti i cori;

Conforme era l'etate,

Ma'l pensier più conforme. *

你那富于魅力的影响对所有接近你的人都能感觉到，那么生来一直跟你在一起的我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此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我们之间仅仅是普通的关系吗？当我同你相见时，我的目光难道不同样反映出我经常从你眼睛里看到的那种温柔的喜悦吗？在我充满同情的心里你没有看出想分担你苦恼的那种快乐并跟你一块儿哭泣的心理吗？我难道能忘记在你刚刚萌生爱情的初期冲动中，我的友情并不曾使你觉得讨厌，你情人的嘀咕也不曾使你排斥我，你也没有向我隐瞒你失足的情景？这一时刻是很关键性的，我的于丽；我知道这种单方面的羞人答答的坦白，在你那端庄的心里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假如我只是你的半截子朋友，我决不会成为你的贴心知己，我们的灵魂是如此心心相印，从今以后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之分开了。

是什么使女性（我指的是知道爱情的女性）之间的友谊成为如此冷淡和不能经久的？那是为了对爱情的利害关系，为了对美的控制，为了对胜利的嫉妒；那么如果所有这一切能使我们分离的话，这种分离早就成为事实了。但是当我的心对爱情不太无动于衷，当我不知道你爱情的性质只能与生命俱灭时，你的情人始终是我的朋友，就是说是我的弟兄；又有谁看见过一个真正的友谊会以爱情收场的？对于陶尔勃先生，那么他的确早就会拿你的感情作自我吹嘘了，不过我抱

* 我们的心也同我们的居处一样相连，我们的趣味也和我们的年龄相同。——（引自塔索《阿明台》。）（意大利语。）

怨他这样做，但我并不想用强力去拉住他，就象你不想把他从我这里拉走一样。喂！我的孩子，愿老天爷以他的爱慕为代价使我能医治好你的爱情！我高兴地保持着它，也愉快地把它让出去。

至于说到对外貌的要求，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这样做；你不是那种想跟我进行竞争的姑娘；而且我确信你生来在脑筋里从不想知道我们俩到底谁更美。我过去不是那么完全无所谓的；对此我现在心里很明白，心里也并没有丝毫烦恼。这方面我甚至仿佛感到骄傲多于妒忌：因为归根结蒂你脸上的娇媚并不是我脸部必需的那种娇媚，所以一点儿也无损于我的本色，而且我发现我因你的美丽而显得更美，因你的娴雅而显得更可爱，因你的才能而更觉光彩；我以你的全部优点装饰我自己，我也把我精致的自尊心放在你身上。然而我完全不为我自己将来担心，我如今已经够美丽了。其余的一切对我都没有用处，为了让你占先，我也不必表示谦逊。

你一定急于想知道我这些话的用意何在。用意在这里：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而给你出主意；我已经对你说明理由；但你自己将采取的决定，同时也是为你女友采取的决定；不管你的命运如何，我决定同你分担。如果你出走，我跟你一同走；如果你留下来，我也留着；我为此已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决心；我应该这样做，没有力量能使我转变。我那致命的宽容已经造成了你的失足，你的命运应该就是我的命运；而且既然我们从童年起就分不开，我的于丽，那就应该直到坟墓也是这样。

我预料到你一定认为我的计划里有许多欠考虑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它比表面更有道理，而我也不象你那样有犹豫不决的原因。首先，说到我的家庭，如果我要离开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的话，我离开的是相当无所谓的父亲，他放任自己的子女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主要由于懒得管束而不是由于体贴温柔；因为你知道，欧洲的事务比他自己的事更使他关心，他把国事诏书看得比自己的女儿更重要。其次，我不象你那样是独生女儿；他还有不少子女，少了一个，他未必会注意到。

我会抛弃一个准备缔结*的婚约吗？Manco male**，我亲爱的；陶尔勃先生假如他爱我的话，他应该有以自慰。对我来说，虽然我敬重他的性格，虽然我于他的人品不是没有好感，虽然我对于失去这样很正直的人感到可惜，但要跟于丽比，他对于我完全算不了什么。我的孩子，你说说看，灵魂有没有性别？老实说，我的灵魂里我感觉不到有它。我可以有幻想，可是很少有爱情。丈夫可以对我有用处，但他对于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丈夫；象我现在还是自由之身，而且相貌还过得去，这类丈夫我到处能找得到。

表妹，你要好好注意，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犹豫，这并不是说你决不应该犹豫，也并不是说我想暗示你采取如果你出

* 用 prêt à conclure (准备缔结) 而不用 “à se conclure” (要缔结) 或 “à être conclu” (被缔结) 是完全符合原文的。——原书编者注

** Manco male 是意大利语的惯用语，意义相当于 “qu' à cela ne tienne” (关系不大，没什么可怕)：能遭到的不过是小麻烦。——原书编者注

走我也跟你出走那样的决定。我们之间的差别很大，你的义务比我的要严峻得多。你还知道，唯一的友爱之情几乎充满着我的心，又如此厉害地吸掉了所有其他的感情，仿佛都把它们消灭了。从我童年起，一种不可克制的和甜滋滋的习惯使我依附于你；我真正喜爱的只有你一人，如果我跟随你时有什么关系需要割断的话，我是以你的榜样来鼓励我自己的。我将对我自己说：“我是仿效于丽的”，我于是觉得心安理得了。

于丽给格兰尔的短简

我理解你，无可比拟的朋友，我感谢你。我至少要尽一次我的义务，也不至于一切都对不住你。

第六封信

于丽致爱多阿尔阁下

阁下，您的信使我充满了激动和赞美。多蒙您保护的那朋友在知道您愿意为我们做的一切以后，也将同样地感激。唉！只有不幸的人们才能感到行善的心的价值。我们十分知道您心灵的高贵，您那崇高的德行，我们永远铭感，虽然已不再感到惊讶了。

幸运地处在了一位如此慷慨的朋友的庇荫下，并从他的善行中汲取命运已拒绝了了的快乐，使我感到非常欣慰！但是阁下，我悲观地看到，您的善良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我的残酷的命运胜过您的热诚，您要提供给我的财产的那种美好的设想，只能使我更尖锐地感到我自己的困苦。您要给两个受难的情人以惬意而稳妥的隐蔽所，使他们的爱情合法化，使他们的结合成为庄严的，我知道在您的保护之下，我很容易躲避过被激怒的家庭的追踪。这对于爱情真是够多了；对于幸福来说这足够吗？不够。如果您希望我能平静和高兴，请给我以能逃避羞耻和悔恨的更可靠的庇护所。您为了适应我们的需要，而且出于绝无仅有的慷慨，您放弃了本来用于您自己的部分财产来支援我们。由于您的恩赐，我变得比靠家产更为富有和光彩了，我在您身边可以重新得到一切，您还可以惠允代替做我的父亲。啊！阁下，我在抛弃了生身之父

以后，还有资格另找一个父亲吗？

这便是一个受惊的良心的谴责和隐隐的怨言的源泉，它们隐隐的谴责使我心碎。问题不在于探讨我是否有权让自己违抗生身的父母的意志，而在于能否让自己伤透他们的心，逃离他们而不使他们陷于绝望。唉！换句话说，要问问我是否有权夺去他们的生命。从什么时候起，道德是这样衡量血亲和自然的权利的？从什么时候起，善感的心灵如此精细地划分出感恩的界限的？那想一直走到要变成有罪的起点时就止步的人，是否已经算是有罪的吗？本来并不想越过义务的界限，却会吹毛求疵地寻找那种界限吗？是谁？是我？我将冷酷地抛弃那我赖以呼吸、那为我保存他们已给予的生命并使我对其感到亲切的父母；我将抛弃那除了我没有别的希望和欢乐的父母；我将抛弃那年近六十的父亲和长期衰弱的母亲！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到了应该报答他们以他们当时充分给予我的亲切的照顾时，我却让他们处在晚年孤独无助和凄凉寂寞的境地！我把他们的暮年交付给了耻辱、悔恨、伤心落泪！我那恐怖、那激动的良心的叫喊声，将不断地为我描绘出我父母那时的惨况，他们因得不到慰藉而濒临死亡，因而会咒骂那抛弃他们并使他们丢脸的忘恩负义的女儿！不，阁下，我抛弃的道德会反过来抛弃我，也不会再对我的心说什么话了；可是这可怕的念头却代替它对我说话；它将时时刻刻追逐我并折磨我一辈子，使我在幸福的环境里成为不幸者。这样看来，如果我的余生注定要在悔恨中度过，那么只有这种命运实在太难受；我宁愿忍受其他的一切惩罚。

我承认我无法答复您的道理；我十分倾向于认为它们是

有道理的。可是，阁下，您是未婚的人，您不认为必须当父亲的才有权利教训人家的孩子吗？至于我嘛，我已下了决心：我的双亲会使我不幸，这我很明白；但我在不幸中呻吟比造成他们不幸来，我感到较不残酷，所以我决不抛弃我出生的家。那么去吧，易感的心灵的甜蜜的幻想，如此可爱和如此想望的鸿福，快去消隐在梦的夜里吧：你对于我已不再有现实意义了。而您，非常慷慨的朋友，忘掉您那可爱的计划，愿它在我非常感激的心的深处留下它的痕迹，它将永远被纪念。假如我们过度的不幸并没有使您伟大的心泄气，假如您那慷慨的善心没有消失的话，您还有辉煌地发挥它的余地；而蒙您称之为您的朋友的那一份，由于您的照顾，是当得起朋友之称的。请您不要按您现在看见的那个模样去判断他：他的迷误并不由于怯懦，而是由一种热烈和傲岸的抵抗命运的天性造成的。在外表坚定的性格里往往隐藏着迟钝而不是勇敢；平庸的人不懂得强烈的痛苦，在软弱的人们身上萌生不了巨大的激情。唉！他在他的激情里放进了高尚的心所特有的感情力量，这到今天成了我的耻辱和我的失望。阁下，请相信这一点，如果他只是个平庸的人，于丽就不致完结了。

不，不，您那先于有意识的尊敬的隐蔽的友情并不曾欺骗您。他是当得起您还不曾认清他的为人以前就为他做的一切的；在已经认清他以后，如有可能，您还会为他做得更多。是的，请您做他的安慰者、保护者、朋友、父执；我这样恳求，您既为了您，同时也为了他；他将对得起您的信任，他将不辜负您的恩德，他将实践您的教导，他将仿效您的德行，他将从您那里学习智慧。啊！阁下，如果经过您的手，他一

旦能成为他所应该成为的一切时，您将有一天会为您的成绩感到骄傲！

第七封信

自于丽

连你也这样，我和善的朋友！你也是，我心灵的唯一的希望，当我的心愁苦得要死时，你还要来刺穿它？我是准备着受命运打击的，长时间的预感早就向我预告，我会耐心地忍受；可是，我为你而忍受，而你！……啊！只有来自你的打击我是无法忍受的，看到那应该使我感到安慰的人却加重了我的痛苦，这对我是可怕的。我期望着多少甜蜜的慰藉，却连同你的勇敢一同烟消云散了！我有多少次指望你的力量将鼓舞我不致颓丧下去，你的优点将抹掉我的过失，你的德行将重振我疲惫的心灵！我有多少次在擦拭我苦涩的眼泪时说道：“我为他而受苦，但他是值得这样的；我是有罪的，但他是有德行的；上千的烦恼纠缠着我，但他的坚定支持着我，而且我在他心的深处能找到我失落的一切补偿！”第一次考验就把这徒劳的希望给破坏了！那使一切感情升华和德行辉耀的崇高的爱情现在在哪儿？那些高傲的准则在哪儿？对伟大人物的那种模仿现在怎样了？这位灾难不能使他动摇，但一遇到把他同他的情人分离的第一次事变就垮台的哲学家在哪儿？当我看到那曾诱惑我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被欢乐所软化的没有勇气的人，是一颗被开头几次挫折就压倒的怯懦的心，是一个正需要理智时却立即抛弃理智的痴人时，那么我从今以

后能用什么借口来为自己开脱蒙受的耻辱呢？上帝啊！在这屈辱之至的情况下，我难道必需不仅为我选择的对象，同时还要为我的软弱感到羞惭吗？

瞧瞧你自己糊涂到了什么地步：你那失常和卑下的灵魂堕落到了极点！你竟敢责备我！你竟敢抱怨我……抱怨你的于丽！……狠心的人！……你的悔恨怎么没有阻止你的手？那空前温柔的爱情的最甜蜜的事实怎么能让你有勇气来侮辱我的？啊！如果你会怀疑我的心，那么你的心一定是十分卑劣的！……然而不，你对此不必怀疑，你不能怀疑，我能够驳斥你的愤怒；即使在我怨恨你的不公正的此刻，你也很清楚地看得出我生平经受这第一回生气的原因。

如果我由于盲目信任而失足，如果我的计划不能实现，你能责怪我吗？如果你知道引诱我的是什么希望，我为了你和我的幸福而大胆订下的计划，以及这些计划连同我的一切希望是怎样烟消云散的话，那么对于你的无情，你自己也会感到脸红的！我至今还怀着希望，总有一天你会详细明白究竟，那时候你的责备便将被悔恨取代而为我消气了。你知道我父亲的禁令；你并非不了解大家的议论；我预料到了后果，我把这些情形告诉你，你跟我们一样都感到了；于是为了保全我们彼此的关系，不得不服从于分手的命运。

那么是我赶你走的？你怎么敢说这种话！但我这样做是为了谁，不知体贴的情人？薄情的人！这是为了那比自认为正直的更为正直和宁愿死去一千次而不愿看到我受辱的一颗心呀。告诉我：如果我蒙受耻辱，你该怎么样？你希望能够忍受我出乖露丑的场面吗？那么来吧，狠心的人，如果你这

样想，那么来接受吧，来接受我以我的令名奉献给你的牺牲，向你表现出勇敢的榜样。来吧，不要害怕被那个你所亲爱的人所抛弃。我已准备向苍天 and 大众宣布我们俩彼此所感受的一切，我已准备高声称呼你为我的情人，也准备在你的爱情和耻辱的手臂里死去：我宁愿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柔情而不愿看到你对这一点有片刻的怀疑，你的责备对于我比耻辱更为痛心。

我请求你让我们永远结束互相抱怨；我受不了这样。上帝哟！当人们相爱时，怎么能够彼此吵架，并在相互制造的烦恼里浪费掉那迫切需要进行安慰的宝贵时间？不，我的朋友，虚构一种不存在的不愉快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抱怨命运而不要抱怨爱情。从来不曾形成过如此美满的结合；从来不曾形成过更恒久的结合。我们的灵魂已经混合得如此好，再也不能分离，我们彼此再也不能离得远远地生活，象同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那样。那么你怎么能只感到你的痛苦？你怎么完全不感到你女友的痛苦？在你的胸口你怎么听不见她那柔和的呻吟？它们比起你那暴躁的喊叫来更不知道要痛苦多少倍！我的不幸，假如你想与我分担，它们将比你自己的不幸更不知道要严酷多少倍！

你觉得你的命运可悲！你不妨估量一下你的于丽的命运，你就只能为她而哭泣了。在我们共同的不幸里，我是女子，你是男子，估量一下这种情况，再来判断我们俩谁更值得怜悯。处在激情的控制下却装作无动于衷；心里有上千种痛苦，外表却显得高兴和快活；表面平静而内心激动；说一套而想的是另一套；把感觉到的一切都隐藏起来；为了显得正经而装

假，为了谦虚而说谎：这些便是我这般年龄的姑娘们的通常情况。人的美好的岁月就这样在礼节的束缚下度过，到头来还因为父母在选择不当的婚配方面的专横而加剧。然而人们徒劳地想窒息我们的感情；心灵只接受它自己的法则；它逃避奴役地位，它耽于自由自在。在非天意强迫的桎梏下受奴役的只能是没有灵魂的躯体：那姑娘的身体和她忠诚的心由不同的义务联系着，而不幸的牺牲品被迫去犯罪，她被迫这样那样地破坏忠诚的神圣义务。但也有较聪明的姑娘！啊！这我知道。她们没有爱过吗？她们多么幸福！她们抵抗吗？我也想抵抗过。他们比我更有德行吗？她们比我更爱德行吗？如果没有你、没有唯一的你，我会永远爱德行了。那么我果真不再爱它了吗？……你毁了我，而我却来安慰你！……可是我，我将变成什么呢？……友谊的安慰假如没有爱情的安慰是多么无力！那么我在痛苦中有谁来安慰我？我预见到的怎样一种命运，这个我已经生活在罪恶里，我在那些讨厌的、也许也是不可避免的纽结里只能看到一种新的罪恶！如果我退让的话，我哪儿有足够的眼泪为我的过失和我的情人哭泣？在我如此沮丧的情况下，我哪儿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了生气的父亲的狂怒；我觉得已经听到自然的喊声在感动我的内脏，也可能是哀叹的爱情有撕裂我的心。失掉了你，我就变得没有力量、没有支持、没有希望；过去羞辱我，现在叫我发愁，将来使我害怕。我曾认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幸福。但实际我做的却使我们变得更不幸，给我们准备下更残酷的分离。空虚的欢乐不再有，只剩下悔恨；使我屈辱的羞愧无可补偿。

软弱和不幸是我的命，那就是我的命运。就让我哭泣和受苦好了；我的哭泣不会停止，正象我的过失不能弥补一样，甚至能医好一切的时光，也只给我流泪以新的主题。可是你，你没有什么暴力可以害怕，没有耻辱可以使你丢脸，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卑鄙地掩饰你的感情；你只感到恶运的袭击，你至少可以享受原来的德行，你怎么竟能堕落到象女人一般呻吟和叹息、象疯子一般狂怒？你是否嫌我为你所受的蔑视不够，还要增加它，使你自己也受到蔑视，并以你我的耻辱同时把我压垮？那么回顾一下你的坚强吧，要顶住厄运并做个男子汉。还要做（如果我能这样说，）于丽选定的情人。啊！假如我已不再值得鼓励你的勇气，要记得我至少曾有过那样的日子；我再不能这样，那在你是咎有应得；你可别让我第二次丢脸。

不，我尊敬的朋友，这并不是我在这封灰心丧气的信里认识的你，那是我要永远忘掉的，我也认为已经由你自己否定了的。我虽然已十分屈辱和惶惑，但我敢于希望对我的回忆不会引起你那么低下的感情，而我的形象在那曾被激发热情的中心会更光辉地占统治地位，也希望我不致责怪自己的脆弱和造成它的那人的怯懦。

你真幸运，在倒霉的处境里能找到多愁善感的心灵难得的最可贵的安慰。在你的苦难之际，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朋友，并让你思考：它还给你的是否比它从你那里拿走的更好。你要赞美和喜爱这个人，他十分慷慨，肯牺牲自己的休息来照顾你的生活和你的头脑。如果你能完全知道他准备为你要做的一切时，你一定会大为感动！但何必要煽起你的感激之情

去刺激你的痛苦呢？你不需要知道他爱你到什么程度来认识他的全部价值；你如不能象你所应当的那样热爱他，你就不能象他所应得的那样评价他。

第八封信

自格兰尔

您是爱情多于敏感；您比较会作牺牲，却不大会珍视牺牲。当于丽处于困难的境况时，您怎能用责备的口气给她写信呢？又因为您自己在受苦，您便可以责备比您受苦更深的她吗？我已对您说过上千次：我生平没见过象您这样好责骂人的情人；您总是想对一切争论一番，爱情在您看来只是一种战争状态；假如您有几次比较温顺，那是为了到后来您会因此而抱怨自己。啊！这样的情人真令人害怕！我认为幸福的女人是只选择那些可以随意打发走而对谁也不会落泪的情人的！

请您相信我，如果您希望于丽活着，那么您对她要换一种言语；要她同时忍受她的痛苦和您的责备，那她是受不了的。您要彻底学会体贴这颗太敏感的心；您一定要以最温柔的安慰对待她；慎防由于您的抱怨而增添你们的痛苦，或者如有必要，您只可抱怨我一人，因为我是使你们分手的唯一的负责者。是的，我的朋友，您猜测得很对：是我向她示意叫她作出决定，因为她的幸福岌岌可危，或者不如说是我夸大了危险，因而迫使她这样做；我为你们自己作了决定，于是各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还更进一步，我叫她改变接受爱多阿尔阁下的建议；我阻止了你们成为幸福的，但于丽的

幸福对于我比您的幸福更可贵。我知道她在使她的双亲陷于耻辱和绝望的境地后，她是不可能幸福的；就您自身来说，我很难理解，如果损害了她的幸福，您还能尝到什么幸福。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的做法和我的不是之处；既然您喜欢跟爱您的人们争吵，您现在只应责备我一人；您可以照旧忘恩负义，但至少不要不公正。至于我，不管您怎样对待我，我对您始终不会改变；只要于丽继续爱您，那么您对于我始终是可亲的，如果可能，我还可以说得重些。我并不后悔我袒护和抵制了您的爱情。始终指导着我的那友谊的纯洁的热诚，在我帮助您和反对您这两个方面同样可以证明我做的对；如果我有时对于您的爱情显得超过适合于我应有的关怀的话，我内心的证明就足以使我安定了；我永远不会因我能为我的表妹效力而感到脸红，我只有因效劳失败而自责。

我没有忘记从前您给我讲的关于智者处于逆境时的坚定性的教导，我仿佛觉得现在正好可以提醒您一些格言；但是于丽的例子告诉我，象我这般年纪的姑娘，对于象您这般年纪的哲学家来说，既是个坏的教师，同样也是个危险的弟子，而我是宜于给我的老师上课的。

第九封信

爱多阿尔阁下致于丽

我们取得了成功，可爱的于丽；我们的朋友的一个失著，使他恢复了理智。一时明白自己犯错误而感到的羞惭使他的全部怒气消失了，而且变得非常顺从，以致我们今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他了。我高兴地看到他对自己错误的自我谴责，使他感到的是懊悔多于不满；从他在我面前表现的谦逊和羞愧而不是困惑和尴尬来看，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他十分明白自己的不公正，所以我也不用放在心上；这样认识错误并予以改正的人，要比原谅他的人更值得尊敬。

我利用了这个转变和它产生的结果跟他一起作了某些在我们分手前必需的安排，因为我不能更久地延迟我的出发了。我打算明年夏天回来，我们便约定他将在巴黎等我，然后我们一块儿去英国。伦敦是唯一值得有大才的人们驰骋的舞台，

在那里他们有广阔的前程*；他的才能在许多方面是卓越的，我认为他靠了几个朋友的帮助，要不了多久就能闯出一条符合于他的才干的道路，我这种希望是不会落空的。当我行程经过您那里时，我将更详细地向您说明我的看法。目前，您知道由于成功，人们可以排除不少的困难，而且有获得受人尊敬的阶梯，即使在您父亲的思想里也可以弥补出身。我觉得这是为了您和他的幸福可以试试的仅存的办法，因为命运和偏见已经剥夺了你们一切其他的方法。

我已经写信给雷齐阿尼诺，叫他赶紧来这里找我，我要使用他八天至十天，这段时间我还要陪伴我们的朋友。他的愁思太深，所以不能进行很多交谈；音乐将充实那沉默的空隙，让他进行冥想，把他的痛苦逐步转变成郁郁寡欢。我在等待这个状态的到来，然后让他一切自理，在这之前我不敢放任他。至于雷齐阿尼诺，我经过您那里时把他留给您，等到我从意大利回来那时再收回他，那时要看你们俩进步的情况，我再决定他对您是否还需要，至于现在，他肯定对您没

* 这真是对他国家抱的一种奇特的偏见：因为我听说世界上，一般地说，外国人被接待得最差和前进时遇到的障碍最多的，便是英国。由于民族精神，他们在那里什么都得不到照顾；由于政府的形式，他们在那里什么也达不到。然而我们也同意，英国人并不要求别人那种为他们在家里拒绝的殷勤好客。除了在伦敦以外，在谁的院里能看到那些高傲的岛国人卑劣地爬行的？除了他们本国，在哪个国家里他们都去想方设法致富的？他们的确很严厉；这种严厉只要同公正相结合，我并不讨厌。我认为他们只是英国人，那是好事，既然他们并不需要作为一般人。——卢梭原注

有用处，我把他从您那儿调走若干天，对您不会有不方便之处。

第十封信

致格兰尔

为什么一定要我终于睁开眼睛来看到我自己？我怎么不把眼睛永远闭着，却让我看到自己跌落到了卑鄙的地步，也让我看到自己从曾经是最幸福的人跌落成为一个最末流的人！可爱的和仁厚的朋友，你从前始终是我的庇护者，我现在依旧敢于把我的耻辱和痛苦向您那同情的心倾诉；我依旧敢于恳求您的安慰的话来抵制我自己可耻的感情；当我自己抛弃自己时，我依旧敢于向您求援。天啊！一个如此可鄙的人怎么曾为她所钟情，一片如此神圣的火怎么竟丝毫没有净化我的灵魂？我是再也不配提起她名字的人，如今她对于自己的选择应该感到脸红了！她看到自己的形象在一个如此卑鄙和低下的人物心中被亵渎时，一定要哀叹了！她对于那敢爱她而实际只是个懦夫的人，现在一定要蔑视和憎恨了！可爱的表姐*，请您明白我的错误；理解我的罪过和悔恨：请您当我的法官，让我死掉；或者当我的辩护者，让作为我命运的对象，再惠予当我的裁判者。

我不想对您谈这次料想不到的别离对我所产生的结果；

* 他模仿于丽，称她为“我的表姐”；格兰尔模仿于丽，称他为“我的朋友”。——卢梭原注

我不想对您讲我的愚蠢的痛苦和疯狂的失望；您只要知道这二者曾使我陷于怎样不可思议的神经错乱，就能完全明白了。我对我的处境越感到可怕，我就越难想象我会自愿地放弃于丽；这种感情的苦痛，连同爱多阿尔阁下惊人的慷慨一起，使我产生了一想起就感到害怕的疑心，这我决不能忘怀，否则我便是对于宽恕我的朋友们的忘恩负义。

在昏头昏脑的状态下，我把我出发时的一切状况琢磨了一番，我认为发现了其中有个预谋的计划，我竟敢将它归于一个最有德行的人。这可怕的疑心一进入我的脑筋，我便觉得一切好象都证实了这疑心。爱多阿尔阁下跟岱当惹男爵的谈话，我指摘为假装出来的不太客气的声调。从此导致的争吵，禁止她见我，采取使我出发的决定，马车和偷偷摸摸的准备，出发前夜他同我的交谈，最后还有伴送（不如说劫持）我走的匆忙：这一切我总觉得证明是爱多阿尔阁下搞的计划，目的要我离开于丽；而且我知道他回来时要到她那儿去，我认为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照顾我的目的。然而我决定还要了解得更清楚些再揭出来，因此抱着这种打算，我暂且限于更留心观察各种事情。可是一切又加深了我那可笑的怀疑，他那仁爱的热诚没有引起我的善意，我那盲目的妒忌心只引起了一些背叛的迹象。我知道他在贝藏松曾给于丽写信，他没有给我看信，也没有向我提起过。我便认为已经有足够的把握，于是我等待回复（我希望这复信他不会高兴），这样我便可以跟他进行我所考虑好的揭露。

昨天晚上我们回来相当迟，我知道有一包瑞士寄来的东西，我们分别时他没有提起它。我让他有打开它的时间；我

从我的房间里听见他在读什么东西时的低语声。我小心地谛听。他用断断续续的句子说道：“啊！于丽，我愿意使您幸福……我敬重您的道德……但惋惜您的错误。”这些和别的类似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我再也遏制不了自己；我拿了我的剑，把它顺握在手臂下；我开开了、或者不如说撞开了房间；我象疯子般闯了进去。不，我决不能让我那在盛怒之下冲口而出、并为了迫使他立刻跟我决斗的那种辱骂的话，来玷污这张纸和您的目光。

啊，我的表姐！这时我才特别认识到真正的智慧的威力，甚至对于那些愿意倾听它声音的最敏感的人，也一样有威力。他起初一点儿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认为我真是在说胡话；但我申斥他的背叛，我责备他的那些秘密计划，那封他还拿在手里和我不断提到的于丽的信终于使他明白我狂怒的原因。他笑了，然后冷静地对我说道：“您丧失了理智，我不跟丧失理智的人决斗。”他又用较温和的声调补充道：“张开您的眼睛，您是多么的盲目；您申斥背叛您的真是我吗？”在他的这些话里，我感觉到他不是个背信弃义的人；他那说话的声音感动了我的心；我的眼睛一接触到他的目光，我的怀疑就消失了，于是我开始吃惊地看到我的狂妄。

他立刻觉察了我这种改变，他握住了我的手，说道：“过来；如果您的醒悟不在我提出无罪的证明以前，我便一辈子不要再见到您。现在因为您通情达理了，您来读这封信并永远认清您的朋友们吧。”我本来想拒绝读它，可是他对我有那么大的优越，那巨大影响使他的要求带着权威的声音，我的疑团虽已消失，我的秘密的愿望却只有竭力支持他的份儿。

请想象我读信后的情形，这信把那个我敢于如此无耻地诽谤的人所做的许多闻所未闻的善行告诉了我。我投到他的脚下，心中充满着赞美、悔恨和羞惭，我用全力紧紧抱着他的双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象接受我的侮辱一样接受我的忏悔，而且作为他惠赐于我的宽恕的代价，他只要求我以后永远不反对他要为我做的好事。啊！从此以后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他那崇高的灵魂是超乎凡人的，抵抗他的善行犹如抵抗上天的善行一样，是不容许的。

后来他把两封寄给我的信交给我，他要在我读过他的信并知道您表妹的决定以后才交出来。我在读它们时看到老天爷给了我怎样的情人和怎样的女友；我又看到老天爷集合了多少感情和德行包围着我，使我的悔恨变得更深切、我的卑鄙更可耻。请您告诉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她的美丽是她的权威的最小部分，她象永恒的权威一样，既以她造成的善行又以她造成的不幸同样令人崇拜，她到底是什么人？唉，这狠心的，她剥夺了我的一切，我却因此更爱她：她越使我不幸，我更觉得她完美之至。她给我造成的一切苦恼都仿佛是她对于我的新的功绩。最近她出于孝道而作出的牺牲使我既伤心又喜悦；它在我心目中增加了她对爱情所作的牺牲的价值：不，当她的心有所拒绝时，那只有提高它所给予的东西的价值。

您，尊敬的和亲爱的表姐，您是友谊的独一无二的和完美的典型，在所有的女性里有谁能象您一样，让那些不同于您的心灵的人敢于把您看做是空想的好了；啊！别再对我讲哲学了：我蔑视这骗人的卖弄，它不过是些空虚的议论，它

只是影子似的幽灵，它唆使我们从远处吓唬激情，但激情接近时，它却象假勇士那样逃离了我们。请不要抛弃我，使我走入迷途；请依旧给这个不幸者以您从前的善心，他虽然不再有得到它的资格，但他更热烈地指望它，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它；请让我回返到我自己，让您那温柔的声音在我病态的心中代替那理智的声音。

不，我不敢这样希望，我并没有堕落到永远屈辱的境地；我感到我身上那过去点燃的纯净和圣洁的火在重新燃烧；那么多德行的例子对于接受它的目标，对于热爱它们、赞美它们和愿意不断地仿效它们的人，是决不会落空的。亲爱的情人啊，我应当为你的选择感到骄傲！我的朋友们啊，我愿意回复你们的尊敬！我的灵魂在重新觉醒，并从你们的灵魂里汲取力量和生命。纯洁的爱情和崇高的友谊将归还那被怯懦的失望预备从我身上夺走的勇气；我心灵的纯粹的感情将取代智慧；我将依靠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假如我能有机会站起来时，我定会使您忘掉我的堕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老天爷为我准备的是什么命运；但无论如何，我要对得起我领略过的命运。我心头珍藏的永恒的形象将成为我的保护神，并能使我的灵魂顶得住命运的打击。我为了自己幸福，难道已生活得够了？今后我要为她的光荣而生活了。啊！如果我能以自己的德行震惊世界，让人家有一天因此惊喜地欢呼道：“对，他还能做不到吗？他是于丽所爱的呀！”

附言：“丑恶的和也许不可避免的结合！”这些字是什么意思？这些字都写在她的信里。格兰尔，我对一切有思想准

备；我服从，准备忍受命运的考验。可是这些字……不成，不论发生什么，我得不到这些字的说明，决不从这里动身。

第十一封信

自于丽

这么说，我的灵魂对欢乐真的没有关门，快乐的感情还可以穿透进来！唉！自从你走后，我以为只能感到痛苦；我以为今后只知道远离着你而感受的痛苦，我甚至不能想象没有你时可以得到慰藉。你给我表姐的亲切的信提醒了我；我边读边流着感动的眼泪吻它；它在我那因苦闷而憔悴和因悲伤而枯萎的心灵上，洒下了清凉的甘露，从它留给我的一片宁静中，我感到你不仅在我身边，而且同样在远处也控制着你的于丽的感情。

我的朋友，看到你重新恢复了一个英勇的男子汉应有的那种感情的坚毅，我心里多么高兴！真诚的爱情既不曾完全辱没，我们两颗心也没有同时败坏，我将更加敬爱你，也因而将更少鄙视自己。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我们的事情，所以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使我加重失望的，是看到你的失望打破了我们剩下的让你发挥才能的唯一希望。你现在认识了老天爷赐给你的可敬的朋友了：你整个一生未必足以报答他的恩德；你最近对他的冒犯也永远补救不了，你为了克制你那暴躁的胡思乱想，我希望你不再需要其他的教训了。你要在这位可敬的人的庇荫下踏进社会；你要依靠他的声望、依靠他的经验的指导，才能恢复为严酷的命运抛弃了的优点。你

要为他做你不想为你做的事；至少要努力表彰他的善行，不使它们变为无用之物。要看到你将来还有多么光辉的前程；要看到你在事业上会一帆风顺，成功在向你招手。老天爷慷慨地赋予你以才能，你那幸运的天性结合你的兴趣，给了你一切本领！你还不到二十四岁，你这样的年龄得天独厚，你的老练成熟抵得上往后年纪的增长。

Frutto senile in su'l giovenil fiore *。

钻研学术既没有使你的才思削弱，也没有使你的人变迟钝；无聊的献媚并不曾减少你的智慧，也没有使你的理性变愚鲁；热烈的爱情在激起一切由它产生的崇高感情的同时，使你思想提高和见识正确**，见识跟爱情是分不开的。在爱情柔和的暖气下，我看见你的灵魂那光辉的才能在开展，就象花朵在太阳光里开放一般；你同时具有引向幸福和遭人鄙视的一切。为了获得世上的荣誉，你所缺的只是肯于进行追求，我希望一个对你的心灵更宝贵的目标将给你以追求它们的热诚，其实这种热诚对它们并不值得。

我亲爱的朋友啊，你就要远离我了！……我至爱的人啊，你就要逃离你的于丽了！……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愿意有一天能幸福地再见的话，你努力争取达到的结果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在这痛苦和长期的别离中，但愿一个如此亲密的思想能鼓舞和安慰你！希望它能够给你以克服一切障碍和战胜

* 春华结秋实（意大利语）。

** 见识的正确是跟爱情分不开的！可爱的于丽，在你的爱情里它是不显露的。——卢梭原注

命运的强大力量！唉！社交生活和工作对于你将是经常的解愁物，它对于离愁是很有用的驱闷剂。而我却只能被遗弃地单独留下来，或者受到各种迫害，这一切都迫使我不断怀念你：如果虚假的惊慌不会来加剧我真实的苦恼，而且如果在我自身的不幸之外，我心头不会再感到你将遭受的不幸的话，那我至少还是幸福的！

一想到你的生活和德行将遇到千百种危险时，我就战栗不置。我对你抱着一个人所能抱的全部信任，但因为命运把我们分开着，啊！我的朋友，为什么你只是一个人？在你将与之打交道的这个陌生的社会里，你需要多少的劝告！这不是我这样年轻无知而且学识和思考都不如你的人能够在这些方面向你提供意见的：这个任务我请爱多阿尔阁下来担任。我只限于嘱咐你两件事，因为它们属于感情而不属于经验，也因为我虽不怎么懂得社会，却很懂得你的心。你决不要抛弃德行，也决不要忘记你的于丽。

我不打算向你重提所有那些你教我蔑视的玄之又玄的论据，它们充塞了那么多的书，也从来没有培养出过一个正直的人。啊！这些可悲的论证家，他们的心灵从来不曾感觉或提供过什么美妙的欢愉！我的朋友，丢开这些无聊的伦理学家而回到你自己内心深处来：正是在那儿，你总能找到曾多少次鼓舞我们爱情之火的源泉的那崇高的德行；在那儿你会看到那真正的美的永恒的幽灵，观照它，就可以激发我们神

圣的喜悦，我们的激情虽不断要玷污它却不能使它消失*。你可记得当我们读着那谴责罪恶并使人类增光的英勇的故事时，我们眼中流的甜蜜的泪水，我们激动的心跳跃得喘不过气来、激情使我们飘飘然的那种情景？你愿意知道什么是真正可羡慕的：是财富还是德行？如果心的选择是公正无私的，那么想一想，心更喜爱哪一个。也想一想，我们阅读历史时兴趣在哪里。你曾否欣羡过克雷需斯**的宝藏，或者凯撒的荣誉，或者尼禄***的权力，或者埃利奥格巴勒****的享乐？如果他们都是幸福的，那么你的愿望为什么不放在他们的地位上？那是因为他们并不幸福，这你也清楚地感到；这是因为他们卑劣和凶恶，而凶恶的幸运者是没有人会羡慕的。那么你以最愉快的心情欣赏的是些什么人呢？你赞美的是哪些榜样？你更喜欢同哪些人相象？是不朽的美的不可思议的魔力？是那喝毒芹汁的雅典人，是为他国家而死的勃鲁多斯，是处

* 恋人们的真正的哲学是柏拉图的哲学；在魅力存在时，他们决不能体会到别的。受感动的人不能拒绝这种哲学；冷静的读者不能忍受它。——卢梭原注

** 克雷需斯 (Créesus)：古代爱琴海上利地亚国的国王（公元前约 561—546 在位），以巨富著称。——译注

*** 尼禄 (Néron, 37—68)：罗马皇帝，(54—68 在位)。——译注

**** 埃利奥格巴勒 (Héliogabale)：罗马皇帝 (215—222 在位)，以残暴淫乐著称。——译注

**** 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公元前约 470—399)，因宣扬无神论被处饮毒芹汁死刑。——译注

**** 勃鲁多斯 (公元前约 85—42)：古罗马政治家。——译注

在苦难中的雷古鲁斯，是撕裂自己肠子的加东，所有这些有道德的不幸者使你羡慕，所以你在心灵深处感知到他们那为表面掩盖的真正的幸福。你不要以为这种感情只是你一人所独有：它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常常甚至不是出于本心。我们每人心头都带着这个神圣的榜样，尽管我们都有它，它却使我们受其迷惑；我们的激情一朝能发现它，我们便想跟它看齐；而如果最坏的人能脱胎换骨，他多半会想做个好的人。

我亲爱的朋友，原谅我这番激动；须知它是从你那儿得来的，我是出于爱而把它回敬给你的。我并不想在这里用你的格言来教导你，我只是暂时拿它来应用在你身上，看它对你是否合适：因为已到了把你自己的教导付诸实施的时候，也要看看人家是怎样实行你所说的话的。问题不一定要做加东或者雷古鲁斯，但每个人应当爱他的国家，应当廉正和勇敢，对国家忠诚，乃至不惜牺牲生命。个人的德行并不是为博取别人的赞扬而只求自己认可，当自己认为做得对而不求举世的公开夸奖时，它往往显得更崇高。因此你会明白，什么等级都能出伟大人物，一个人如果不尊重自己，他便不会是幸福的：因为假如灵魂的真正快乐是在于美的直观之中，而坏人不是被迫憎恨他自己，他怎么能从别人那里爱美的东西？

我并不担心卑劣的情欲和欢乐能使你腐化，因为它们对于敏感的心灵不会是太危险的陷阱，需要更精妙的陷阱才会对它起作用；但我担心的是社会上的格言和榜样；我担心的

* 雷古鲁斯（公元前约 250 死）：古罗马政治家和将军。——译注

** 加东（公元前约 93—46）：古罗马政治家。——译注

是那股可怕的力量，它必然会用普遍和经常的罪恶的榜样来影响你；我担心的是用以粉刷罪恶的那种巧妙的诡辩；最后我担心的是你的心甚至会欺骗你，并使你在争取地位（如果我们的结合不成为它的结果，你会藐视这种地位，）的方法上要求不高。

我的朋友，我提醒你这些危险；以你的聪明可以体会其他的一切，因为能预见到这些，就可以防止很多事情。我只补充一个意见，我认为这意见胜过罪恶的假道理、胜过一些丧失理性者的狂妄的谬误，这意见应该足以指引聪明人的生活向善：因为幸福的源泉既不完全在想望的目标上，也不在属于他占有的那颗心上，而在这二者的关系上，也因为正如我们欲望的一切目标并不都适合于产生幸福一样，心的一切状态也不都适合于感到幸福。假如最纯洁的心不能仅仅以自己的幸福为满足，那么更确切的是，一切地上的欢乐不能给腐化的心以幸福。因为两方面都要有必须的准备，要有某种作为那珍贵的感情的前提条件参加，这种感情对于敏感的人是宝贵的，但对于不能体会持久幸福、因而只为短暂的欢娱所迷惑的伪君子，却是无法理解的。那么为了获得一种利益而丧失另一种利益，为了赢得外部而使内心损失更大，为了获得使自己幸福的方法而丧失运用它们的本领，那有什么意义？假如二者不可得兼，那么是否宁可牺牲命运也许还给我们的这一个，而保留一旦丧失就不能再得的那一个更好些？这一点有谁比我懂得更清楚，我本想使生活中更充满幸福，却使自己生活的乐趣受到了毒害？那么就让那些显示他们的财富和隐藏他们的心的人去说长道短；但要确信，如果世上

仅有一个幸福的例子，幸福就体现在善人的身上。你天赋有一切美好和正直的幸福的倾向；你只须倾听你自己的愿望，只须遵从你的自然的倾向；尤其要想到我们初恋那时。只要这些纯洁和甜蜜的时刻复现在你的记忆里，那么，你想停止爱那使你对生活感到甜蜜的那人，想让美好的德行的魅力从你的灵魂中抹掉，以及想用不合你身份的手段得到你的于丽，那都是不可能的。怎么能享受一种对之会丧失兴趣的幸福呢？不，为了获得所爱的人，必须保持爱他的心的同样的心。

这里再来谈我的第二点，因为象你所看到的，我并没有忘记我的使命。我的朋友，人可以没有爱情，但依然具有一个坚强灵魂的那种崇高的感情；可是一种象我们那样的爱情，只要它在燃烧，它就能鼓舞和支持着我们的灵魂；但只要它一熄灭，灵魂就立刻会萎靡不振，于是一颗衰竭的心就什么用处也没有了。请告诉我，假如我们不再相爱，我们将怎么样？唉！与其没有感觉而存在，是否结束生命更好些？你在尝到了那使人的灵魂喜悦的一切激情之后，能同意在大地上拖着一个平庸人的乏味的生命混下去吗？你就要在大城市里居住，那里你的仪表和年龄，再加上你的优点，都将对你的忠诚设下无数的圈套。奉承的献媚会装出爱情的言语，使你快乐而不觉得受骗；你并不要爱情而要寻欢作乐；你将品尝的是与前者分离的，但你不能认识它们。我不知道你在别处能否找到于丽的心，但我敢于说，你在别人身边决找不到在她身边所感到的。你灵魂的憔悴将告诉你以我向你预示的命运；悲哀和厌倦将在轻狂的欢娱中间压垮你；我们初恋时的回忆你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浮现；我的身影以我从所未有

的百倍的美丽，会突如其来地抓住你。厌恶的帷幕会立即掩盖一切欢乐，于是千种苦楚的悔恨在你心头油然而生。我的至爱的，我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会忘掉我……唉！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你将卑鄙和不幸地活下去，我却得到充分的报复而死去。

因此你永远不要忘记她、忘记那曾经是你的、而且她的心决不会属于他人的于丽。我没有更多的话可对你说，因为老天爷把我这样安排，唯它是赖。可是在谆谆嘱咐你要忠诚以后，应该也把我的忠诚——这是我唯一有权保证的——留给你，这样才公平。我不是向我的义务——我那已陷于迷途的理性已不能再认清它，——而是向我的心——最后的准绳，此外再没有可遵循的，——求教，下面便是它启示我的结果：没有我父亲的同意，我决不会嫁给你，但没有你的同意，我决不嫁给别的人，这是我给你的诺言，它对我是神圣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任何人力都不能使我违背它。因此你不在这里也尽可放心，我不会怎么样。去吧，我亲爱的朋友，在温柔的爱情的庇护下，去寻求那值得圆满完成它的命运。我的命运，只要我能作主把它交付给你时，它始终掌握在你的手里，也只有得到你同意时，它才会改变。

第十二封信

致于丽

*O qual fiamma di gloria, d'onore,
Scorrer sento per tutte le vene,
Alma grande, parlando con te!**

于丽，让我透口气；你使我的血沸腾，你使我颤栗，你使我的心悸动；你的信象你的心一样，燃烧着德行的神圣的爱情，也把它天界的热力带到了我的心底里。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劝导，你只须吩咐我就行。你以为我糊涂到必须进行说理才能做好事，那么至少不用靠你的说理，单凭你的意志对我就足够。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做事永远要称你的心，我即使干坏事也不敢违抗你？是的，如果你命令我焚烧卡比托勒山丘的神殿，我也会照办，因为我爱你甚于一切。但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爱你？啊！无与伦比的姑娘，那是因为你所希求的只有正义，又因为你那有德的爱情使你比我爱你美的爱情更为无敌。

我得到了你刚才答应了的保证，受到了鼓舞而出发了；你这保证可以不用转弯抹角地表示：因为答应没有我的同意就

* 啊，伟大的灵魂，当我与你交谈时，我感到多么光荣和辉煌的火焰在我血脉中涌流！（梅塔斯塔塞）（意大利语）

不属于任何人，岂不就是答应只属于我吗？至于我，我会说得更直爽，我今天以一个正直人的话向你交心，并决不违反：我为了使你满意而试图谋求职业时，不知命运安排的吉凶，然而爱情的纽带或婚姻大事，除了于丽·岱当惹以外，我决不与他人缔结；我只为她而生活和存在，我死去时不是单身汉，便是她的丈夫。再会了，时间仓促，我立刻就要出发了。

第十三封信

致于丽

我昨天晚上到达巴黎，过去离你只有两条街之遥就已经无法生活，现在却相隔几百里以上。于丽啊！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你这不幸的朋友。当我的血以长长的小河顺着这无尽的道路流淌时，我觉得这道路还不够长，我也不会更悲伤地感到我的灵魂日见消沉。啊！假如至少让我知道我们重新会面的时刻能象分隔我们的空间那样时，我可以用时间的推移来补偿远隔的路程，我可以在我生命失去的每一天里计算使我接近你的每一步子；然而这痛苦的历程充满着未来的黑暗：它那尽头的界限是我衰弱的眼睛所见不到的。怀疑啊！苦恼啊！我焦急的心在寻找你，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太阳升起来了，却不再给我以看见你的希望；它落下去了，我却一点儿也看不见你；我的日子在欢愉和快乐方面空无所有，在漫长夜里流走。我徒然想在我身上重新燃起那已熄灭的希望，但它只给我以不明确的目标和可疑的慰藉。我心的亲切和温柔的朋友，唉！假如不幸必须相当于我过去的幸福的话，那么等待着我的该是什么样的不幸呢？

你不要为我这种愁思而不安；这是由于孤独和旅途中胡思乱想所引起的暂时现象。你不要害怕，初期的昏厥不会再犯了；我的心掌握在你手里，我的于丽，既然有你在支持它，

它也就不会再垮了。你最近来信给我的安慰之一是，我现在身上有着两股精神力量，假如爱情消耗了我自己的力量时，我不再想使它恢复，因为你给我的勇气要比我靠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要好得多。我确实相信一个人孤孤单单并不好。人的灵魂总希望能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朋友联合的力量象人造的磁铁片的力量一样，要比它们个别力量加在一起大得多。神圣的友谊！这就是你的胜利。然而比起同友谊的一切力量结成神圣百倍的纽带的那种完美的联合来，单独的友谊又能算得了什么？那些把爱的激情只看做是感官的狂热病、看做是卑劣的天性的欲念的人，他们在哪儿？让他们过来，让他们来观察，让他们来感知我心灵深处发生的过程；让他们看看这样一个远离他心爱者的可怜的情人，他对几时再能见到她毫无把握，对已失去的幸福没有再得的希望，可是受你眼睛里发出的不灭之火所激励，并为你那崇高的感情所滋养；他准备对抗命运，忍受它的厄运，甚至准备眼睁睁看着失掉你，他还准备竭力行善，这是你示意他作为灵魂中永不磨灭的可喜的装饰所需要的。于丽呀！要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冷静的理性可能会启发我；一个温和的善行的崇拜者，我至少从别人那里喜爱它。我要做得更多：我会热诚地实践它，充满着你的明智的教导，有一天我要让知道我们的人说道：“啊！如果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的于丽和知道爱她们的心，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

我一路上默念着你最近的来信，我决定把你所有写给我的信集成一个集子，因为我已经不能再亲聆你的意见了。虽然没有一封信我不能背诵，而且你可以相信我都能背诵得很

好，但我还是喜欢不断地反复读它们，即使仅仅为了重睹这只亲爱的玉手的笔迹，它现在是唯一使我感到幸福的。但是信纸慢慢地被磨损了，在破碎以前我想把全部信都抄到一本我为此目的而预先挑选的白本子上。本子相当厚；然而我要想到将来，所以我希望不要死得太年轻而只限于这一本。我准备在夜间做这项可爱的工作，为了把这工作延长，我并不着急去完成。这本珍贵的集子我将永不离身；它将是我就要参加进去的社会的指南；它对于我也是应付那儿生活习尚的解毒剂；它将在我的不幸里安慰我；它将预防或改正我的错误；它将在我青年时代教育我；它将终身指引我；我认为它将是人们从中获得教益的初恋的情书。

至于现在在我眼前的最后一封信，它虽然非常好，但我发现有一点要去掉。那种说法已经很奇怪；而更奇怪的是，这问题正好与你有关，所以我要责怪你怎么会把它写出来。对于忠诚、坚定，你对我说了些什么？从前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的爱情和你的力量。啊！于丽，你要引起反复无常的感情吗？如果我不曾对你许诺过什么，我能不再是你的吗？不，不；自从我第一次遇见你眼睛的眼神、第一次听见你嘴里发出的声音，我心头就第一次感到狂喜，心中燃起了不灭的火焰，世上就再没有力量能扑灭它了。我只须这第一刹那见了你，那就没有二话可说，想忘掉你已没有可能了。而现在我会忘掉你！我既陶醉于已消逝的幸福，只要对它稍一回忆就够使我恢复了已失去的幸福！我虽被你的魅力压得喘息，现在我却只靠它才能呼吸！既然我原生的灵魂已经失落，现在我有赖于你给我的灵魂为生！现在，于丽啊！我自恨如此糟糕地向

你表达我所感觉到的一切！啊！让全世界的所有美人儿都企图来诱惑我，我眼睛里除了你，还能有别的人吗？让大家都阴谋把她的形象从我心坎里夺走；让人们把它刺穿、把它撕破，打碎于丽这忠实的镜子，她那纯洁的形象甚至在最末一块碎片里将一直不断地闪耀；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毁坏。不，最高权力本身对此也无能为力；它可以消灭我的灵魂，可是它既然使我的灵魂存在，就不能再使它停止崇拜你了。

爱多阿尔阁下答应在旅途中顺道拜访你，向你报告与我有关的一切以及他为我定的计划；但我担心他实现不了他有关现在安排的诺言。告诉你知道，他会滥用他做好事而取得对我的权力，并把它扩大到适当范围以外。他以并非必须负担的一笔生活费使我成了比我出身高贵得多的重要人物；而这也许是我为了合乎他心意而不得不在伦敦做的事。我在这里无所事事，可以继续按我的方式生活，也用不着超出我的生活费作不相干的花费。我的于丽，你教会了我，最紧急的需要，或者至少那最敏感的需要，是有德的心的需要；而且只要有人缺乏必需品，那么生活绰有余裕的人还能算是有德的人吗？

第十四封信

致于丽

我*怀着秘密的恐怖走进世界这辽阔的沙漠中来。那混乱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可怕的孤独，有如沉闷的静寂的王国。我受压迫的灵魂想在那里发泄，却到处都受到挤压。一位古人说过：“我独自一人时最不感到孤独”；我只有在人群中感到孤独，那儿我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众人。我的心想说话，它觉得没有人听；它想答话，人家对它说的却没有一句达到它。我听不懂这地方的话，这里也没有人懂我的话。

* 我不来迎合读者和于丽对于这些书信的观点，我认为可以说的是：如果由我来做的话，我虽不能写得更好，至少会写得很不一样。我曾多次准备把这些信去掉，并用我写的来代替；最后我还是把它们留了下来，而且为我这种勇气自鸣得意。我认为一个初踏进社会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不应该象一个五十岁的人那样看社会，后者对社会的经验知道得太多了。我还认为自己虽然不曾在社会里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不再能说公道话。那么我们不妨让这些信原封不动，让那一般旧地名一仍其旧，让那些粗俗的意见也照旧保留。这一切都是小毛病；但对于朋友重要的是真实、即直到他生命结束、他的激情没有玷污他的书信。——卢梭原注

倒不是人家不殷勤接待、友好、体贴，也不是对我没有千百种亲切的照顾；但这正是我要抱怨的所在。从来不曾见过面的人有办法一下子成为朋友吗？对人类的高贵的同情以及坦诚的心灵的简单和动人的流露，它们使用的言语是跟虚有其表的谦恭和世俗要求的虚言客套完全不同。我非常害怕一个初次见面而把我当做二十年的老朋友的人；在二十年后，当我有重要事情请他帮忙时，却把我当做陌生人；当我看到一些很轻浮的人，对那么多人产生极大的兴趣时，我敢相信他们多半对谁都不会感兴趣的。

然而这一切也有真实的东西在：因为法国人生性善良、坦率、好客、乐善好施；可是也有些法国人有各种各样说话不算数的，也有上千种虚伪的、准备被人谢绝的赠与，也有上千种礼节上欺骗乡村老实人的圈套。我从来不曾听到象他们那样总是说：“需要时可以指望我帮您，我的信誉、我的钱囊、我的房屋、我的车辆可以随您使用。”如果这些话都是诚恳的和算数的话，那么再没有一个对于财富更为慷慨的民族；财富共同体在这里差不多已建立起来；更富有的人不断地贡献出来，最贫苦的不断地接受，大家自然会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即使斯巴达*的分配制度，也比不上巴黎那样均等了。但正好相反，它也许是世界上财富最不平均的城市，那里既存在着最豪华的富裕，同时又存在着最可悲的贫困。用不着更多说明，便可了解这种表面的同情——它仿佛总是会迎合别人的需要——和心灵的那种廉价的温情——它一时间会跟永久

* 斯巴达：古希腊奴隶制城邦。——译注

的友谊相结合——的意义了。

我所寻求的不是所有这些可疑的感情和那种骗人的信任，而是智慧和知识，正是在这里有我喜欢的它的源泉；初来这里，不仅跟学者和文人们，而且也跟一切等级甚至妇女的谈话里，人们能从中发现许多知识和道理而兴高采烈：谈话的语气是欢畅和自然的；既不沉重也不轻浮；它聪明而没有学究气，快活而不杂乱，文雅而不装腔作势，殷勤而不庸俗，有风趣而不暧昧。这些既不是论文也不是短诗；人们用它们说理而不进行辩论；作取笑而不作文字游戏；人们巧妙地把智慧和理论、箴言和俏皮话、尖锐的讽刺、机灵的奉承和严肃的伦理结合在一起。人们在这里什么都谈，好让每人都有话可说；人们对问题不作深入讨论，为了怕人厌烦；人们仿佛顺便把问题提出来，把它们迅速处理；确切可以导致简洁明了；每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简短地作些论证；没有人热烈地攻击他人的意见；没有人顽固地为自己的意见作辩护；人们讨论为了澄清问题，一到快发生争论时就刹车，每人在学习，每人以此自娱；大家高高兴兴地分手，即便是饱学之士也能从这些交谈中带回值得静下来时进行思索的问题。

可是在听着如此愉快的谈话时实质上能学到些什么，对此你是怎么想的？是合理地探讨世上的事物？好好地利用社会吗？至少为了认识人们与之生活的那些人吗？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的于丽：这儿人们学到的是怎样技巧地为谎言辩护，依靠哲学以动摇道德的一切原则，用最精细的诡辩来打扮自己的激情和偏见，给自己的谬误加上某种色彩以适合现今的时髦思想。你完全用不着认识人们的性格而只须认识他们的

利益，以便基本上猜到他们对每件事要说的话。当一个人说话时，表达感情的可以说是他的衣裳而不是他自己；他可以随便改变他的感情，就象改变他的身份一般。你依次给他以一顶长的假发、一套制服和一个十字架胸饰；你便会依次听到他以同样的热诚宣传法律、专制政治和宗教裁判所。有一套共同的道理为制服说话，另有一套理由为财政说话，另有一套为宝剑说话。每一套都能很好地证明另外的两套是坏的，三套都很容易引出各自的结论。* 这样便没有人说出他所想的，而是示意别人来适合于他所想的；于是外表上对真理的热诚，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私利的假面具而已。

您以为独立自主地生活的离群索居的人们至少会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吧；完全没有那回事；那是没有思想的另一种机器，人们用发条使它思想。只消打听一下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小集团，他们的朋友、他们来往的女人、他们认得的作者；人们就能从那里预先建立起他们对于预备出版而他们没读过的书、一出预备上演而他们不曾看过的戏、他们不认识的这个或那个作家、他们没有丝毫概念的这个或那个体系等等的他们未来的感情；而且象钟表一般都是二十四小时上弦，所

* 人们对于一个瑞士人，应该谅解这种议论，他认为他的国家被治理得很好，虽然三种职业没有一种在那儿建立起来。什么！国家没有防卫能存在吗？不，国家必须有保卫者；但所有公民都有当兵的义务而不作为职业。同样的人在罗马和希腊人那儿，在兵营里是军官，在城市里是行政官员，而这两种功能从来都是完成得最好的，因为那时并不知道后来把它们划分并败坏了它们名声的那奇怪的等级偏见。——卢梭原注

有这些人每个晚上都要到他们的协会去学习好明天将要思考的东西。

这样便有少数的男人和女人为所有其他的人去想，而所有其他的人都为那些人说话和行动；因为每人都想自己的利益而没有人想公共福利，又因为个人的利益总是互相矛盾的，这便形成阴谋和诡计的永久的冲突，偏见、相反意见的此起彼落，其中最激烈的被其他的所刺激，竟几乎永远不知道问题症结所在了。每个小集团有自己的规章、意见、原则，到别处是不通行的。一家认为是正直的人到隔壁家里却成了骗子手。善、恶、美、丑、真、德之类都只有地区和有限的存在。谁喜欢交际并出入多个团体，他必须比阿尔西比亚特*更有伸缩性，象团体之间改变原则，可以说每走一步就要修正自己的思想，用尺子来衡量自己的格言；每次作访问，在进门时应该抛弃自己的灵魂（假如他有灵魂的话）；他要另外拿一个跟那家同样颜色的灵魂，就象仆役拿件号衣一般；他出门时要一样放好并重新拿回（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自己的灵魂，直到新的出访。

还有更甚的：那就是每个人不断地使自己跟自己发生矛盾，但没有人认为这是坏事。人们有进行交谈的原则，为了应用，也有别的原则：没有人对它们之间的矛盾感到气愤，他们都同意它们之间不会集合到一起：人们甚至不要求作家、尤其是伦理学家说的要象他的书一般，也不要求他的行为要象

* 阿尔西比亚特（公元前450—404）：希腊将军、政治家，以政治上多变得名。——译注

他说的一样；他的著作、言论、行为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并非必须一致。总而言之，一切都很荒谬，但丝毫不会引起反感，因为大家对此已习惯了；而且对于这种言行不一致甚至会表示好感，好多人还以此为荣。其实虽然大家都热心鼓吹他们职业的准则，他们却夸耀有另外一种调子：法律家摆着骑士的模样；税务官装做贵人；主教说些风雅的话；内侍臣大谈其哲学；政治家卖弄聪明；甚至除了自己本色以外不能装做任何其他模样的普通手艺人，也在礼拜天穿起黑色服装，这样便有宫里人的派头。唯有军人瞧不起所有其他等级，他们肆无忌惮地保持着他们原来的派头，好人看了讨厌。这并不是德·缪拉*先生没有道理，他偏爱他们的团体；但在他那个时代是正确的，今天可就不正确了。在文学进步的影响之下，一般的派头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只有军人不愿意改变；从前他们的派头是最好的，最后却变得最坏了。**

这样，人们与之说话的并不是人们与之交谈的人；他们的感情并不从他们心坎里发出来，他们的智慧并不在他们的脑筋里，他们的议论并不代表他们的思想；人们只看到他们的外形，进入这样的社会，就象面前出现一张动画，里面只有平静的旁观者自己在活动。

* 德·缪拉 (de Muralt)：瑞士伦理学家、作家。他的《论英国人和法国人书简》(1726) 颇著名。——译注

** 这种判断 (正确的或虚假的) 只能适用于下级的和不住在巴黎的：因为在王国中的一切知名之士都服兵役，甚至一切宫内官员也都是军人。但就沾染的派头而论，在战争时期作战的和在卫戍部队生活的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卢梭原注

这便是我在巴黎看到的大社会给我形成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同我特殊的状况有关系而并不是事情的实际情况，而且在新的启发下无疑会改变的。此外，我涉足的社会只是爱多阿尔阁下的朋友们带我去的地方，我深信为了认识一个国家的真实的风俗，应该深入到其他阶层中去，因为富裕的阶层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往后我要努力了解得更清楚些。目前，你来判断一下：我把这群人称为一片沙漠，并害怕自己陷于孤独，在那里我看到感情和真实只是空洞的表面，它随时都在变化和自行消灭，在那里我看到些幽灵和幻影，它们在你眼前出现了一会儿，等到你想抓住它时却立刻消失，我上面所说是否有道理？我至今看到了许多面具，什么时候我才能看到人们真正的面孔呢？

第十五封信

自于丽

是的，我的朋友，虽然我们远隔两地，我们将结合；不管命运如何，我们将会幸福。心的结合才是真正的幸福；距离的法则对它们的吸力不起作用，而我们的心将在地球的两端接触。我象你一样觉得情人们有千种方法来缓和分离的感情并迅速接近；有时候我们甚至比过去每天见面更频繁地相见；因为两人中有一个刚刚孤独时，我们就立刻在一起了。如果你每晚尝到这快乐时，我白天有一百次尝到它；我生活得比你更孤独，但我四周围绕着你留下的东西，我眼睛一见到它们，立刻就看见你在我的身旁。

Qui cantò dolcemente, e qui s'assise;

Qui si rivolse, e qui ritenne il passo;

Qui co'begli occhi mi trafise il core;

*Qui disse una parola, e qui sorrise.**

可是你，你能满足于这类平静的景况吗？你能享受一种

* 这儿他曾用柔和的声音歌唱；那儿是他坐过的地方；这儿他曾漫步，那儿他伫立过；这儿他温柔的目光刺穿了我心；这儿他曾对我言语，那儿我见过他微笑。（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宁静和温馨的爱情——直冲着你的心而不会刺激你的感官的爱情吗？你如今的歉疚比你过去的欲望更为明智吗？你第一封信的调子使我战栗。我害怕这种骗人的激动，由于为想象刺激起来的这类激动是无限的，所以尤其危险，我也害怕你因为爱你的于丽而会侮辱她。啊！你不懂得，是的，你那不太敏感的心不会懂得，空洞的崇敬会怎样触犯爱情；你既不想到你的生命是属于我的，又不想到以为顺应自然，却往往冒着生命危险。感性的人，你几时才能懂得爱情？你记住、你要记住，你有一次体会到而且你曾以如此动人和美妙的笔调描写的那种十分温馨和缠绵的感情。* 这是幸福的爱情历来所能体会到的最甜蜜的，也是对分离的情人唯一可以领略的爱情，一个人只要有片刻机会领略到它时，便不应再对其他抱憾了。我现在回忆起我们在读你的普鲁塔克**时对于败坏自然的那种低级趣味发生的感想。我们那时议论说：“如果真是不能分享这类可悲的快乐的话，那么使它们变得乏味和可鄙也就够了。”我们把同样的意见应用于太炽烈的想象的谬误上，它也是一样合适的。不幸的人啊！当你独自一人时，你有什么欢乐可寻？那些孤独的欢乐是死气沉沉的欢乐。爱情啊！你的欢乐是生气勃勃的；是心灵的结合在鼓舞着它们，人们对所爱者给予的快乐，使它还给我们的快乐更有价值。

我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你最近那封信是用什么语

* 见本书第一卷第四封信。——译注

** 普鲁塔克 (Plutarque, 约 46—约 125): 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译注

言、或者不如说用什么行话叙述的。是不是灵机一动想卖弄聪明？假如你打算对我经常使用这种语言，你就应该寄本词典给我。请问你，人的衣服的感情是什么意思？人们把灵魂看成一件号衣是什么意思？必须用尺子衡量的格言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想叫一个可怜的瑞士姑娘理解这些高雅的形象语言？人们给灵魂涂上房屋的颜色，而你是否却想给你的思想涂上国家的色彩？我的好朋友，你要当心，我怕它跟那个底色不大相配；照你的意思，骑士马利诺*的 traslati**（你曾常常讥笑它）同你这些隐喻相似吗？此外，假如人们能够在书信里使一个人的衣服发表意见的话，那么为什么人们在十四行诗里不叫火出汗***呢？****

在三星期里观察一个大城市的所有的阶层，调查人家在那儿说话的性质，正确区分其中的真和假、实质和外表、人们说的和想的，这些是人们指摘法国人有时在其他民族那里做的，但一个外国人决不应该在他们那里做的，因为他们是值得花力气认真地研究的。我同样不赞成对自己在那里生活而且在那里受到人家很好接待的国家说坏话；我更喜欢人们宁可外表上受欺骗而不做道德家来谴责东道主们。最后，我对一切自以为聪明的观察家表示怀疑：我始终害怕他为了显

* 骑士马利诺（1569—1625）：意大利诗人。著有神话长诗《阿多尼斯》等。——译注

** traslati：隐喻，暗喻。（意大利语）

*** Sodate, o fochi, a preparar metalli. ④（骑士马利诺一首十四行诗的诗句）——卢梭原注

**** 火呀，为了锻炼金属，您出汗吧。（意大利语）——原书编者注

示自己思想高明而不加思索地牺牲事物的真相，而且为了卖弄词藻而损害了正义。

我的朋友，你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缪拉说，说俏皮话是法国人的怪癖；我发现你自己也有同样怪癖的倾向，所不同的是，在他们那里有它可爱之处，而在世界所有民族中，它对我们这里最不合适。在你的好多封信里有些矫饰和生硬的调侃。我不是指感情力量所引起的那种生动的措辞和热烈的表现力；我指的是那种俏皮的文体，它并不自然，也并不独特，还表现出使用者的自负。嗨！上帝！对所爱的人表示自命不凡！是否宁可对照着自己爱情的目标作自命不凡的表现更好些？是否对于他比我们有更多的一切优点作自我夸耀？不，如果人们把空虚的谈话用几句认为是风趣的俏皮话来活跃气氛，这在两个情人之间可并非合乎时令的语言，而献媚的花哨的行话比之人们能使用的最简朴的语言来，距离真实的感情更遥远得多。我让你自己考虑：当我们单独相处时，用得着使用俏皮话吗？如果热烈的情话的魅力把这种话排除掉不使它出现，那么其中总是带点儿苦涩味的别离情、其中心灵更哀怨地诉说的那种书信，怎么忍受得了这些话？虽然一切强烈的激情总是严肃的，过度的欢乐引发的多半是眼泪而不是笑声，我不愿意爱情因此总是悲悲戚戚的，但我希望它的快乐是简单的，没有装饰，不带做作，象它本身一样是裸露的；总而言之，我希望它闪耀着它自身的优美，而不是机智的盛装。

这封信是在“形影不离者”的房间里写的，她认为我在开始写时是处于爱情所引起和认可的快活状态中写的；可是

我不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越往下面写，某种忧郁之感袭上了我的心头，使我几乎没有力气向你转述这坏东西对你发出的咒骂的话来：因为最好还是告诉你，对于你的批评的批评是出于她的方式而不是我的方式；她向我主要口述了信的第一部分，而且同时笑得象疯了似的，也不容许我有丝毫的改动。她说这是因为你对她所保护而你加以取笑的那个马利诺不尊敬而给你的教训。

但是你可知道什么原因使我们俩有如此好的心情？那是她就要举办的婚事：婚约昨天晚间缔结了，婚礼定在星期一八时。如果说爱情快乐，那么肯定是她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姑娘如此滑稽地恋爱的。这个好心肠的陶尔勃先生被如此顽皮地对待而美滋滋的，人也不觉得为她而神魂颠倒了。他不象你从前那样落落寡合，他高高兴兴地任凭人家取笑，认为博得他的爱人的高兴的本领是爱情的杰作。至于她呢，人家徒然教导她、向她表现合适的礼仪，告诉她说佳期在即，她应该采取较严肃的态度，更庄重些，至少对行将离开的老家表示点儿依恋之情；她却对这一切都看作愚蠢的装腔作势；她当着陶尔勃先生的面坚持说，婚礼那一天她将是世界上情绪最好的人，说没有人象她一样愉快地去结婚的。可是这个小伪装者的心事没有全部吐露：我今天早晨看到她红着眼睛，我敢有把握地打赌，夜间的哭泣抵偿了白昼的笑声。她就要造成一些新的链条，它们将减弱友谊那甜蜜的联系；她就要开始一种不同于她所宝贵的生活方式；她原来是快活和平静的，她现在将冒那即便是最好的婚姻也可能碰到的风险；所以不论她怎么说，正象一泓清澈、平静的水在暴风雨来临时会开

始激荡一样，她那胆怯和贞洁的心，当着她命运行将变动时，会发生一些惊慌。

我的朋友啊，他们多么幸福！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就要成婚；他们将没有障碍、没有恐惧、没有悔恨地享受他们的爱情。再见，再见；我再不能说更多的话了。

附言：我们只匆匆见了爱多阿尔阁下一面，他是那么急于继续赶路；我们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激，我本来想向他表示我和你的谢忱，但我只有某种惭愧。说实在的，对他这样的人空言感谢，那是对他的侮辱。

第十六封信

致于丽

猛烈的激情会把大人变成小孩子！狂热的爱情多么容易地孕育着幻想！而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又多么容易使疯狂的欲望受到欺骗！我接到了你的信，其激动的程度就象当面见到了你一样；在我欣喜欲狂时，一张简单的纸给我代替了你。分离的最大害处之一、也是理性唯一无计可施的害处，乃是对于心爱的人的目前情况的忧虑：她的健康、生活、休息、爱情，这一切对于担心完全丧失她的人都变得茫然不知：人家对于现在同将来一样没有把握，而一切可能的意外事故在一个害怕它们发生的情人的思想里却在不断地实现。现在我终于透过气来了，活了；你身体健康、你爱我；或者不如说这一切在十天前的真实的，但今天谁能向我保证？离别啊！痛苦啊！奇异和悲惨的状况啊，在那里人只能享受过去那时的欢乐，在那里现在时还不存在哩！

你即使没有对我说起“形影不离者”，我也知道她对我的批评开的玩笑，以及她对辩护马利诺而发的怨恨，可是如果容许我辩护的话，那我是不会不反驳的。

首先，我的表姐（因为我必须答复的是她），谈到文体时，我是就事论事的；我竭力想使你对于流行的谈话的那种派头既能获得概念，又能看到样品；所以按照老规矩，我给您的

信就大体上使用某些社会的人们说话的样子。此外，我对骑士马利诺的指摘不是在使用修辞格方面，而是在对它们的选择方面。既然思想里的热力不足，就需要隐喻和形象的表现来使人家理解。即使您那些来信，也同样充满着您自己想不到的那些修辞格；我的确相信只有几何学家和傻子说话不带修辞格。实际上同一种见解按它的表现力量看不是有上百种等级吗？要不是人们给予它的措辞，又凭什么来决定它的那些等级呢？承蒙您把我的一些句子从原文中孤立地摘出来，我承认我觉得它们也使我发笑，觉得它们是荒谬的；但请您让它们待在我放它们待的地方，您会发现它们是清楚的，而且甚至是有力的。假如您这双很知道善于表达的生动活泼的眼睛要从您的脸上彼此分离，表姐，您认为以它们的全部热情，它们将说什么？据我看，什么都说不出来，即使对陶尔勃先生也无话可说。

一个人初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需要进行观察的，可不是社会的一般特征吗？那么，我到这地方同样做了这第一次观察，我对您讲了人们在巴黎所说的，但不是人们在那儿所做的。我之所以指出那些正派人在言论、感情和行为之间的矛盾，那是因为这矛盾一眼就看清楚的缘故。当我看到同样一些人按不同小集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在一个小集团里是莫利那派信徒，在另一个集团里是冉森教派教徒，在大臣家里是卑鄙的马屁精，在愤世嫉俗者家里是爱发不满牢骚者；当我看到一个富翁在诋毁豪华，一个税务官在攻击捐税，一个高级神职人员攻击放荡；当我听见一个宫廷妇女宣扬稳重，一个大老爷宣扬道德，一个作家宣扬天真，一个修道院院长

宣扬宗教，而这些荒谬竟没有人引起反感，这时我怎么能不立刻得出结论说：这儿的人们不再关心倾听真理而只是说说而已，人们也不希望在说的时候使人家信服，人们甚至并不设法使人家相信自己对他们所说的话？

然而这对表姐开的玩笑已足够了。我现在放弃对我们三人都无缘的笔调，我也希望你不会再看到我那种讽刺和机智的趣味了。现在是对你于丽作答复，因为我知道开玩笑的批评和严肃的责备的区别。

我想不到你们俩怎么都会误解我的信的。我本来打算观察的完全不是法国人：因为如果民族的性格只能以各民族的差异来确定的话，那么象我这样还没有认识任何其他民族的人，怎么能从事描绘这一个民族呢？我也不会笨拙到挑选首都来作为我观察的地点。我知道不同首都之间比民族之间较少差别，那儿的民族性格的差别大部分会消失和混合，这既由于全都相似的宫廷的共同的影响，也由于人数众多和稠密的社会的作用，它在所有人的身上差不多是一样的，并最终克服了原始的民族性格。

如果我想研究民族，便研究那些偏僻的省份，那里的居民还保有他们自然的倾向，我将去那里观察。我要慢慢地和细心地走遍许多彼此相隔最远的省份；我观察得到的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别会给我以每个省的特征；一切它们有的共同的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形成民族的特征，而到处都存在的则一般地属于普遍人的特征。然而我既没有这广大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它的必要的经验。我的目光是认识人，我的方法是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研究人。我至今只在小的社会里看到人，

是在地面上分散的和几乎是孤立的人。我现在要观察在同一地方堆成大堆的人，我将从这里开始判断社会的真正结果：因为如果明确的是社会使人们变得更好些的话，那么它越多和越接近，人们就应当越好些；那么比如说，巴黎的风俗将比瓦莱的更纯净；而如果发现相反时，那就必须引出相反的结论。

我同意这一点，即这种方法也能够引导我认识各民族，但那是一条如此漫长和如此迂回的道路，以致我可能一生完成不了其中的一个民族。我应当到处观察最先遇到的国家，然后随着我遍历其他各国而确定它们的不同，把法国和其中的每一个作比较，就象人家在柳树上描绘橄榄树，或者在冷杉上描绘棕榈树一样，我还得把第一个观察过的民族，放到我观察了所有其他民族之后再下判断。

我可爱的好说教者，那么劳驾在这里把哲学上的观察跟对整个民族的讽刺区别清楚。我研究的不是巴黎而是一个大城市的居民，我也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是否适合于罗马和伦敦，同样也适合于巴黎。道德的准则并不以民族风尚为转移；这样看来，不管占优势的偏见，我很清楚地觉得这里本质上是坏的，但这种坏我不知道是否应归咎于法国人或一般的人，是否由习惯造成的或自然造成的。罪恶的景象到处都让公正的眼睛看了生气，但逗留在罪恶弥漫的国家里而指责罪恶的人并不比住在人群里而非难人的缺点的人更值得指摘。我自己现在岂不是巴黎一居民？也许我已经不自知地助长了我在这里指出的混乱；也许逗留太长了甚至会败坏我的意志；如果不是力求对得起你的那种意志支持着我那自由人的灵魂和公

民的风尚，那么也许一年后，我只能是个市侩了。那么请你让我自由地描写那些我耻于模拟的事物，并鼓励我通过阿谀奉承和说谎欺骗的图象以表现真实的那种纯正的热忱。

如果我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和命运的话，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其他写信的题材，我以前在梅耶利和瓦莱写给你的那些信你并非不满意；可是亲爱的朋友，为了有力量忍受我被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喧嚣，我为了自我安慰，得把它们向你描绘出来，而给你准备这些关系的思想却刺激我去寻找题材。假如你什么也不愿同我一起观看，我每一步都会灰心丧气，便不得不放弃一切。请想一想，我为了能够在同我的兴趣极少合拍的情况下生活，我作了颇有理由的努力；为了确定哪些办法能使我接近你，请容忍我有时要对你讲些应当知道的格言和必须克服的一些障碍。

虽然我进行得很缓慢，虽然我难免有时分心，你的书信集我已经编好，这时你的信很幸运地来到，使集子有了继续；看到来信如此简短，我赞赏你心中有多少事你能在如此短的篇幅里说出来。是的，我肯定地说，再没有如此美妙的读物了，即便跟你不认识的人，只要有跟我们同样的心灵，也会有这种感觉。可是读你的信时怎么能不认识你呢？如此感人的笔调和如此温柔的感情，除了你还有谁写得出呢？在每个句子里能看不见你眼睛的温和的目光？在每个字眼眼里能听不到你的美妙的声音？除了于丽，还能有谁象她这样眷恋、思考、说话、行动、书写的？如果你的信把你表现得如此真切，以致有时对崇拜你的情人起到了象同你见面的效果，那么你也用不着感到惊讶。我在读这些信时丧失了理智，我的头脑

在连续的幻觉中迷了路，猛烈的火焰焚烧着我，我的血发着火和闪耀着，一阵疯狂使我战栗。我以为看见了你，接触到了你，把你紧抱在我的怀里……崇拜的对象，迷人的姑娘，幸福和欢乐的源泉，看到你时怎么能不看到那些为真正幸福的人造就的仙女？……啊！来吧……我感觉到了她……她逃脱了我，我只抱了个影子。的确，亲爱的朋友，对于我这脆弱的心，你是太美而且过去是太体贴了；他既不能忘记你的美丽，也不能忘记你的抚爱：你的媚力比别离更强，它到处追逐着我，它使我害怕孤寂；我不敢总是牵挂着你，这就使我的不幸达到了顶点。

这么说，他们将不顾障碍而结合，或者不如说当我写这信时他们已结合了！可爱又可敬的一对夫妇！愿上苍赐予他们幸福，这是他们明智和文静的爱情、纯洁的德行、正直的灵魂所应得的！愿它赐予他们这珍贵的幸福，这幸福对于生来为品尝它的心向来是吝啬的！唉！如果它赐予他们以从我们这里剥夺去的一切，他们将十分幸福！然而在我们的许多不幸里，你不感到某种安慰吗？你不感到我们过度的不幸同样不是没有补偿的，而且假如他们有我们被剥夺的那些欢乐，我们不也有他们所不能知道的欢乐吗？是的，我的温柔的朋友，我们虽然别离、被剥夺、惊慌，虽然有时还甚至绝望，但是两颗心彼此互相强有力的吸引，永远具有一种秘密的至乐，那是平静的心所不知道的。在受苦难之中求得欢乐，这便是爱情的奇迹之一，冷漠和忘却状态使我们祛除我们苦痛的一切感觉，我们把这看做是不幸中的最坏不过的事。于丽啊！那么抱怨我们的命运吧，可是不要羡慕任何人的命运。总的看

来，也许没有比我们更好的命运了；正象神明从本身汲取自己的一切幸福，山神火烤热的心灵也从自己的感情中找到一种与财产和其他一切都不相干的、纯洁和甜蜜的欢乐。

第十七封信

致于丽

现在我终于完全处在激流中了。我的集子已编好，我开始出入剧场并且在外面用餐。整个白天我都在社交界度过，我耳朵听到和眼睛看见的都加以注意，因为看不到有象你的人，便在扰攘声中陷入沉思并暗地里跟你交谈。这倒并非由于这喧嚣和杂乱的生活同样没有某种诱惑力，奇异而纷繁的事物对于一个新来者并非没有一定的乐趣；可是为了感觉到这些，就得具有空洞的心和无聊的思想；爱情和理智仿佛联合起来使我对这种生活发生反感，因为一切都只显出空虚的外表，也因为一切随时都在改变，我简直没有时间被它所感动，也来不及加以观察。

这样我开始感到研究社会的困难，我甚至还不知道为了好好地认识它，应该占据个什么位置。哲学家离开它太远，普通人又离得太近；这一个看得太多，不容易反思；那一个看得太少，不便判断全景。哲学家目击每件事物，他孤立地观察它们，所以既不能区分它们的联系，也不能分清与其他事物——它们是他的观察力达不到的——的关系，他永远看不到在适当位置上的事物，也感觉不到它的意义和真正的价值。普通的人虽看到一切，却没有时间去思索；事物的多变性只容许他瞥见它们而不能观察它们；它们彼此互相迅速地挡住

视线，所以总起来只给他留下象混沌一般模糊的印象。

人们也不能轮换着进行观看和思考，因为观看戏剧需要连续不断的注意，但它被反思所打断。如果一个人想把时间分为一会儿出入交际场所，一会儿离群索居，那么在后者的情况下会始终激动不安，而在前者的情况下会始终感到格格不入，因此在两处都不得安生。他除了把整个生活分为两大截之外别无他法：一截为了观看，一截为了反思；然而这同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智不是家具，可以随便放置和挪动，而一个人能活着十年不动脑筋，他就一辈子不会动脑筋了。

我还觉得一个人想以单纯的旁观者来研究社会，那是荒唐的。只想作旁观者的人，他什么也观察不到，因为对于事情他没有用处，而在娱乐里他是种干扰，所以他到处不受欢迎。人自己有多少行动，才能看到别人多少行动；在社会的学校里也象在爱情的学校里一样，要学到东西，必须从实践开始。

那么象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在这国家里没有任何事情有关，而且宗教信仰的不同阻碍我为此抱什么希望，我又能采取什么措施呢？我只能降格以求，进行学习，既然永远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便努力使自己做个有趣的人。只要可能，我要做得彬彬有礼而不虚伪，殷勤而不卑屈，我要很好地吸收社会中的好的东西，使我在那儿待得住而不接受那儿的恶习。作为一个有闲的人而想观察这社会，这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他们的习尚：因为他凭什么权利要人家接纳一个一无用处，而且没有本领叫人家喜欢的人？但当这个人找到了这种

本领，人家也不会对他要求更多，尤其如果他是外国人。他可以避免参与阴谋、诡计、纷争；假如他对于每个人都很诚实，对某些妇女既不冷落也不亲近，对被接纳的每个社会保守秘密，在一个家庭里不把另一个家庭的笑料张扬出来，避免说悄悄话，拒绝烦恼的事，到处保持一定的尊严，那他便可以平平静静地观察社会，保持他的习惯，他的正直，甚至他的独立，只要它来自一种自由的精神而不来自一种派别的思想。这便是我根据几个有识之士——他们是从爱多阿尔阁下介绍给我的熟人中间我挑选出来作为指导的——的意见而打算做的。于是我开始被一些人数较少和精选的社会团体所接纳。直到现在我只参加一些固定的聚餐，那里的妇女，见面的只有那家的主妇，那里接待巴黎一切有闲的人，不怎么认识的人也行，餐费量力而付，有的凭机智或者凭奉承，他们喧闹嘈杂的声音不亚于小饭馆的餐桌。

我现在参加到更隐秘的秘密消息的范围里去了；我出席一些邀请的晚餐，那里一切不速之客都被拒之门外，那里的参加者可以确信于大家都合得来的人，即便对个别人彼此合不来，但至少对接纳他们的人总是合得来的。那里的妇女处事不太谨慎，人家可以着手研究她们；那里可以较自由自然地大谈些更精细和更讽刺的话；在那里不谈那些大家从早晨就在谈论的一般新闻、戏剧、官场升迁、红白喜事，而是细心地逐项议论巴黎的趣闻，大家揭丑闻的一切秘密结局，把好事和坏事同样变得滑稽可笑，而每个交谈者在技巧地并按照特殊的兴趣描绘各个人物的性格的同时，自己不觉得更妙地也描绘了自己的性格；在那里为了小心点儿而在仆役面前

发明了某种晦涩难懂的话，假装借助它使讽刺更显得模糊，但却使它变得更辛辣；在那儿，总而言之，人们用心地磨炼着匕首，在使它减轻些损害的借口下，实际上却让它捅进得更深些。

然而按照我们的概念来看这些话，那么说它们是讽刺将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戏谑更甚于辛辣，攻击目标落在滑稽的事而不落在罪恶上。一般地说，讽刺在一些大城市里不大流行，那儿只有坏事如此普通，所以用不着去说它。在德行不再被尊重的地方，还有什么可斥责的？当人们不再找得到什么坏事时，还能说什么坏话？特别在巴黎，人们只从有趣的方面注意事物，一切会惹人生气和恼怒的总是不好被接受，除非编成歌曲或讽刺短诗。漂亮的女人不宜生气；因此她们对什么都不恼火：她们好发笑，又因为没有用来对罪恶取笑的字眼，因此坏蛋也象大家一样是好人。可是遭到嘲笑的人倒霉了！它那腐蚀性的烙印是磨灭不了的；它不仅诋毁品行、道德，它还一直指点出罪恶；它也使坏人进行诽谤。但回过头来谈我们的晚餐吧。

在这些菁英的社会集团里最使我见了引起感触的是：比如说有预先选择的六个人一同愉快地进行谈论，而且这六个人常常总是有秘密关系的，这六个人在一起呆不到一小时，他们的谈话一定会牵扯到半个巴黎；好象他们的心没有什么衷情可诉，而且其中没有一人会对之感兴趣。我的于丽，你可记得在你表姐或是在你的家吃晚饭时，虽然受到拘束和要保守秘密，我们知道怎样使谈话落到与我们有关的题材，又怎样在每次令人激动的回忆和每次微妙的暗示时，一瞥比闪电更

迅速的眼神、一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叹息把甜蜜的感情从一颗心传给另一颗心的情况？

假如谈话偶尔转到宾客的身上时，那么一般使用社会上某种隐语，这就需要掌握它的秘诀才能懂得。人们凭了这种秘诀便可按当时的趣味互相进行千百种戏谑，其中最愚蠢的并非最不出风头的，至于理解不好的那三分之一的人，只得无聊和沉默地呆着，或者不懂装懂地跟着笑。你瞧，这个国家的交际联系方面所有亲切热情的东西，除了面对面的交谈，我都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无法理解的。

但这时如果有个重要人物说了句重要的话，或提出个重要的问题，共同的注意便立刻集中到这里，男人、女人、老头儿、年轻人全都从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研究，于是人们不禁奇怪怎么这些滑稽的头脑*里会争先恐后想出这些意义和道理来的。一个道德的问题在哲学家的集团里没有象在巴黎漂亮的妇女的集团里讨论得更好些；那里得出的结论也常常比较不那么严厉，因为哲学家想使行为符合言论，便要反复考

* 然而只要某种意想不到的玩笑不致破坏这种正常状态就好。不然各人出奇斗胜，正常状态一下子都会消失，便再没有办法来恢复严肃性了。我记得有一袋小饼干曾有趣地扰乱了市集上的一场戏。受干扰的演员乃是些动物。但有多少东西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小饼干呀！大家知道封德奈尔②在他的《狄伦特人③的历史》里要描绘的是谁。——卢梭原注

② 封德奈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和诗人。——译注

③ 狄伦特人：古希腊城市狄伦特（希腊名：狄鲁斯）居民。——译注

虑；但在这里，一切道德都纯粹是空谈，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做得很严厉，人们也不会为之而生气，为了稍稍杀杀哲学家的傲气，便把道德提到即使智者也达不到的高度。此外，不论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受社会经验的熏陶，尤其受他们信仰的影响，都一致地把他们的同类看得尽可能地坏，总是悲观地看问题，总是由于虚荣心而贬低人的本性，总是从好事中寻找坏的动机，总是以自己的心猜度他人而说人的心地坏。

虽然怀有这种可鄙的看法，但在平心静气的交谈里大家心爱的题目之一是感情，不过别以为那是指从爱情和友谊的心坎里的热情流露，那会枯燥乏味得要死的；这乃是放之于一般高深的信念之上、并由全部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所精炼的感情。我可以这样说，我平生从来不曾听到人家谈过那么多的感情，而人家所谈的那一套我也根本不懂。那都是不可思议的微妙东西。于丽啊！我们那种粗糙的心从来不知道所有这些优美的道理；所以我担心带着这种感情处在这社会的人群里会象荷马在书呆子中间一般，由于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美，他们为他创造出千百种幻想的美来。他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感情耗费在机智上，使谈论里充满了机智，以致感情在生活实践里不再留下什么了。幸亏有礼节来补充感情，于是人们凭礼貌做的，差不多同凭感觉要做的一样，至少只须做一点客套和暂时的某些不方便的牺牲，为的是要人家说自己好；因为当牺牲会引起太久的不方便或者代价太高昂时，感情就只好被抛置脑后；礼节的需要就到此为止。除此以外，人们简直不能理解他们所谓的一切礼节都在什么程度上经过仔细思

考、衡量过；在感情已不能控制的那部分，他们规定了规则，于是大家都按照规则生活。这个爱模仿者的国家充满了独特的人，所以没有办法从那里打听到消息，因为没有人敢于独立自主。应当象别人那样做：这是这国家的智慧的第一条格言。这应当做，这不应当做：这是最高决定。

这种形式上的照章办事方式，使上流社会的共同礼节显得非常滑稽，即使在最严肃的事情上也一样：人们可以正确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问候起居；什么时候应该用书面，就是说代替亲访而写信致意；什么时候应当亲自登门拜访；什么时候准许呆在家里；什么时候不应该呆在家里，虽然实际上在家；某甲应该送什么礼，某乙应该谢绝什么礼；对于这个或那个死者应该采取哪一级的哀伤*；在乡村应当哭多少时间；哪天可以回城来守丧；居丧中可以举行舞会或上戏院的时辰和分钟。那儿大家在同样的情况同时做着同一件事大家都按时进行，象一团兵在战争中的行动一样：可以说这些都是象钉在同一块木板上、或用同样的线牵拉的木偶。

然而由于所有这些确切地做同样事情的人必须确切地有同样的感觉一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要理解他们，显然要用别的方法去深入渗透他们；显而易见，全部这种隐语只是种虚假的词汇汇编，它不能用来判断道德风尚而只用来判断

* 对某人逝世的哀悼是种人性的感情和自然的善心的证明，而并不是道德的义务，即使这某人是其父亲。任何人在这情况下如心里没有哀痛，就不应表现在外表上；因为远为重要的是，逃避伪善而不是屈从于礼仪。——卢梭原注

巴黎盛行的气派。这样看来，人们可以知道这里说些什么，但完全不能用来判断他们的价值。对于大多数新的著作我也这么说；甚至对于戏剧我也这么说，戏剧自从莫里哀以来更多是发表漂亮的交谈而不是民间生活的舞台。这里有三种戏剧，人们在其中的两种里表演些虚幻的人物，诸如一种里有小丑、小花脸、黑袍长须的丑角；另一种里有天神、魔鬼、巫师。在第三种里演出那些读起来使我们感到那么愉快的不朽的剧本，以及其他随时在舞台上出现的更新的剧本。这些戏剧里好些都是悲剧，可是很少感动人，如果这些剧本中有时出现一些自然感情和与人心真有联系的，但它们对于欣赏它们的人，在特殊的道德方面却并不提供任何教育。

悲剧的创立，在它的创立者那里，有其宗教的基础，因而得到了它的准许；此外，悲剧在希腊的敌人波斯人的灾祸里，把一些国王的罪恶和疯狂（这民族从中获得了解放，）给他们提供了富有教育和赏心悦目的看台。人们在伯尔尼、苏黎世、海牙演出奥地利王室从前的暴政、对国家和自由的热爱，使我们对这些戏剧感到兴趣；可是请问这里的高乃依*的

* 高乃依 (Corneille Pierre, 1606—1684)：法国戏剧诗人。生于律师家庭，自己也当过律师，后从事戏剧创作，受红衣主教黎塞留赏识，一生创作三十余部剧本。主要的有《熙德》(1636)，《奥拉斯》(1640)，《西拿》(1641)，《波里厄克特》(1642)，《洛道居纳》(1644)等。论文有《论悲剧》，《论三一律》等。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译注

悲剧起一种什么作用，而庞贝*或赛尔多利乌斯**与巴黎的人民有什么关系。希腊的悲剧是建立在真实的或者观众认为真实的事件之上，也建立在历史传统上面的；但英勇和纯洁的火焰在大人物的灵魂里起什么作用？人们不是在说，爱情和德行的斗争常常使他们彻夜不眠；而在国王们的婚姻上心灵起着很大作用？请判断所有建立在这虚幻的题材上的真实性和用处吧！

至于喜剧，它无疑应该真实地表现人民的道德，——它之所以被创作出来，正是为了这目的——以便人民照此改正他们的罪恶和缺点，正象人们对镜擦掉脸上的斑点一般。戴朗斯***和布劳德****在描写的对象上搞错了；但是比他们早的阿里斯多芬和梅囊特尔却向雅典人展现了雅典的道德风

* 庞贝 (Pompée, 拉丁名 Cnei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 106—48)：罗马将军、政治家。早年助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公元前 70 年任执政官，后与凯撒、克拉苏结成前三头政治联盟。公元前 48 年法罗萨战役失败后逃亡埃及被杀。——译注

** 赛尔多利乌斯 (Sértorius, 拉丁名 Quintus Serturius, 公元前 123—72)：罗马将军。——译注

*** 戴朗斯 (Térence, 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 190—159)：拉丁喜剧诗人。——译注

**** 布劳德 (Plaute, Titus Maccius Plautus, 公元前 254—184)：拉丁喜剧诗人。——译注

**** 阿里斯多芬 (Aristophane, 希腊名 Aristophanês, 公元前 450—386)：希腊喜剧作家。——译注

**** 梅囊特尔 (Ménandre, 希腊名 Menandros, 公元前 342—292)：希腊喜剧诗人。——译注

尚；后来唯有莫里哀还更真实地描绘了上个世纪法国人的道德风貌，让他们亲眼目睹。如今情况有了改变，但是不再看到新的描绘者出现：现在大家在戏院里模仿巴黎百来个客厅里的谈话，除此而外，再不能从那里学到法国人的习俗了。在这个大城市里有五六十万人，但简直谈不到舞台艺术。莫里哀敢于描写小市民和手工业者，写得同侯爵一样出色；苏格拉底能使马车夫、细木工、鞋匠、泥瓦匠说话。^{*}可是今天的作家都是另一种调子的人，他们认为如果知道商人柜台上或者工人铺子里发生的事是不光彩的；他们只需要有名望的交谈者，他们便在他们人物的行列里寻找凭自己的才干达不到的那种高度。而观众他们则变得如此小心谨慎，以致象害怕作客似的害怕到剧场去给自己丢脸，便不敢去看比他们地位低的人的演出。他们仿佛是大地上唯一的居民；在他们眼里其他的人简直不算什么。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看门人，一个膳食总管，这就是象大家一样。为了象大家一样，就得象极少数的人一样。那些步行的人不算是大家；那是些小市民，是平民，是另一个社会的人；可以说四轮马车为了走动并非太必需，更需要是为了存在。这样便有一小撮狂妄的人，他们认为宇宙间只有他们算数，但如果不是为了他们作恶，大家也犯不着去计算他们。戏剧是专门为他们演的：他们在戏

^{*} 蒙田 (Montaigne) 也曾同样指出过：“他嘴里只有马车夫、细木工、补鞋匠和泥瓦匠……在如此恶劣的形式下我们决不选择他那些可赞美的观念的高贵和显赫，我们……看到的财富只是摆饰和排场。我们的社会只由炫耀形成。(第三卷，第十二章开头)——原书编者注

台上作为被表演者又同时作为两方面的代表出场；他们是戏里的角色，又是坐在长椅上的演员。这样，上流社会和作者的范围就在缩小；现代的戏剧就这样不能再离开它讨厌的庄重了：人们只能演穿金绣服装的人物。令人看了会说法国只有些伯爵和骑士；平民越是不幸和穷困，他们舞台上就越显得辉煌和优美。其结果是在刻划供其他阶层当例子的阶层的笑料时，不但不能杜绝它，却反而把它传播开来；而始终充当猴子和富翁们的模仿者的平民，他们上戏院去不是为了嘲笑他们的狂态而是为了向他们学习，而且在模仿中变得比他们更疯狂。这便是莫里哀本人造成的结果；他纠正宫廷而感染了城市平民；他的那些可笑的侯爵成了继承他们的小市民花花公子的优先榜样。

一般地说，法国的舞台上台词多而动作少：这也许因为实际上，法国人说的比做的还要多，或者至少他们对说话看得比做事价值更高。有人看了僭主德尼斯*一剧后出来说：“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我听见了许多说话。”看，这便是人们走出法国戏院时所能说的话。拉辛和高乃依，凭他们那样的天才，也不过是有口才的人而已；他们的后继者第一个仿效英国人，他敢于有时在演出里加进些表演。一般地说，这都在很好地安排和大轰大嗡的漂亮的对话里进行的。其中大家首先看到的是：每个对话者最注意的总是想炫耀词藻。几乎全都以一般的格言亮相。他们无论怎样激动，心里所想到

* 德尼斯（公元前430—367）：叙拉古的僭主，其剧本何人所作未详。——译注

的主要是观众，次要的是自己；表达一种感情比说一句警句更费劲；拉辛和莫里哀*的剧本除外，“我”这个字在法国戏剧里几乎跟包尔—罗亚尔**的文书一样完全细心地被排除掉，而人的激情同基督教的谦逊一样，都永远只用泛指人称“人们”来表示。而且演员在动作和说话里都还有某种夸张的装模作样，这就不能使感情正确地表露，也不容许作者体现他的角色并登上舞台，而总是把它困住在戏院里并处在观众注视之下。因此最生动的情景也使它总忘不了在遣词造句和优雅姿态上用功夫；而且假如由于绝望而拔剑自刎时，不满足于照常理倒地，象波吕克塞娜***那样，它决不倒下；体面使它死后保持站立的姿势，而所有刚刚断气的人不一会儿都直立了。

这一切都由于法国人在舞台上不是寻求自然和幻想，而只要机智和思想；他们重视乐趣而不是模拟生活；他们不关心怎样被吸引而只要能开心就好。没有人到戏院去为了看戏感到快乐而是为了看人群，为了让人家看自己，为了在看完戏后听听大家的议论；人们对于看了的东西不加思索，只想知道人们会议论些什么。在他们看来，演员始终是演员，而

* 这里不应把莫里哀跟拉辛相提并论；因为前者跟所有别的人一样，充满了箴言和格言，尤其是在他的诗体剧本里；但在拉辛那里一切都是感情；他能使各人都说自己的话，所以在这方面，他在法国的剧作家里的是独一无二的。——卢梭原注

** 包尔—罗亚尔 (Port-Royal)：女修道院名。——译注

*** 波吕克塞娜：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赫卡柏》中人物。——译注

不是他所体现的角色：那个以世界的统治者口吻说话的不是奥古斯都*而是巴隆**；庞贝的遗孀是阿特丽耶娜***；阿尔齐尔****是戈笙小姐，还有那骄傲的野人是格朗瓦尔。至于喜剧演员们，那么他们完全忽视幻想世界，他们看到没有人关心这方面：他们把古代的英雄安排在六排巴黎青年人之间；他们按照罗马的服装仿制法国时装；人们看到带泪水的高尔奈丽涂着厚厚的胭脂，卡东搽着白粉，勃鲁多斯穿着鲸骨支撑的长袍。这一切并不引起任何人的反感，对戏的成功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人们在角色里只看到演员，在剧本里只看到作者，所以假如服装被忽略，这很容易被原谅，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高乃依并非裁缝，克雷皮雍也不是假发师。

这样，无论你从哪方面看问题，这里总之都是些胡说八道、隐语、空话。在舞台上也象在社会上，听人家说话毫无

* 奥古斯都（公元前 63—公元 14 年）：罗马帝国皇帝。——译注

** 巴隆（1653—1729）：法国戏剧作家、演员。莫里哀的学生，当时的著名演员。——译注

*** 阿特丽耶娜（1692—1730）：法国著名女演员。——译注

**** 阿尔齐尔：伏尔泰一部悲剧名（1736 年上演），阿尔齐尔是剧中女主角。——译注

**** 戈笙小姐（1711—1767）：法兰西戏剧院著名女演员。——译注

**** 格朗瓦尔（生卒年不详）：1761 年前登台的法国演员。——译注

**** 高尔奈丽（公元前 189—110）：罗马政治家、将军西比翁（Scipion）之女，毕生教育子女著名。——译注

**** 卡东（公元前 234—149）：罗马政治家。——译注

**** 克雷皮雍（1674—1762）：法国戏剧作家。——译注

用处，你没法明白他们所做的；而且你用得着去了解它吗？一个人只要一说话，人们就打听他的品行吗？他有没有都做了？有没有给他下判断？这里的正直的人完全不是做了好事的人，而是说了好事的人；只要一句冒失的、不经过思考就脱口而出的话，就可以使说这话的人犯了不可补救的错误，以致尔后四十年的正直也洗刷不掉。总而言之，虽然人们的行为并不与他们的言辞相似，我看到人们只凭他们的言辞来判断他们而不去考虑他们的行为；我也看到在大城市里，那种社会甚至比在不太矫饰的人们中间显得更和气、更随和、更可信；可是那儿的人果真更有人情味、更稳重、更公道吗？那我可一点也不知道。那还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在这些外表如此开朗和愉快的情况下，那内心深处可能比我们更隐秘和更深沉。我是个外国人，孤独无靠，于事无关，无亲无故，没有欢乐，只愿依靠自己，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然而我已开始感到，凡是过着这里激动和扰攘生活的人都感受到的那种精神错乱；我头晕目眩，眼前仿佛象走马灯似的有无数事物迅速地滑过去。我所目击的没有一件能吸引我的心，但一切都仿佛在打扰我，并使我的感情不得落实，有时甚至暂时忘记自己的存在和为谁而存在。每天当我离家外出时，我用锁把自己的感情锁起来，为了好携带别的感情以适应在等待我的无聊的事物。我听到大家对事物的评论和判断，自己就不知不觉象他们一样地评论和判断。如果我有几次试图摆脱偏见并实事求是地观察事物时，我马上就会被某种很象是论断的废话所粉碎。人们明白地向我证明：只有半吊子哲学家才重视事物的真实性；真正的智者只从外表来观

察事物；他应当把偏见作为原则，把礼节作为规则，而最高的智慧在于象疯子般生活。

这样，由于我不得不改变精神状态的常规，不得不重视幻想并抑制自然和理性，结果我感到自己内心保持而且同时既是我希望的目标又是我行为准则的那神圣的形象竟发生了变化；于是我从一种怪念头转到另一种怪念头，因为我的趣味不断地服从于舆论，我也就不能在这一天肯定下一天究竟会喜欢什么。

吃惊于自己身上的人性在蜕化，又看到自己那内心的崇高——我们炽烈的心曾为之互相提升——被贬抑到如此低下而感到羞愧、屈辱，我晚上回来时，心中充满了隐隐的忧愁，被死气沉沉的厌恶所压倒，心头既空虚又象充气的气球似的膨胀。啊，爱情！啊，我从她得来的纯洁的感情！……我以何等的喜悦回返到了我自己！我以怎样的激情从中重新找到了我最初的感情和最初的尊严！当我从中重见德行的光辉灿烂的图象、从中凝视你的图象——于丽呀！你坐在光荣的宝座上并呼气吹散着所有那些幻觉——时，我怎样地欢呼呀！我感到我受压迫的灵魂在呼吸，我认为我的存在和我的生命又康复了，于是我连同我的爱情又获得了一切崇高的、使它无愧于它的对象的感情。

第十八封信

自于丽

我的好朋友，我刚刚愉快地体会到了我从未目击过的最快乐的场面。那位最聪慧、最可爱的姑娘终于成了一个最可敬和最优秀的新娘。为她悉心所爱的那位新郎，他对她满怀尊敬和挚爱，现在镇日价只知道对她体贴、温存、使她幸福；作为我女友的幸福证人，我体会到了不可言喻的喜悦，也就是说，我分享了她的幸福。我深切相信你对此也不会更少感受，因为她总是如此亲切地爱着你，差不多从她童年起对你就很亲近，而且有那么多的恩德使你更应该对她感到可珍了。是的，所有她体会到的感情，在我们心灵里都会象她一样体会到。这些感情如果对于她是种快乐，那么对于我们是种慰藉；这便是连结我们的友情的价值所在，而三者之一的幸福就足以缓解其他二者的不幸了。

然而我们不必讳言，这位无与伦比的女友将部分地脱离我们了。这里出现了新的情况；现在发生了新的关系、新的义务；她的心本来只属于我们的，如今却应属于另一种感情，友爱只能把第一位让给了它。更有甚者，我的朋友：就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对于她的热诚的种种表示，应该更谨慎小心地处理；我们不应该只从她对我们的依恋以及我们对她的需要来考虑，而要从是否适合于她的新的状态和她能使她丈夫

满意或者不满来考虑。我们并不需要寻找什么情况下道德需要什么；只要有友情的规则就足够了。为了自己特殊利益而损害朋友的人有资格享有友爱吗？当她还是姑娘时她是自由的，她的行为只由她自己负责，她一切意图的正当性用她自己的眼睛就足够作出判断。她把我们俩看作一对天造地设的夫妻；而她那敏感和清白的心灵把为她自己的最贞洁的羞耻心跟为她有罪的表妹的最温馨的同情结合在一起，她掩盖着我的过错而不分担它。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她必须对另一个人考虑她的品德了；她不仅要保证她的忠诚，而且还得牺牲她的自由。同时作为两个人的荣誉的保管者，她光是正直还不够，还得受人尊崇；她不能仅仅做好事，还必须绝不作不受赞许的事。一个有德行的妻子不但应该受到她丈夫的尊重，而且更应该取得他的尊重；如果他咒骂她，她是该受咒骂的；即便她是无辜的，但只要她被怀疑，她就不对，因为甚至外貌也是她的义务里的一项。

我并不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道理是否都好，可以由你作判断；可是某种内心的感情告诉我：我的表姐不宜继续作我的心腹，也不宜由她首先告诉我这一点。我发觉我的论断常常错误，但是内心的秘密活动启示我的却从来没有错过，这就使我对于我的本能比我的理性更抱有信心。

根据这个原则，我用了一个借口来取回你的那些信，因为我担心把它们留在她那里会发生意外：她把信还给我时心抽搐着，我的心告诉我这一点，也使我相信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们完全没有进行解释，但我们的目光却代替了解释；她哭着拥抱了我；我们一言不发就感到友谊的温柔的言语多

么不需要用口说来帮忙。

至于选择哪里来代替表姐的地址，我首先想到的是方勋·阿奈那儿，这的确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最可靠的地址；如果这个少妇比我的表姐的等级较低下的话，难道她在善良方面就该有被轻视的理由吗？较低下的感情是否会把她把我的榜样变得更危险：对于这一个只是一种崇高的友谊的努力，但对于另一个会不会是一种腐化的开始；而且滥用她的感恩，能否不使我把美德作为罪行的工具：这些问题岂不是反而更应该担心的吗？啊！对我来说，不给我以同谋者，不用拿人家的错误再来增加我的错误的分量，我的罪过还不够吗？我们别再想这件事了，我的朋友：我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虽然的确不很可靠，但也不大会受指摘，因为没有人会受连累，也不需要给我们亲信；那就是我写信用一个虚假的名字，比如说，迪·鲍斯敢*先生，然后装进寄给雷齐阿尼诺的信封里，我会事前通知他。这样，雷齐阿尼诺本人毫不知情；他最多只不过有些疑心，但他不敢去核实，因为掌握着他前途命运的爱多阿尔阁下，是向我担保他的。眼下我们通信就通过这个渠道继续进行，我以后再考虑我们能否采取你在瓦莱旅游时用过的办法，或者其他永久和可靠的办法。

即使我不了解你现在的心态，但从你的那些信件里看得出，我知道你现在过的生活不合你的脾胃。在法国曾引起人家不满的德·缪拉先生的那些信，都没有你的严厉；象儿童

* 迪·鲍斯敢(du Bosquet)：原为普通名词，意为“小树林”。——译注

恼恨自己的老师一样，你为了被迫研究社会而对最初教导你的人们进行报复。最使我惊讶的是：迎合一切外国人这件事已开始引起你的反感，就是说：法国人的待人接物和他们社会的一般派头，虽然根据你自己承认，你个人对之也表示赞赏。我没有忘记你说要区分单独一个巴黎和一般的大城市的特点；但我看见你还没有了解前者和后者的特点，在不明白那是偏见还是正确的观察时，你就大加批评。无论怎么说，我喜欢法兰西民族，我不赞成对它说坏话。我们共同深受教益的好书大多数是从它那儿来的，我为此要感谢它。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不文明的，我们应该归功于谁？现代人中两个最伟大、最有道德的卡底纳*和费内隆**两人都是法国人；我喜欢的国王亨利四世是个好国王，他也是法国人。如果法国不是自由人的国家，它却是真正的人的国家：而这种自由在智者看来，比别的更有价值。法国人好客，能保护外国人，甚至能容忍刺伤他们的真理；假如有人在伦敦敢于对英国人说出那在巴黎对法国人说的一半的坏话，那儿的人大概会用石头对他痛击的。在法国生活过的我的父亲，总是十分激动地谈起这善良和可爱的民族的。他在那儿为国王效力而流过鲜血，他退休后国王也没有将他遗忘，并对他的功绩仍荣宠有加；这样，我的父亲与有荣誉的那个国家，我也视为与我息息相关。我的朋友，假如每个民族有它好的和坏的品格，那么最低限

* 卡底纳 (1637—1712)：法国著名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 费内隆 (1651—1715)：法国冈勃兰总主教、著名作家。——译注

度应该尊重那称颂的真理，也同时要尊重那咒骂的真理。

我还有更多的话要对你说：你为什么把你在巴黎剩下的时间消耗在闲荡的串门上？巴黎可以供才华发挥的场所是否比伦敦差？还是外地人在那儿更不易为自己开辟道路？请相信我，所有英国人并非都是爱多阿尔阁下，而所有法国人也并非都象那些使你如此非常讨厌的夸夸其谈者。你不妨试试，瞧瞧，搞一点试验，即使为了加深了解风俗，看这些说得那么漂亮的人在行动上是怎样的。我表姐的父亲说你熟悉帝国的制度和君主的利益。爱多阿尔阁下也认为你对于政治的原理和政府的各种制度研究得不错。我脑筋里总认为世界上最尊重人的功绩的国家最适合于你，而且你的才能一经被人认识，就会立刻被任用。至于宗教问题，你的宗教信仰为什么比别人的更会妨害你？理性岂不是偏执和狂热信仰的预防剂吗？在法国，人们是否比德国更过分虔诚些？谁会阻止你在巴黎象德·圣—萨福冷先生*在维也纳走的同样的道路？当你看着目的时，就应该迅速地尝试追求，这才能加速获得成功。如果你要把一些方法进行比较，那么靠自己的才能前进，岂不是比靠朋友前进更正派吗？如果你想到……啊！这大海！……一个更长的路程……如果巴黎比它更远的话，我就更喜欢英国了。

说起这个大城市，我能冒昧举出一个我在你的来信里发

* 德·圣—萨福冷先生（？—1737）：瑞士伏州人。先在荷兰后在奥地利政府中服务，1716年转到英国，任英国驻维也纳使节。——俄译者注

现的有点儿尴尬的问题吗？你曾如此愉快地对我谈起瓦莱的妇女，为什么现在绝口不谈巴黎妇女？这些风流和著名的女性难道比几个单纯和粗鲁的山中妇女更不值得你费心描绘吗？也许你害怕我看了世上最迷人的女性的画像而感到忧虑吗？你放心好啦，我的朋友；你做事最能扰乱我的安宁的，无过于绝口不谈到她们；不管你能说些什么话，你对于她们保持缄默，比你对她们赞美会更大地引起我的怀疑。*

假如你对于巴黎歌剧院能稍微写上几句话，我也将同样高兴；在这方面，这儿说得妙不可言：因为说到底，音乐可能不好，表演却有它美的地方；假如没有美，那就成了你说坏话的题材，至少你不会冒犯任何人。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告诉你，过去那几天里乘婚礼的机会，有两个求婚者到我这儿来，好象是来赴约似的：一个是依凡尔冬**人，在城堡之间转悠和打猎；另一个是德国人，是坐伯尔尼的驿马车来的。第一个的模样有点儿象花花公子，说话口气相当坚定，只听他声调的人，以为他能言善辩；另一个是胆怯的大傻瓜，却不是怕惹人讨厌的那种可爱的胆怯，而是浪荡子在一个规矩的姑娘面前手足无措而发窘的那种胆怯。我明确知道了我父亲对于这两位先生的意见以后，便高

* 我对于那些知道于丽的性格和处境而不能立即猜到这种好奇心并不来自她的人，抱有很坏的看法。大家很快可以看到她的情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上当；不然的话，他便会不再被她所爱了。——卢梭原注

** 依凡尔冬：瑞士伏州的城市名。——译注

兴地一任我幻想之所至来对待他们，我不相信我这种幻想能使引他们前来的那幻想长久地持续下去。我恨他们竟敢进攻被你所统治的心，又没有武器来跟你争夺它，但假如他们有武器的话，我还要更深地恨他们；可是他们能从哪儿得到武器，他们，还有其他的人，还有整个世界？不，不；你放心，亲爱的朋友：当我一旦找到一个相当于你的有价值的人，当另一个你本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唯一愿听取的还是首先到来的那人。因此你决不要为这两个家伙感到不安，我真不想对你提到他们。我对他们以如此完全相等份量的厌恶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决定象来时那样一起离去，我能同时告诉你这两人出发的消息，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德·克鲁查*先生最近写出了批驳波浦**的《书信集》的书，我看了感到烦恼。我不知道这两个作者中谁有理；然而我明确懂得德·克鲁查先生的书决不能使人做好事，而在放下波浦的书时，没有人不想做好事的。至于我读书，我只能作这样的判断：它对我的心灵起什么作用；我很难想象一本不把读者引向好处去的书是什么好书。***

再见，我极其亲爱的朋友；我本来不愿意如此早地结束这信；可是有人等着我，在叫我了。我只得勉强离开你，因

* 德·克鲁查 (Crouzas, Jean—Pierre de, 1663—1748)：瑞士数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 波浦 (Pope, Alexander, 1688—1744)：英国诗人和散文作家。——译注

*** 如果读者赞成这个原则，而且用它来判断这本书，编者不会表示异议。——卢梭原注

为我很快活，我要同你分享我的快乐；激起快乐并使之倍增的原因是，我的母亲这几天来身体转好；她已感到有足够的体力参加婚礼，当了她甥女的母亲，或者不如说她第二个女儿的母亲。可怜的格兰儿为此高兴得哭了。你给我评评看，我很不应该霸着她，我总是害怕失掉她而心惊肉跳。事实上，她以完全健康那时同样优雅的姿态给节日增加了光辉；而且连病后残留着一点儿虚弱仿佛也使她那朴实的风度显得更为动人。是的，这个无可比拟的母亲从来不曾如此美丽、雅致，如此值得崇敬……你可知道她曾好多次向陶尔勃先生问起你的消息？虽然她并没有谈到过你，但我知道她是爱你的，而且假如父亲能听从她的话，那么你和我的幸福便是她首要的事。啊！如果你的心能象所应该的那样敏感呀！它有多少恩情要报答呀！

第十九封信

致于丽

嗨，我的于丽，骂我，跟我吵架，打我；什么我都受得了，可是我照旧要继续对你讲我所想的。谁能当我的感情的所有者，还不是照亮我那些感情的你？如果你拒绝倾听我的话，我的心又肯跟谁说话呢？当我向你说明我的观察和我的判断，那是为了得到你对它加以改正，而不是为了获得你的同意，我越是会犯错误，我就越应该赶紧把它们告诉你知道。假如我叱责我在这大城市里目击到的那些恶习，我决不想为我悄悄地告诉你的那些事替自己辩解：因为我对第三者从来不会说我不想当面对他说的话，而我写给你的一切关于巴黎人的话，我仅仅重复我每天对他们说的。他们对我没有什么不满；许多事情他们都同意我。他们抱怨我们的缪拉，这完全可以理解：人们看得出，人们感到他憎恨他们，甚至他给他们的赞美里也看得出在恨他们；而即使当我责备他们时——也许我很错误——他们知道我出于完全不同的感情。他们对待我很好，我很尊敬和感激他们，我对他们因而变得更坦率：坦率可能对某些人不无用处，从所有的人都受得了我说的真实话来看，我敢相信我们双方都不错：他们听得进我的话，我也说得出来。在这一点上，我的于丽，责骂得真实比赞美得真实品格更高，因为赞美只能使那些爱听它的人腐

化，而最不值得称道的人总是那些最贪婪的人；然而指责是有用的，而只有优点才能经得住指责。我对你说的是心坎里的话，我尊敬法国人，他们是热爱人和性格上是行善的唯一的民族；但正因为这一点，我才更不想给他们以他们所希望的一般的赞扬，即使为了他们也承认错误。如果法国人没有什么德行，对此我不会有话可说；如果他们没有什么罪恶，他们将不会是人；他们有多方面可赞扬的地方，所以不必老是去赞扬。

至于你告诉我的尝试，它们对于我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做起来需要采取于我不合适的方法，而且你自己也禁止我那样做。共和主义的严肃性在这个国家里不流行；应当具有更柔韧的德行并能更好地适应朋友和保护者的利益。功绩会受到重视，这一点我同意；但是这儿才学导致出名，却不是导致财富；因此如果我不幸而掌握了这后者时，于丽她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暴发户的妻子？在英国，情况便完全不同，虽然那儿的道德可能比法国还更不受重视，但这并不妨碍用更正直的方法达到目的，因为那儿的人们更多参与国家管理，因此社会的尊敬在那儿更能帮助达到成功。你不会不知道爱多阿尔阁下的计划是为我的利益采用这方法，我这方面则要不负他的热诚。地上我离您最远的地方，乃是我怎么也无法使我接近你的那地方。于丽呀，如果得到你的许婚是困难的，那么对这婚姻能够当之无愧却困难得多；这便是爱情加于我的光荣的任务。

你告诉我关于你母亲的最好的消息，这就解除了我一项大困难：在我出发前，我已经看到你如此忧愁，那时我不敢

把我想的告诉你；但我发现她那么瘦弱和变形，我便怀疑她患了什么危险的疾病。你要为我好好护理她，因为她对于我是极宝贵的，因为我的心尊崇她，因为她的好心是我唯一的希望，尤其因为她是我的于丽的母亲。

我要对你谈谈那两个求婚者，这个名称虽然出于开玩笑，我可决不爱听；不过你对我谈到他们时的语调使我不致害怕他们，我也不再憎恨这两个倒霉的家伙，因为你以为是恨他们的。但是我赞赏你认为懂得憎恨的那种纯朴：你没有看到你所认为憎恨的，那是恼怒的爱情吧？当白鸽追逐心爱者时，它便是这样咕咕叫的。行啦，于丽，行啦，无可比拟的姑娘，你不会懂得憎恨什么事物，正象我不会停止爱你一般。

附言：我真可怜你被这两个讨厌的家伙所纠缠不清！为了爱护你自己，赶快把他们打发掉吧。

第二封信

自于丽

我的朋友，我交给陶尔勃先生一包东西，他答应按西尔韦斯特尔先生的地址寄给你，你可以到他那里去领取；但是你能等到没有别人而且在你的房间里才可打开它：在那包东西里，你可以发现一件给你应用的小物件。

这是爱人们乐于佩带的一种护身符。使用它的方法是很奇特的：应当每天早晨凝视它一刻钟，直到有某种温馨的感情直透内心；于是把它按在眼睛上、嘴巴上和心坎上：据说它在当天一天内可以用作抵制风流地方恶浊气氛的防护品。人们还认为这类法宝还有一种神奇的、但只有在忠实的爱人之间起作用的、电气的功效：那便是把这一个人的亲吻的感觉传递给几百里路以外的另一个人。我不能担保这试验能否成功，我只知道要否这样做只在于你。

对于那两个献媚者或求婚者，或者随你的意想怎样称呼的人，你尽可以安心，因为今后名称不会再起任何作用：他们已经走掉；让他们和平地走吧！自从我不再看到他们，我也不再憎恨他们了。

第二十一封信

致于丽

于丽，是你要这样，所以我只好把这些可爱的巴黎妇女给你描绘一番。骄傲的姑娘！你的美丽就缺少这个贡品了。以你全部假装的嫉妒，以你的谦逊和爱情，我看到隐藏在这好奇心下的是虚荣多于恐惧。但不论怎样说，我将如实答复你：我是能够如实地答复你的：如果我能更多地赞美时，我将非常高兴地这样做。为什么她们不是更美丽一百倍！为什么她们没有足够多的魅力，使我能对于你的美以新的赞颂呢！

你抱怨我沉默！唉！我的上帝！但我能给你说她们些什么呢？你读我这封信，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乐于给你讲你的近邻的瓦莱妇女而绝口不谈这地方的妇女：这是因为前者不断地令我回想到你，而后者嘛……读下去，然后你再来判断我。不过对于法国妇女，很少人与我抱同样的看法，也许甚至只有我一人对她们这样看。为了公平起见，我不得不预先声明，使你知道我笔下的她们，可能不是她们的本来面目，而仅仅是我的印象。话虽如此，假如我对她们不公正，你少不了还要指责我；那么你比我更不公正，因为一切错误只在你一人身上。

我先从外貌开始，这是大多数观察者采取的方法。假如我这样仿效他们，这地方的妇女就要大为抱怨：她们外表的

特征同脸部一样；这两者对她们都并不怎么有利，所以只从这方面来判断对她们是不对的。她们的外形最多只能说还过得去，一般毋宁说坏多于好，我且不谈那些出格的。她们瘦削多于匀称，身材并不纤巧；因此她们都乐于在掩饰缺点的时装上花功夫：关于这一点，别的国家的妇女都想模仿那为掩饰她们本来没有的缺点的时装，我认为其中的道理很简单。

她们的步态很随便，也很平常；她们的举止没有丝毫动作，因为她们不喜欢受拘束；然而她们自然地有一种 *disinvoltura* *，这并不缺乏优雅，但她们却常常把它发挥到了轻率的程度。她们的脸色不太白皙，而且一般都比较瘦，这不能使她们的肤色变得漂亮些。说到她们的胸脯，那正好是瓦莱妇女的另一极端：她们把身体束得紧紧的，力图使胸脯显得很丰满；在脸孔的色泽上使用其他一些方法使它显眼。我虽然只是从很远处瞥见这些修饰，但观察得很自由，只留下很少东西靠猜想。这些妇女仿佛不太理会她们这方面的利益所在：因为只要面孔稍微显得可爱些，旁观者的想象力可以比眼睛更好地为她们效力；而且按照加斯贡的哲学家**的说法，全然的饥饿要比已经满足的饥饿更为尖锐，至少从一个感官来看是如此。

* 洒脱，潇洒。（意大利语）

** 加斯贡（Goscogne）为法国旧省名。加斯贡的哲学家指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 1533—1592），他的《随想录》第三卷、第五章有言：“完全不得履足的饥饿比半履足的饥饿的感觉更为尖锐，至少对眼睛是如此。”——俄译注

她们的容貌不大端正；她们虽然不漂亮，但脸部富于表情，它可以代替美丽，有时还压倒了美。她们那活泼和晶莹的眼睛却既不锐利也不温和；虽然她们靠搽胭脂使它们能获得活力，但她们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效果更多的是愤怒的火而不是热爱：自然它们只有欢乐，或者有时它们仿佛在召唤温馨的感情，但却始终实现不了。*

她们都穿得非常讲究，或者至少有这种名声，所以在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成了欧洲别的地方的榜样。事实上她们以无法表达的趣味穿着最奇异的服装。世界上的妇女只有她们最不为自己的时装所奴役。时髦的款式控制着外省的妇女，而巴黎妇女控制着时髦款式，并懂得使每种款式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外省妇女象愚蠢的和奴隶般的抄袭者，她们连拼写错误也一样照抄；而巴黎妇女则是原作者，她们象老师那样抄写，并知道改正错误的课业。

她们的打扮是讲究多于精美；风度则优雅胜于华贵。时髦款式随时迅速改变，一年之内式样就过时，爱整洁使她们喜欢常常改换打扮，这就使她们不致趋于荒谬的奢华；但她们并不因此少花费钱，她们的开销比较不大适当；她们的衣服不象意大利那里的华丽而破旧，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朴素但总是崭新的衣服。在这方面男人和妇女同样稳重、同样娇嫩，这种趣味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很不喜欢看到衣服上装

* 我的亲爱的哲学家，为我们自己说话：别人为什么不会更幸福些？只有卖俏的女人才会把只为一入保留的东西许诺给所有的人。——卢梭原注

着饰带或者有肮脏的斑点。除了我们的以外，没有一个民族，尤其是妇女，很少佩带镀金饰物的。人们看到所有各国的布料都一样，所以很难区分公爵夫人和小市民妇女，如果前者没有办法找出使后者不能仿效的办法的话。可是这样似乎也有它的困难，因为宫廷里无论采用什么款式，这种款式立刻就会在城市里有人模仿；巴黎的小市民妇女不象老是只采取过时款式的外省的和外国的妇女那样。她们也不象在别的国家里的妇女那样，那里最大的人物也就是最富有的人物，他们的妻子以其他妇女无法相比的豪华显得出类拔萃。假如宫廷里的妇女在这儿采取这个办法，她们很快就会被富翁们的妻子所超越。

那么她们怎样做呢？她们选择了更可靠、更巧妙的方法，而且表明经过更多考虑的方法。她们知道羞耻和谦虚的观念是深刻地印在大众的思想里的。从这里她们获得了模仿不了的时式的启示；她们看到大众对于红色美容膏感到厌恶，他们粗俗地硬是叫它做口红；她们涂了一厚层不是口红而是红色美容膏，因为名字变了，也就不再是同一个东西了；她们看到大众认为胸脯袒露是丢脸的，便在胸衣上开个大的月牙形；她们看到——啊！我的于丽虽然是个大家闺秀，有许许多多的事物她肯定是看不到的。她们在仪态方面也采用她们指导打扮的那同样的精神：使你们女性显著、荣耀和美丽的那可爱的腴腆，她们认为是卑劣的和庸俗的；她们以一种贵族的厚颜无耻来活跃她们的动作和说话，没有一个正经的男子接触到她们坚定的目光时会不低下眼皮的。这样，因为害怕跟其他妇女混淆而不再愿意做女人，她们宁肯要她们的地

位而不肯要自己的性，而且还模仿妓女，以免被人家所模仿。

我不知道她们这方面的这种模仿会发展到哪儿去，可是我知道她们不能完全避免她们想防止的。至于红色美容膏和开月芽形口的胸衣，它们已得到尽可能的发展。城市里的妇女们只要不再象小市民妇女，她们是喜欢放弃自然的本色和情人们给予她们的 *amoroso pensier* * 的；而如果低下阶层没有仿效这个榜样，那是因为象这样打扮的步行的妇女要防止下等人的侮辱是不大有把握的。这些侮辱是忿怒的羞耻心的叫嚷，而在这种情况下，也象其他许多情况一样，大众的粗暴比彬彬有礼的人们的礼貌更为诚实，也许在这里能使十万妇女保持在谦逊的范围内；这恰恰是这些时髦款式的机灵的女发明家所企求的。

至于大兵态度和掷弹兵的腔调，因为那是更普遍的，而且只有新来的人才有点感觉到，所以关系不大。从圣一日尔曼郊区直到中心菜市场，在巴黎有少数妇女的态度和目光的大胆，能使在当地从未见过类似情况的任何人感到张皇失措；他惊讶得开始表现得很尴尬，大家因此而指责外国人。她们只要一张开嘴说话，那就更糟。这完全不是我们伏州妇女的那种柔和和娇媚的声音；那是一种生硬、尖锐、盘问式、命令式的讥讽的，而且比男子更洪亮的声调。假如她们的声音里还有一点儿她们女性的优美的话，那么她们那大无畏的和好奇的盯着人们的模样，终于把优美一扫而光。看来她们对于那些初次看到她们的人的踌躇不安感到很有趣；然而可以

* 爱情的梦想。（意大利语）

相信，如果她们好好地弄明白它的原因时，那么这种踌躇态度就不那么有趣了。

然而是因为我这方面对于美抱着有利的偏见呢，还是因为美的本能使它突出起来，总之我觉得巴黎漂亮的妇女一般地说都比较正派，她们的态度也较端庄。这种克制态度她们用不着费力；她们很知道她们的优越，她们知道为了勾引我们，并不需要做媚态。也可能因为轻浮跟丑陋相结合，就更显得敏感和令人反感；所以肯定的是，人们对一张丑陋的厚颜无耻的脸宁愿给以耳光而不愿给以亲吻，反之，如果面带谦逊，它会引起温和的同情，有时会导致爱情。但是一般地说，人们虽然在这里注意到漂亮的妇女的举止有更愉快的东西，但在她们的态度上还有很多矫揉造作的成分，而且她们常常明显地一心只想着她们自己，因此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永不会受到诱惑——象德·缪拉先生有几次遇到英国妇女们时，对女人说她很美，是为了能有告诉她知道的快乐的那种诱惑。

民族所固有的快乐性格，以及模仿上流社会气派的欲望，并非都是这里妇女说话和态度随便（象人们注意到的）的唯一原因。它更深的根源大概还在习俗里，由于男女两性不合适和连续的混合，这就使两性的这一方的态度、言语和举止跟另一方彼此结合起来。我们的瑞士妇女相当喜欢彼此集合

在一起*，她们之间生活得亲密无间；虽然表面上她们不嫌弃跟男人们交往，但男人们的存在对于这种小型的女权政治产生一种约束，这是肯定的。在巴黎则正好相反：妇女只喜欢跟男子生活，只有跟他们在一起，她们才觉得自在。在每个团体里，一家的主妇几乎总是一圈男人中间唯一的女人。人们很难想象从哪儿来那么多的男人到处散布着；但巴黎充满着冒险家和单身汉，他们从这家溜到那家过生活，而男人们仿佛象硬币一般在流通中增多起来。于是一个女人就在那儿象他们一样学习说话、行动和思想，而他们也象她一样。在那儿，她是他们献媚奉承的独一无二的目标，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些侮辱性的奉承话，而说奉承话的人甚至连真诚都不屑表态。那有什么关系？是严肃还是出于开玩笑，他们只关心她，而这正是她所要的一切。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女人，那么礼貌的调子立刻接替了熟不拘礼，开始了庄重的气氛，男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大家彼此处在秘密的尴尬状态，只有等到分手时才算解围。

巴黎的妇女喜欢看戏，就是说去那儿让人看；可是每次她们想到戏院去时，困难在于找一个女伴：因为惯例不允许任何女人单独到戏院的包厢里去，即使同自己的丈夫也不行，即使同别的男人也不行。真不知道在这个如此好交际的国家里，这些方面多么难于协调：十件事有九件做不好：想去看

* 这一切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照情况看，这些信好象不过是二三十年以前写的；但按习俗和文体判断，令人认为是另一个世纪的事。——卢梭原注

戏的愿望使人们联结，想一块儿去的烦恼使愿望打消。我相信妇女们很容易废除这荒谬的习俗，因为妇女不能单独在公共场所露面的理由在哪儿？但可能就是这种荒谬才使那习俗保存下来。最好要尽可能把礼仪转到不需要违背的事物上去。女人有权不带女伴上歌剧院有什么用？保留这权利为了特殊地接纳她的男朋友们不是更好吗？

妇女在那么多的男人中间分散地和孤独地生活，必然会产生无数秘密关系的结果。今天大家都同意这一点，而经验也攻破了这种荒谬的说法，即用增加诱惑来克服诱惑。因此人们不再说这种习俗是更诚实的，但它是更有趣的；可是不认为它是更真实的：因为廉耻受嘲笑的地方，爱情还能管事吗？生活没有爱情和诚实，还能有什么魅力？因此，象所有这些如此放荡的人的大祸害是烦恼一样，妇女们所关心的是欢乐甚于爱情；对她们献殷勤和奉承比爱情更有价值；只要人家勤恳，热情与否对她们关系不大。甚至连爱情和情人等字眼在两性之间亲密的交往里都被排除，连同“姻缘”和“激情”等词汇都被打发进大家不再看的小说里去了。

在这里，自然感情的一切顺序仿佛都颠倒了。心灵在这方面形成不了任何亲密关系：姑娘们是不准有这种关系的；这种关系只给予有夫之妇所独享，而且还不排斥挑选除她们的丈夫以外的别的人。宁可让一个母亲有二十个情人，却不能让她的女儿有一个情人。通奸的事司空见惯，不认为有伤风化；那些大家为了受教育而阅读的最正经的小说都充满了这样的内容；乌七八糟的事一跟不忠诚联系起来就不再受谴责。于丽啊！那成百次玷污了夫妇关系的妇女，竟敢用肮脏的嘴

巴责备我们纯洁的爱情，并攻击两颗永远忠诚的心。可以说，婚姻在巴黎是同所有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据他们说，这是种圣礼，但这种圣礼却没有一点儿民事契约的效力：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两个自由的人的协议，他们同意住在一起，姓同样的姓，承认同样的子女，除此而外，他们彼此间没有任何种权力；一个丈夫在这里敢于管制自己妻子行为不检时，所引起的流言蜚语不会少于在我们这里他自己做坏事所引起的议论。在女子这方面，她们不能严厉地对待自己的丈夫，人们还没有见过她们因仿效自己不忠诚而使他们受到惩罚。不过话得说回来，在心灵完全没有参与的婚姻关系里，怎么能指望夫妻双方彼此有较真诚的结果？只靠财产或门第的婚姻没有人会负担义务。

就以爱情来说，爱情也失去了它的权力，它的性质并不比婚姻变差些。这里的夫妻都是为了有更大的自由而住在一起的少男少女，而情人们则是些漠不相关的人们，他们为了寻欢作乐、为了派头、为了习惯或者为了一会儿的需要而互相见面：心灵对于这种关系无所作为；人们只考虑到方便和某种表面的合意。如果大家要这么说，那便是互相认识，生活在一块儿，作出安排，彼此碰碰头，如果办得到，那还可以少一些。一个风流关系比一次会客的时间稍微久些；这是一些美丽的谈话集和充满着照相、格言、哲理、才智的优美的书信集。关于肉体，那可没有那么些神秘；他们非常明智地发现应当按欲望的时刻来安排满足它的机会：第一个女人碰到了第一个男人，管他是情人还是别的什么人，男人总是男人，他们几乎都同样好；这方面至少有一定的结果，因为

人们为什么对情人要比对丈夫更忠实？其次，达到一定年龄时，所有男人都差不多是一样的男人，所有女人也都是一样的女人；所有这些玩偶都是从同一家时装商店里出来的，只要能更方便地落到你的手里，几乎没有什么可挑选的。

这类事情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人家以如此奇怪的声调对我讲到这些事，使我不可能理解他们讲的话。整个谈话中我能了解的是：在大多数的妇女的家里，情人如同仆役一般；如果他不能尽职，人家就辞掉他，另外再雇一个；如果他在别处找到更好的差使，或者讨厌这项工作，他就离职他去，人家便另雇别人。据说有些妇女相当任性，她甚至拿家里的主人来试验，因为这毕竟还是一种男人。这种怪念头不会持久；当它过了时候，便把他赶走并另外找一个；或者如果他坚持，就把他留下来，另外再找一个。

我曾向为我说明这些奇特习俗的人问道：“可是一个女人以后怎样看待所有那些她接待过或者接受辞职的人们？”他答道：“问得好！她不会看见。他们不会再相见，他们不再相识。如果什么时候怪想再度发作，他们就会重新相识，如果记起曾经相识，那就更好。”我又对他说道：“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我徒然撇开这些夸张，我还是不能理解经过如此温柔的一番结合以后，他们怎么能冷静地相见；仅仅听到那曾一度相爱的人的名字之后，心怎么能不突突跳；在遇见时又怎么能不战栗？”他打断我的话说：“您这种战栗真叫我发笑；那么您想叫我们的妇女别事不干而只知道晕过去吗？”

取消这幅无疑是太夸大的图画的一部分，把于丽放在其余部分的旁边，并记住我的心；我再没有别的话要对你说了。

然而必须承认，由于习惯使然，这类不愉快的印象有些是会看不见的。如果坏事先于好事出现，那么好事也会轮着出现；思想和性情的魅力使本人的魅力更加显著。最初的反感一经克服，立刻会变成相反的感情。这是对图画的一个观点，为了公正起见，我不能只从不利的方面表现整个图画。

在大城市里第一个毛病是，那里的人们变得跟原来的样子不同，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可以说是跟他们本身不同的本质。这在巴黎尤其是如此，对于妇女更是如此，她们生活所关心的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在一个集会上你接近一个贵妇人时，以为看到的是个巴黎妇女，但所看见的只是时髦式样的幌子。她的高度、宽度、步态、身材、胸脯、颜色、风度、眼神、说话、举止，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她的；如果你在她自然的情况下看到她时，你不会认识她。然而这种改换对于这样做的妇女很少有利，而且所有用以代替自然的事，往往得不到什么好处。但人们决不能完全抹杀自然；它总要在什么地方透露出来，而观察它的本领就在于以某种机巧抓住它。这种本领对于这里的妇女并不困难：因为她们具有她们自己想不到的自然；因此大家只要勤于接近她们，只要使她们忘记她们如此欣赏的伪装，大家马上就看到她们的本来面目：那时大家起初对她们的一切反感就会改成尊敬和友谊的感情了。

请看上星期一次郊游里我有机会观察到的情况，那时有几个妇女冒失地邀请我和几个新来者参加，她们对于我们去参加是否合适，却不太有把握，他们也许为了在那儿可以尽情取笑我们。这种情况第一天就发生了。她们起初对我们发

出一些有趣的和机智的俏皮话，但总是得不到反应，她们很快便技穷了。于是她们做出亲善的态度，她们既不能使我们按她们的调子，就只好采取我们的调子。我不知道她们这种改变是否满意：在我看来这样非常好；我惊奇地感到我跟她们谈论，要比跟许多男人谈能获得更多有益的东西。她们的思想有那么多智慧，所以我对她们歪曲它感到很可惜；在我更好地理解这里的妇女时，我对这些可爱的妇女之所以缺乏理智，只是因为她们不想要它，这使我感到惋惜。我也看到随便的和自然的雅致会不知不觉地消除城市里的那种装腔作势的气氛：因为人们对于所说的事会自然地采取与之协调的姿势，而对于有意义的言谈是无法用怪脸和卖弄风情来衬托的。当她们不那么想显得自己美丽的时候，我便发现她们更显得美丽，因此我觉得她们要使人们喜欢，只有自己不做作。根据这个道理，我敢于怀疑巴黎这个所谓趣味的中心，也许是世界上最少趣味的地方，因为那里人们为取悦于人的一切措施，歪曲了真正的美。

我们一块儿这样待了四五天，彼此都很高兴，自己也很开心。我们没有回顾巴黎和那里乱七八糟的事，我们干脆把它忘掉了。我们全部关心的只限于我们之间那愉快和温和的集体。我们为了性情舒畅，既不需要讽刺，也不需要戏谑；我们的笑并不是讥笑而是欢笑，象你的表姐那样。

另外有件事终于使我改变了对于她们的看法。正当我们交谈得最热烈的时候，常常有人向女主人耳旁悄悄地说一两个字。她便离开我们，关在自己房里写东西，长久不回来。这种退席很容易被认为在写什么情书或者人们称为类似的东

西。有一个妇女轻轻吐出了一句话，别人听了不大同意；这使我断定这女主人即使没有情人，她至少也有男朋友。然而好奇心勾起了我一些注意，而当我打听到这些所谓巴黎的灰头发的人都是乡村里的农民时，我多么惊讶，他们从他们受灾区来是向他们的贵妇人求援的！有的人过度负担了人头税，那是比他有钱的人把它转到他头上来；有的是未经考虑年龄和有子女的条件而被征去当民兵*的；有的在一场不公平的诉讼里被有势的邻居所压垮；有的被一场雹子给毁了，还要受严酷的田租剥削！总之这些人都来恳求她的帮助，她都耐心地听取，对谁都不加拒绝，被看做写情书的时间都花在为这些不幸者谋利益的书信上。我真无法向你表述，当我得悉这个如此年轻而又爱淘气的妇女怎样乐于从事这些慈善事业并不曾为此而骄矜时，我是多么惊讶。我非常感动地想道：“真是呀！假如这是于丽的话，她一定也是这样做的。”从这时起我看待她只有尊敬的份儿，她的一切缺点在我眼里也都消失了。

当我的观察一转到这方面时，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使我对起初认为如此无法容忍的这类妇女改变为对她们很有利的看法了。所有的外国人都一致同意，除了关于时髦式样的说话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如此有教养，说话一般也都如此合乎情理和明智，而且知道必要时提供最好的建议。除了献媚奉承的隐语和机智而外，我们从西班牙、意

* 据我所知，这在上次战争中是如此，这次战争并不如此。已婚男子得免役，许多人因此而结婚。——卢梭原注

大利、德国的妇女的谈话里能获得什么好处呢？一点儿也没有；于丽，你也知道，一般地说，我们的瑞士妇女也是一样。但有人敢粗鲁地把法国妇女从她们的堡垒里拖出来（实际上她们不爱从那儿出来），他还找得到在平原上对话的人，还以为是在跟男子汉战斗，因为她们非常懂得用理智武装自己并乐于随时效劳。至于说到好的性格，我不想举出她们为她们的男朋友们效劳的热心为例，因为在这点上，可能主要由于一切国家都同样有的某种自尊心的热情。但虽然她们平常只爱她们自己，不过一种长久的习惯——如果她们有足够的恒心去获得它——可以代替她们相当热烈的感情：那些能把自己的恋情保持十年之久的，一般就能保持一辈子，她们对于她们的老朋友的爱，比对于年轻的情人的爱更为体贴，至少是更可靠。

根据相当流传的、仿佛来自妇女自己的意见说，她们对于这个国家的一切事情都做，因此做坏事多于做好事；但辩护者说，她们做坏事是由于男子的怂恿，而做好事则出自她们本心。这同我上面说的完全不矛盾，即两性之间的交往不涉及心灵：因为法国人的私情给女人以普遍的权力，它不需要任何温柔的感情来支持。一切都依赖于她们；一切都是她们做的或者为她们而做的；奥林波斯山*和巴尔那斯山**，光荣和幸福都同样得服从她们。书籍要获得价值，作家要出名，这得看取悦于妇女、得到她们的承认的程度而定；她们至高

* 奥林波斯山：古代希腊人敬奉的圣山。——译注

** 巴尔那斯山：希腊神话中是阿波罗和缪斯的居住地。——译注

无上地决定最高的、同样也是最愉快的知识。诗歌、散文、历史、哲学，甚至政治的书，一眼就看得出所有这些书的风格都是为美丽的女人的消遣而写的；不久前有人把圣经改编为爱情历史的集子。^{*}在办事方面，她们为了达到她们的要求，她们施展她们自然的影响力，一直到她们的丈夫，这不是因为是丈夫，而因为他们是男人，而且还规定男人对女人决不能有所拒绝，即使这个女人是他自己的。

此外，这种权力不是建立在喜爱和尊敬，而只是建立在礼仪和习惯上：因为法国人的礼仪的另一同样重要的特点是，对妇女不仅殷勤而且也蔑视她们，这种蔑视是崇高尊严的标志；这证明人家同她们生活得相当久而对她们有了认识。任何尊敬她们的人，在她们心目中是个新手、骑士，是个只从小说里知道女人的人。妇女们对自己有着公正的评价，认为尊敬她们的是不值得她们喜欢的；情场上走运的男人的首要的品格是极端的厚脸皮。

但是无论怎么说，她们徒然自以为品行坏，她们却是不由自主地善良的，请看她们心地的善良在哪方面特别有用处。在所有的国家里，经理人员总是令人讨厌和缺乏同情心的；而在巴黎这个欧洲最大民族的事务中心，办那些事务的人也是最冷酷的人。于是为了得到恩惠，人们便转向妇女方面；她们是不幸者的救星；对于他们的申诉她们决不闭耳塞听；她们倾听他们，安慰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她们过的醉生梦死

^{*} 这里指倍吕耶 (P. Berruyer) 的《上帝的子民的历史》一书，该书第一卷出版于 1728 年，第二版出版于 1753 年。——原书编者注

的生活中间，她们知道拨出一些她们寻欢作乐的时间来分给她们善良的天性；假如有几个妇女把她们的服务工作变为无耻的交易时，那么千百个其他妇女每天无偿地用她们的钱包从事于拯救穷人，并用她们的声望来帮助受欺侮的人。她们的照顾的确常常是欠考虑的，而且她们为了服务于她们所认识的不幸者而无所顾忌地危害及她们不认识的不幸者；然而在一个如此大的国家里，怎么能认识所有的人？而且灵魂的善同真正的德行——它的最高的努力不在于行善而在于决不做恶事——分开时它还能更做什么？除此之外，肯定无疑的是：她们有向善的倾向，她们的善事做得很多，她们由衷地在做，在巴黎只有靠了她们才得以保持那人们还在那儿占优势的一点儿人性，而且如果没有她们，人们将看到贪婪而不知餍足的人们在那儿象恶狼一般彼此吞噬。

请看这一切也许我都不会知道，如果我只局限于那些作家的小说和剧本里的风俗图景，这些作者只看到妇女的可笑的方面，因为那是作者自己也有的，但作者没有看到好的品质，因为那是作者自己所没有的；他们或者描写德行的杰作，那是妇女们认为是徒托空言而不想仿行的，但他们不鼓励她们做善事，或者不赞扬她们实实在在做的善事。小说也许是对一个相当腐化到一切其他教育都失去作用的民族所剩下的最后一种教育。因此我希望只能让那些正直而敏感的人们写这类书，他们的心能显示在他们的作品里；这些作者不是超乎人类弱点之上，他们不是突然显示那高不可攀的德行，而是把德行描绘得较不严厉，使人喜爱它，然后从罪恶的深处知道去慢慢地引导他们。

我已经告诉你，对于这里的妇女我并不同意一般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她们待人的态度是最迷人的，风度是最优美的，娇媚是最精致的，文雅到了极点，招人喜欢的本领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我呢，我觉得她们的态度令人反感，她们的媚态是讨厌的，她们的忸怩有欠大方。我认为对于她们的一切好感的表示应该把心扉关闭着；没有人能使我相信她们在谈到爱情时，能不同样表示不能引起爱情和感到爱情的。

此外，据说对她们的性格要多加注意；都说她们轻佻、狡猾、奸诈、轻率、水性杨花、说得好听却不往心里去，更谈不到感动，把她们的才能都浪费在空谈上。这一切我认为是她们的外表，就象她们的打扮是一致的。这是炫耀的毛病，是巴黎的通病，它掩盖着感情、理智、人性、自然的美质。她们说话比较审慎，比我们这里、也可能比随便哪里都较不令人厌烦。她们都受到更为扎实的教育，这就更有利于她们的判断。总而言之，如果她们由于那为她们歪曲的女性特有的一切使我不喜欢的話，我在那些使我们光彩的方面有关之点上尊敬她们；我发现她们与其说是可爱的女人，还不如更百倍确切地说，她们是可敬的男人。

我的结论是：假如根本不存在于丽，假如我的心能接受那除了它为之而生的以外的某种其他爱情的話，我也决不在巴黎娶妻，尤其不会找情人；可是我将乐于在那儿获得一个女友，而这财宝也许能安慰我不在那里寻求那其他二者。*

* 我要竭力避免对这信发表意見；可是我怀疑：对她们慷慨地看作优点的正是她们所蔑视的，而对她们排斥的正是她们唯一重视的品质的判断，未必为她们所接受。——卢梭原注

第二十二封信

致于丽

自从我收到你的信后，我每天都到西尔韦斯特尔先生家去问那小包东西。它总是没有到。被一种致命的焦急所煎熬，我徒劳地奔波了七次。最后到了第八次我才收到小包。小包刚到了我手中，我既没有付邮资，也没有问一声，也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就象冒失鬼似的走了出来；一心只想赶快回到住处，我急急忙忙在不认识的街上乱窜，半小时后在寻找我居住的多尔农街时，却来到了巴黎另一端的沼泽区。为了赶时间，我不得不叫了辆出租马车。这是我早上出来办事第一次雇马车：我只有下午为了作客才勉强雇它，因为我有两条十分得力的腿，如果因为手头稍微宽裕些就忽略使用这两条腿，我将很懊恼。

我带着我的小包东西在马车里感到非常困惑；我只愿回到住处才打开它：这是你的命令。此外，如果某种享乐在日常生活里使我忘记舒适的话，那么为了真正的快乐，它使我去努力寻找舒适。在这里我容忍不了任何分心，我希望有时间和自然地享受你寄来的一切东西。因此我以不安的好奇心拿着这包东西而不能自持；我努力透过包装触摸里面装的东西，人家看见我双手一刻不停的动作，一定以为它灼伤着我的手。这不仅是它的体积、它的重量和你信的调子使我怀疑

真相；而且你怎么想办法找到画家和利用机会的？这也是我捉摸不透的；这是爱情的一个奇迹；它越是超过我的理解，就越教我的心喜出望外，而它给我的快乐之一是我对之完全莫名其妙。

我终于到了住所，我飞进房去，把自己关闭在房里，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坐下来，我把一只手搁在封印上。那护身符的第一次效应啊！我每去一层包纸都感到我的心突突地跳着，到最后一层包纸时我感到如此憋气，以致不得不歇一会气……于丽！……哦，我的于丽！……包封撕掉了……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了神圣的花容！我的嘴和心向它表达了最初的敬意，我的双膝战栗着……奇妙的魔力哟，您又一次来幻惑我的眼睛了！这些多么可爱的线条的神奇效应是何等迅速、何等强烈！不，为了感觉到它，完全不用象你想象那样需要一刻钟，一分钟、一瞬间就足以从我的胸腔里引出一千声热烈的叹息，你的倩影唤起了我消逝了的幸福的回忆。享有如此珍贵的宝藏的喜悦，为什么必须掺合着如此残酷的痛苦？它多么残忍地令我回想起那不再存在的昔时！见到了它，我认为又看见了你；我以为又找到了那甜蜜的时光，但这种回忆如今成了我生活的苦难，苍天既给了我这幸福，但在忿怒中又把它夺去了。唉！一瞬间我的幻梦给打消了，分离的全部痛苦又复燃起来，而且在揭开了那临时蒙蔽的谬误后，变得更尖锐了，于是我就象那些暂时止痛仅仅为了让痛苦更剧烈的不幸者。天啊！我那渴望的眼神从这意外的赠品里汲取到怎样无穷的激情！啊！它一如你当我面时在我心坎里重新燃起了一切热情的行动！于丽呀！它假如真的能把我的幻觉

和梦想传达到你的感觉呀！……可是它为什么不会传达？灵魂如此活跃地体验到的那些感觉为什么不会一起带着飞到遥远之处去呢？啊！亲爱的爱人！不管你在哪儿，在我写这封信时不管你在做什么，当你的肖像接受你虔诚的情人向你诉说的一切时，你能不感觉到在你那可爱的脸上流满了爱情和愁苦的眼泪吗？你不感觉到你的眼睛、脸颊、嘴巴、胸口被我热烈的亲吻的接触、紧贴、挤压吗？你不感觉到你全身为我灼热的嘴唇所燃烧吗？啊！天哪！我听见什么啦？有人来了……啊！让我们把我的宝贝收起来，藏好……一个讨厌的人！……前来干扰人家那么甜滋滋的激情的闯入者真该咀咒！……但愿他一辈子不得恋爱……或者远离他的爱人！

第二十三封信

于丽的情人致陶尔勃夫人

亲爱的表姐，现在我要向您谈谈歌剧院，因为虽然在您信里不曾提到过它，而于丽也为您保守秘密，但我知道她从哪儿来的这种好奇心。我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曾到那里去过一次；为了您我又到哪儿去了两次。您接到这信后我请求您答应我了却了这笔帐。为您服务，我还可以再到那儿去打呵欠、受罪、苦闷；然而要在那儿打起精神细心察看，这我可办不到了。

在向您说明我对这著名剧院的看法之前，我先向您转述这里人们对它的意见；如果我看错的话，行家的判断可以纠正我的看法。

巴黎歌剧院据认为是巴黎在人类艺术创造上最豪华、最迷人、最美妙的剧院。人们说它是路易十四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对于这重大的话题每个人不能那么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里除了音乐和歌剧院，大家对一切都可以争论；对于这唯一的一点出言不慎会有危险。法国的音乐保持着一种极严厉的镇压制度，对于所有来到这国家的外国人，人家第一桩事是以教导的形式暗示：全体外国人都同意世界上没有象巴黎歌剧院那么美丽的东西。事实是，最审慎的人都默不作声，而只在自己人之间才敢发笔。

然而应该承认在巴黎歌剧院，人们不惜耗费巨资，不仅演出一切自然的奇迹，而且还演出许多其他更大的、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奇迹；而且波普*所说人们在那里看到的乱烘烘的天神、小妖精、魔鬼、国王、牧羊人、仙女、狂怒、快乐、火焰、吉加舞、战争、舞会的那番话肯定是想用来表示这种奇怪的戏剧的。

这种如此优美和很整齐的集合体，被看成是实际包含着它表演的一切。看到出现一所寺院，人们便肃然起敬；而只要出现漂亮的女神，正厅里的观众就有一半的异教徒。这里的观众比法兰西喜剧院的观众较为随便。这些同样的观众，他们不能把喜剧演员看做他所演的角色，在巴黎歌剧院里则不能把演员跟他的角色分开。仿佛人们的理智在抵抗合理的幻觉，而只有当它是荒谬和粗糙的时候才会接受它，或者也许天神比英雄对于他们比较容易想象。丘比特的形象比我们这里的并不一样，它的模样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给它；然而卡东却是一个人，因此能有多少人有权利说他曾存在过？

因此这里的歌剧院的剧团不象他处那样是为了给观众演出而受雇的团体；不错，那是接受观众的钱和登台演戏的人们；但这一切改变了性质，因为这是个皇家音乐学院，是一种在本身业务上的终审判决，并且不受其他法规和正确性约

* 波普 (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散文作家。——译注

束的最高法院。* 表姐，请看，在某些国家里，事情主要靠文字，头头是道的话可使最不公道的事成为公道的。

这尊贵的学院的成员不能降低身分：他们相反地是被开除出教的，这正好同其他国家的习惯相反；但可能因为有所选择，他们更喜欢的是贵族和被逐出教会的人而不喜欢平民和教徒。我在舞台上看到过一个现代的骑士**，他对自己的职业的骄傲跟从前那个不幸的拉贝利于斯对自己职业的屈辱不

* 如果把话说得更显豁些，那么这种观察就更正确；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偏见的，所以我应该沉默。在人治比法治占优势的地方，我们应该忍受不公正的决定。——卢梭原注

** 这个现代的骑士是德·夏塞 (de Chassé)，他是著名的歌唱性男低音。卢梭对他的看法不是始终一致的，因为他在他的《音乐词典》的《演员》条目里对他有最高的赞誉。——原书编者注

相上下*，虽然他这样做是由于受到压力，而且只不过朗诵他自己的作品。因此古时的拉贝利于斯在竞技场上不能再坐到罗马骑士中间的位置上去，而现在的新人则每天能坐到法兰西喜剧院的长椅的国内第一等显贵中间的座位上；而且人们在罗马永远听不到如此恭敬地讲说罗马人民的威严，有象人们在巴黎讲说巴黎歌剧院的威严的那种情况。

这些便是我收集到的关于这辉煌的戏剧方面人家的谈话；现在我对您谈谈我自己所看到的。

可以设想一个宽十五尺和跟它相当的长度的匣子；这匣子就是舞台。人们在它两头隔开一定距离放置一些可以开阖

* 被专横的人胁迫而登上舞台，他用十分感人并很能煽起所有正直的人对那个如此夸耀的凯撒表示忿怒的诗句，以悲叹自己的命运道：“我在光荣地生活了六十年之后，我今晨离开了罗马骑士之家，我今晚作为丑角演员回到这里来。呜呼！我真不如从前就死掉的好。命运呀！假如我有一天命该出丑，你为什么也不迫使我正当我青春精力旺盛时期至少能留给我一个可爱的形态！然而现在我来展现给罗马人民的废物堆上的，是多么悲惨的东西！一个就要消失的声音，一个羸弱的身躯，一具尸体，一个活动的坟墓，它没有我而只有我的名字”。他在这种情况下朗诵的整个序曲，被高贵的自由——他以此来报复他的凋谢的荣誉——所激怒的凯撒对他的不公平，他在竞技场上受到的侮辱，西塞罗对他的耻辱的讥刺的卑劣，拉贝利于斯给予他以机智和辛辣的答复，这一切都由奥吕—盖勒^③给我们保存下来了；我认为这是他那乏味的集子中最奇妙和最有趣的片断。——卢梭原注

③ 卢梭有这里说的事实是在马克劳勃(Macrobe)而不在奥吕—盖勒的书里。此外，根据马克劳勃所述，引起拉贝利于斯反驳的西塞罗的话似乎并没有卢梭指摘的卑劣的侮辱的性质。——原书编者注

的屏风，它们上面粗糙地画着演出要表示的事物。后面背景是个画着同样东西的巨大的幕，它往往总是洞穿的和撕破的，它按照配景表示地面上的深坑或者天上的窟窿。每个在舞台后面经过和碰着幕布的人，在摇晃它时会产生一种地震的样子，看起来很有趣。天空由某些浅蓝的、挂在棍子或绳子上的破烂布条，象洗衣妇的晾竿来表示。太阳（因为人们有时看得到）是放在灯罩里的火炬。天神和女神的马车是用四根木条组成的框架象秋千一样悬挂在一根粗绳上；在那些木条之间是一块斜的木板，上面坐着天神，前面挂着一块画得乱七八糟的粗布，当做那优美的马车的云彩。在这玩意儿下面，可以看见两三枝臭味难闻的和结了烛花的蜡烛在照明，当戏里的角色在秋千上摇晃着活动和喊叫时，蜡烛平静地冒着烟：这是敬神的香烟。

由于马车是歌剧院的道具中最重要的部分；从这上面，您可以判断其他的东西。那汹涌的大海是由蓝色粗布或纸板的长幻灯组成的，人们把它们用平行的铁钎穿起来，并由儿童们来转动。雷声是由人们在舞台的地板上推动沉重的大车形成，它也并不是那种有趣的音乐的最不动人的道具。闪电是用几撮树脂，人们把它们淋到火炬上形成；霹雳是烟火顶上的鞭炮。

舞台地板上装着一些小方形的翻板活门，需要时可以打开，显示魔鬼将从地窖中出来。当它们应当飞到空中去时，人们用褐色粗布填塞稻草而制成的小魔鬼巧妙地替代它们，有时也用通烟囱工人来代替，他们用绳索吊着在空中晃动，直到庄严地消失在我上面说的破布条中间。可是造成真正的悲

剧的却是当绳索牵引得不好，或要断裂时，地狱里的魔鬼和永生的天神都会掉下来变成残废，有时还会送命。这一切以外，还可添加一些妖魔鬼怪，使某些场面变得十分悲壮动人，诸如：龙、蜥蜴、乌龟、鳄鱼、大蛤蟆，它们以骇人的神气在舞台上漫步，让大家以为在歌剧院上演圣·安东尼的诱惑。每个这样的丑八怪都是由并不想做兽类的笨蛋萨伏人驱动的。

我的表姐，这便是巴黎歌剧院那庄严设备的大致情况，这是我在正厅里用我的观剧镜所能观察到的：因为您不要以为这些玩意儿都隐藏得很好，并能产生了不起的效果；我对您讲的这些只是我亲眼目睹的东西，也是所有象我这样无忧无虑的观众能观察到的。可是人家肯定地说，那儿有多得不得了机器被用来推动所有这一切东西动作起来。人家多次提出愿意指给我看；但我从来不会好奇到想看人家费那么大的劲干那么小的玩意儿。

在巴黎歌剧院里服务的人数是难以想象的。管弦乐队和合唱队一共近一百人；有无数的舞蹈演员；每个角色有两个和三个演员，*就是说那里总有一或二个附属演员预备代替主要演员，并且不干事而拿干薪，直到后者也心安理得地什么也不干，这种情形常有发生。那些演重要角色的第一演员在演了几场以后，不再赏光为观众表演：他们把位置让给了

* 在意大利没有预备演员这种概念，观众接受不了他们；所以演出所花的费用要省得多：假如事情做坏了，那就得花大钱。——卢梭原注

他们的代替者，代替者又让给了自己的代替者。人们永远收取同样价钱的门票，但不给同样的表演。每人买到的戏票象买到彩票，不知道能得什么彩；但无论如何，没有人敢发怨言，因为，为了使您知道这种情况，这学院的尊贵的成员对观众不应有任何尊敬态度，而是观众应该对他们表示尊敬。

我不对您谈那音乐，那是您知道的。但您没有那种观念的是，在演出时响起来的那吓人的尖叫，是那长长的吼叫声。人们看到那些女演员几乎都痉挛着，从肺部猛烈地迸出尖叫声，紧握双拳对着胸口，脑袋向后仰着，脸涨得通红，血管激张，肚子鼓着；人们不知道对于眼睛或是耳朵起的作用最不愉快的，究竟是哪一样；她们的努力对于观看她们的人跟听她们歌唱的人同样感到是种苦难；而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吼叫声几乎总是观众喝采的唯一的東西。从他们鼓掌的模样来看，有人会认为他们是聋子，由于抓住了这里或那里的几个刺耳的音，便想叫演员们再重复唱那几个音。在我看来，我确信人家对于歌剧院的女演员的叫喊声鼓掌，象在庙会上对卖艺者鼓掌一般：那种感觉是不愉快和难受的，当演员们继续在表演时人们忍受着，但看到他们没有出事而安然收场时，便感到十分高兴，因此很乐于表示自己的快乐。您可知道这种歌唱的方法是用以表达基诺*一切最优雅和最温和的作品的。请想象那些缪斯、美惠三女神、爱神，甚至维娜斯，都表达得如此精美，你再判断那造成的印象！至于那些魔鬼，似乎还过得去：那种音乐有点儿地狱的味道，对它

* 基诺 (1635—1688)：法国戏剧诗人。——译注

们并非不合适。因此一切魔术、招魂和安息日的节日都是法国的歌剧院最受欣赏的。

这些优美的声音既正确又温和，它们跟管弦乐队的声音非常贴切地配合。请设想一种没有旋律的乐器的没完没了的不协调音乐，一种低音的单调缓慢和永恒的嗡嗡声，这是我生平听过的最凄凉、最令人厌倦的玩意儿，我听到半小时就会产生剧烈头痛而无法忍受。这一切形成一种唱圣诗的音调，其中往往既没有曲调也没有节拍。可是当偶尔出现几个有些跳跃的曲调时，便会发生普遍的跺脚；于是正厅里活跃起来，大家紧张和喧哗地跟着乐队的某个人*。大家由于刹那间感到他们原来很少感到的那种节拍而高兴起来，他们痛苦地紧张起自己的听觉、手臂、腿脚和全身，并追随着那总想准备逃避他们的节拍**；不象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后二者以整个存在接受着音乐，感觉到它，毫无困难地把握着它，用不着打拍子。至少雷齐阿尼诺常常对我说起，在意大利的一些歌剧院里，那儿节奏感是如此灵敏和生动，在乐队和观众中间人们永远听不到也看不见有表示打节拍的些微动作。但是在这国家里，一切都显示出音乐器官的粗陋；声音在那儿是生硬和不柔和的，声音的转变是不光滑和强烈的，音是强制

* 指勒·皮歇隆 (Le Buucheron, 此词原为普通名词, 意为“伐木者”, 是巴黎歌剧院的乐队指挥的绰号, 因他指挥时打节拍拍得很响, 象伐木者的斧击声。) —— 卢梭原注 (括号内系译者所加)

** 我发现人们把法国的轻音乐跟奔跑的母牛的跑步和肥鹅的想飞翔作比较, 这种比拟很确切。—— 卢梭原注

和不柔润的；在民间歌曲里没有节拍，没有悦耳的音调：军乐乐器，步兵短笛，骑兵喇叭，所有的号角，所有的双簧管，街头的歌者，小咖啡馆的小提琴，这一切都是些连最不灵敏的耳朵也觉得刺耳的假玩意儿。所有的才能并不是都赋予同一些人的，所以一般地说，法国人在欧洲一切民族里，好象是最没有音乐天赋的民族。爱多阿尔阁下认为英国人在这方面的禀赋也不多；可是他们的差别在于英国人自己明白而不为此忧虑，但法国人则仿佛有充分理由拒绝承认，他们对一切其他东西都可以接受批判，却不能同意自己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音乐家。甚至还有人很想把巴黎的音乐当做国家的事业，这也许因为在斯巴达发生过把提摩泰*的竖琴切去两根弦当做国家大事的缘故：您从这件事可以知道大家无话可说了。但无论如何，巴黎歌剧院即便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组织，但它并不因此使具有趣味的人们更喜欢它。现在我回过头来作我的叙述。

芭蕾是我剩下要对您讲的题目，它是这个歌剧院最辉煌的部分，如果分别地观察它，那是可爱的、美妙的和的确适于舞台上演的场面；可是它作为戏剧的组成部分，那就该从这个性质来考察它。您知道基诺的歌剧：您知道那里面怎样应用幕间歌舞节目的：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差不多同样情况，或者还要糟些。在每一幕戏里正当剧情最有趣的地方，往往被

* 提摩泰（纪元前 446—357）：古希腊诗人、音乐家。他曾将古竖琴的七弦增加两根弦。当他去斯巴达参加比赛时，元老们迫使他截去两根弦。——译注

安排给坐下来的演员们的取乐所打断，而让剧场正厅里的观众站着观看。这么一来，剧中人物完全被遗忘掉，或者观众直瞪着演员，而演员则瞧着其他东西。搞这类取乐的方法是简单的：如果国王在台上快乐，大家便分享他的快乐，于是便跳舞；如果他忧愁，大家要使他快活，于是大家也跳舞。

我不了解在宫廷里遇到国王心情不好时要为他们举行舞会，是否是种习俗；但我了解在这里舞台上令人不胜惊讶的是，正当有时在幕后决定有关他们王冠或他们命运时，他们以怎样坚定沉着的态度欣赏着加沃特舞*，或者听着歌曲。然而为了舞蹈有着很多其他的理由；生活中最重大的行为都在舞蹈中进行。教士跳舞，兵士跳舞，天神跳舞，魔鬼跳舞；直到送葬也跳舞，总之任何人为任何事都跳舞。

因此舞蹈是用于歌剧结构中的第四种美术；但那另外三种在促使模仿；这一种模仿什么？什么也没有。因此当它只单纯用作跳舞时，它处于戏剧之外；因为在悲剧中，小步舞、利戈登舞、西班牙慢三步舞有什么意义？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如果它们模仿什么东西，它们就不怎么合适，因为从所有的统一说，最不可少的是言语的统一；而歌剧的进行一半在歌唱，一半在舞蹈，要比歌剧一半讲法语，一半讲意大利语更可笑了。

他们不满足于引进舞蹈作为音乐表演的主要部分，甚至有时还把它作为基本的主题，于是他们有一种名叫芭蕾的歌剧，在题材里塞进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所以比其他歌剧的舞

* 加沃特舞：法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舞蹈或舞曲。——译注

蹈更不合适。大部分的这类芭蕾，有多少幕就有多少主题，而主题之间彼此只有玄乎的联系，如果作者不在序幕里注意把这些关系交代清楚，观众便无法理会。季节、时期、感觉、自然力量；试问这些主题跟舞蹈有什么关系，它们又能给想象力提供些什么？它们有些甚至是纯粹譬喻的，象狂欢节、疯狂等；而这些是最难忍受的，因为它们虽然设想得很好和很精巧，但是它们既没有感情，也没有表现力，也没有情景，也没有热力，也没有吸引力，也没有能引起音乐的灵感、给心灵以慰藉和给幻想以滋养的任何东西。在这些所谓的芭蕾里，动作总是通过歌唱表现，舞蹈总是打断动作，或者偶尔从中出现，而且什么也不模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芭蕾比悲剧更少吸引力，那里这种间断较不易觉察；如果它们较少冷静，人们为此将更反感；然而一种缺点掩盖另一个缺点，为了不使观众对舞蹈感到厌倦，作者的技巧就使剧本变得枯燥乏味。

这就会不由自主地引向对于歌剧的真正结构的研究，这题目太广泛，无法在这封信里谈，而且会使我离题太远：为此我写了一篇小论文* 附上，您可以就此跟雷齐阿尼诺谈谈。关于法国歌剧，我剩下要对您讲的，据我自认为观察到的它最大的缺点是，对华美的虚假趣味，人们根据这一点便想表现出华美来，但这玩意儿只存在在想象里，把它放进史诗是妥善的，但在舞台上表演却是可笑的。若不是我亲眼目睹，我很难相信竟会有艺术家愚蠢到想模拟太阳神的马车，还竟有

* 这篇小论文见于《音乐百科词典》《歌剧》条。——原书编者注

相当幼稚的观众想去看这种模拟的。拉·勃留耶尔*料不到象巴黎歌剧院那样卓越的演出怎么会使他如此厌烦。我虽然不是什么拉·勃留耶尔，却能料想到；我同意凡是具有美术兴趣的人都认为：法国的音乐、舞蹈以及最美妙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总是使巴黎歌剧院成为所有表演中最令人厌烦的。总之，法国人可能并不需要最完善的，至少在演出方法如此；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认识优美的东西，而是因为在这方面坏的比好的使他们更开心，他们喜欢嘲笑更甚于喜欢鼓掌；批评的快乐补偿了戏剧的烦闷，当他们离开剧院后对之进行讥笑，那要比他们留在那里作乐更觉得愉快。

* 拉·勃留耶尔 (Jean de La Bruyère 1645—1696)：法国伦理学家。——译注

第二十四封信

自于丽

是的，是的，我看得很清楚，幸福的于丽在你心头始终是所珍爱的。从前在你眼睛里闪耀的爱火，现在在你最近的信里同样可以感觉到：我从中发现能激励我的一切热情，我的热情也因此而更强烈了。是的，我的朋友，命运硬把我们拆开也没有用，我们的心却彼此贴得更紧，我们保持自然的热力以抵抗分离和失望而生的寒冷，让一切本应削弱我们眷恋之情的，反而只能使它不断地得到加强。

但请看我头脑多么简单：自从我收到你这封信后，我体验到信里说的某种魔力；那护身符的玩笑虽然是我自己发明的，我也不免受到诱惑并显得是真实的东西。当我独自一人时，一天有百来次感到哆嗦，觉得仿佛你就在我身旁。我好象看见你拿着我的画像，我竟痴到似乎感觉到你对它的爱抚的印象和你给它的亲吻；我的嘴巴仿佛接受着它们，我那温柔的心仿佛尝到了它们。啊，甜蜜的空想！啊，离奇的幻觉！不幸者的最后的庇护所！啊！如果可能的话，请为我们充当现实吧！对于幸福已不复存在的人们，您毕竟还是有些意义的。

说到我把画像搞到手的方法，那是靠爱情起的作用；但你要相信，如果爱情的确能产生奇迹，那它所选择的不一定

是这样。请看这个谜底。好些时间以前，这儿从意大利来了个微型肖像画家；他有爱多阿尔阁下的信件，他在给他出这些信时也许估计到后来的结果。陶尔勃先生想趁这个机会得到一帧我表姐的画像；我也想要一帧。她跟我的母亲想有我的画像，经过我的请求，画家还秘密地做了第二帧副本。后来我不管是正本还是副本，仔细挑选了三帧中最象的一帧寄给了你。这是种我并不认为太不正当的欺骗手段：因为画的逼真程度的多些或少些，对我母亲和表姐的关系都不大；然而你对一个不是我的形象表示的敬意却是一种不忠实的表示，假如我的肖像比我自己更好的话，那就更为危险；不论怎么说，我决不愿意你对于我所没有的美会感到爱好。此外，他不考虑我的意见，要打扮得更细心些；但人家不听我，而我的父亲也愿意那肖像就照这个样子。我请你至少要相信除了头饰之外，现在这种打扮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模样，而纯粹是画家的讨好，他按照他的想象把我加以装饰。

第二十五封信

致于丽

亲爱的于丽，我还得对你谈你的画像；但不再谈那最初的喜悦（你曾对之如此敏感），正好相反，我是以一个被假的希望所欺骗，而且什么都不能补偿他的损失的人的懊恼心理来谈的。你的画像有它的秀丽和漂亮，甚至也有你的特点；它相当象，是由技艺高的人画的；但要人看了高兴，那人必需不认识你。

第一件我要责备他的事是画得象你，但又不是你，有你的容貌，但却是没有感觉的。那画家徒然认为已正确地表现了你的眼睛和脸部轮廓；他却没有表现出使之灵活生动的那温柔的感情，而没有它，无论怎样优美也是没有用的。我的于丽，你脸孔的美是在你的心里，而这一点却是无法模拟的。我承认这是由于艺术的不足；然而这至少是艺术家没有达到他自己应有的一切的那准确性。比如说，那头发根，他把它画得离太阳穴太远了些，这就使前额的外形显得欠可爱些，使眼神欠锐敏些。他忽略了那地方画上几根紫红色线条，那是皮肤下面两小血管，它同我们有一天在克拉朗的花园里观赏过的蓝蝴蝶花上差不多一样的东西。脸颊上的红晕过于靠近了眼睛，也没有动人地向脸孔下部着成玫瑰色，象本人一样；看起来好象是贴上去的非自然的红颜色，就象这国家

的妇女抹的胭脂红。这个缺点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它使你的眼睛欠柔和而表情显得更大胆。

可是请你告诉我，他对于躲在你嘴角边以及我在幸福时刻我的嘴巴敢于取暖的那爱情之窝，是怎么处理的？他没有给这两只嘴角以它们的优美，他没有给这张嘴以愉快和严肃的转换，你微微一笑，它立即转变，并给心灵带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喜悦，我不知是什么突然的、无法形容的陶醉的。的确，你的画像不会从严肃转变为微笑。啊！这正是我要抱怨的地方：为了能表达你的一切娇媚，就应该描绘你生平的每时每刻。

我们可以原谅画家忽略了某些美丽之处；可是他在你的容貌方面所犯的并不算小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你的缺点。他没有画出你右眼下面几乎看不见的那颗痣，也没有画你脖子左边的那一颗。他没有画……啊上帝！这个人可是青铜铸的？……他忘记了你的嘴唇下边留下的一个小伤疤。他把你的头发和眉毛画成一个颜色，实际不是这样：眉毛的褐色更深些，头发则更浅些，带点灰色：

Bionda testa, occhi azurri, e bruno ciglio. *

他把你的面孔的下半部画成准确的椭圆形；他没有注意到轻微的曲折，这曲折把下颏和脸颊分开，使它们的轮廓较不匀称和更优美。这些便是最容易感觉到的缺点，他还忽略了许多其他的点，所以我对他很不满意：因为我钟情的不仅是你的美貌，而且是你所以是你的整个模样。如果你不愿意

* 金黄色头发，蓝眼睛和褐色眉毛。（玛利尼。）（意大利语）

画笔给你增添什么东西，我却不愿意它忽略掉任何东西；我的心并不关心你所没有的美质，同时却抱着嫉妒的心关切着你所固有的一切。

说到打扮，我对之特别不敢恭维，因为无论你着意修饰还是很随便，我总是看到你比在画像上有更多的风韵。头饰堆得太重；人们会说上面只是一些花，算了吧！这些花真是太多了。你还记不记得那次舞会，那时你穿了瓦莱妇女的服装，你的表姐那时还说我跳舞象哲学家？你当时的全部头饰只不过是一根长辫子盘在头上，用一只金簪子穿牢，样子象伯尔尼的乡村姑娘。不，光芒万丈的太阳也没有你照耀人们眼睛和心灵那样灿烂辉煌，而且任何人那一天见了你，肯定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的于丽，你的头饰就应该是这样的，装饰你的面孔的是你头发的金色，而并不是把它隐藏起来并使你的脸色黯然无光的那玫瑰。请告诉你的表姐（因为我知道她的关心和她的选择），她用以遮盖和亵渎你头发的那些花，那趣味不比她采集在诗篇《阿多纳》*里的优美，这种花可以用来补充美而不是用来掩盖美。

至于画像的胸部，在这方面奇怪的是一个情人的眼光竟比一个父亲更为严格；可是实际上我发现你的服饰不怎么讲究。于丽的肖像应当象她一样朴实。爱神呀，这些秘密只能属于你。你说那画家所画的一切都得之于想象。我相信，我相信这话！啊！假如他瞧见了那遮掩着的美的一丁点儿的话，

* 《阿多纳》(1623年作)：骑士玛利尼②的诗篇。——原书编者注

②玛利尼(1569—1625)：意大利诗人。——译注

他的眼睛定会把它盯着，可是他的手并没有想把它画出来；那么为什么他那大胆的画笔必须企图把它进行想象呢？这不仅是礼貌上的缺点，我同意这还是一种趣味的缺点。是的，你的脸太端庄了，所以无法承受你袒露的酥胸；可见这二者之一应阻止另一个的显露；只有爱情的狂热才能使二者协调；而当她那灼热的手敢于把为羞怯所掩盖的薄纱予以揭开时，你的眼睛的醉意和惊惶便会说你是为了把它忘掉而不是为了把它呈现出来的。

这便是我对于你的肖像在持续的观察后得出的批评意见。在这方面我按照自己的思想拟定了把它改作的计划。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位有才能的画家；根据他已经做的来看，我希望很快就能见到更象你本人的你。我怕搞坏那肖像，我们试着在我请他做的复制品上作改动，当我们对我那效果确有把握时，他才把结果移到原画上去。虽然我画得相当差劲，这位画家却不断地赞赏我的观察的精细；他不理解那指导我的那位大师比他要高明得多。有几次他还觉得我非常古怪：他说我是企图隐匿起为别人喜见乐闻的东西的第一个情人；而当我答复他说，我如此小心地给你穿戴起来，是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全貌时，他当我是个疯子。啊！如果我能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同时显示出你的精神和容貌，而且同时能把你的谦逊连同你整个的美丽一起表现出来，那么你的画像更将怎样动人了！我的于丽，我向你起誓，你的画像经过这一改作，一定会获益不少。人们从中看到的只是画家想象的模样，而激动的观察者将想象到原来应有的模样。在你的人格里，我不知道有着怎样神奇的魅力，但所有接触到它的都会为它所

感染；谁只消看到你的衣服的一个角，就会赞美穿着它的那人儿。人们看到你的服饰，便会到处感到，那是优美的面纱掩盖着美质，你那朴素的打扮的趣味，仿佛在向心灵宣示着它隐藏的魅力。

第二十六封信

致于丽

于丽，啊，于丽！你呀，有个时期我敢称为我的，今天我叫名字却是亵渎了！笔在我颤抖的手里逃逸；我的眼泪浸湿了纸张；我很困难地写这封本不应该写的信的开头几句话；我既不能沉默，也不能说话。来吧，可敬的和亲爱的画像，来净化和鼓励这颗被羞耻所屈辱和被悔恨所撕碎的心吧。请支持我那快熄灭的勇气；当你不在时，我因犯了不由自主的罪行而悔恨，请给我力量以承认罪行。

你快要对一个罪人表示蔑视了！然而比我对自己的蔑视要轻得多。不管我在你心目中将变得多么卑贱，我在自己心目中还更卑贱百倍；因为看到我现在这种模样，最使我感到屈辱的还在于我心底里看到你和感觉到你，今后处在与你很不相称的地位，又想到最真实的爱情的快乐竟不能防止我的感官陷入没有诱惑力的陷阱，而且犯了没有魅力的罪恶。

我如今处在极端的困扰中，一面吁请你的宽恕，一面又害怕这几行袒白我错误的词句亵渎了你的眼睛。纯净而洁白的灵魂，请你原谅我这项叙述，要不是借此可以抵赎我的迷误的话，我也许不会向你纯朴的心申述了。我是不配接受你的善心的，这我明白；我恶劣、卑鄙、可耻；可是我至少不虚伪、不欺骗，我更愿意从我身上取掉你的心和我的生命而

不愿有片刻时间欺骗你。为了担心被看做想为自己开脱而作辩护，使我罪上加罪，我将只限于告诉你关于我遭遇的正确的细节。它将跟我的悔恨同样真诚；这是我允许自己说的于我有利的話。

我结识了守卫部队的几个军官和我们同乡的其他年轻人，我认为这些人都具有天然的优点，但他们由于模仿某些我说不清楚的、与他们不合适的那种做作的派头而学坏了，我看了感到可惜。他们看到我在巴黎保持着瑞士古代风俗的淳朴性，因而也在讥笑我。他们把我的生活准则和作风看做是种间接的谴责而深为反感，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我改变原来的派头。经过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他们又经过一次更好的商议而取得了很好的成功。昨天早晨他们来向我建议，邀我到一位上校（他们把他的姓名告诉了我）的太太家里吃晚饭，他们并且说，由于我才华出众，所以很想同我订交。我相当愚蠢，所以成了笑柄，我向他们表示最好首先去拜访一次；可是他们嘲笑我的拘泥态度，对我说瑞士的真诚并没有那么些虚言客套，而且这类虚礼俗套的方式只能使她对我产生坏印象。于是在九点钟我们便到那位太太家去。她到楼梯上迎接我们，这种办法我哪儿都没有看到过。进房间时我看到在炉台上刚刚点燃的几枝旧蜡烛，到处都有一种做作出来的气氛，使我看了不高兴。这家的主妇虽然不太年轻，我认为还漂亮；其他几个妇女年龄相仿，外貌也同她差不多；她们的装饰相当华丽，但花哨多于趣味；然而我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这国家里是不能用这来判断一个女人的地位的。

初步的寒暄进行得大致跟到处差不多；社会习惯教人在

寒暄说得使人厌倦之前要把它缩减，或转到活泼轻松的谈话上去。当交谈变成一般的和严肃的时候，情况并非完全一样：我认为发现了这些太太，假如遇到这种语调对她们不习惯时，她们便会有勉强和尴尬的神气；我来到巴黎后第一次看见感到困惑的妇女会支持合理的交谈。为了找到轻松的话题，她们转向她们的家庭事务，但由于我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她们便随心所欲各谈各的。我从未听到对上校先生谈得如此多的；这个国家的习惯是叫人家姓氏比叫人家头衔的更多，而有这种头衔的人往往有别的头衔，所以我听了感到惊讶。

这种装模作样的摆架子很快转变到比较自然的方式。大家开始把谈话的声音放得很低；自然而然采取一种不大合适的随便的腔调，大家脸上笑咪咪地瞧着我，嘴里噘噘喳喳起来，同时那家的主妇则以坚决的口气探问我的心境，这种口气不会得到我的好感。晚餐开始了；酒席上的自由仿佛把一切头衔都混淆了，但每人都不自觉地暴露了本来面目，于是我终于清楚了自己置身在什么地方。想回头已经太晚了。想把我的厌恶作为安全的保障，我便把这一晚的任务规定为观察家，并决心用以了解这号女人作为我生平的唯一机会。我的观察很少收获；她们对于自己当前的状况模模糊糊，对于将来也极少预见，除了她们职业上的行话以外，对一切方面都非常愚蠢，以致我起初对她们的同情很快就被对她们的蔑视一扫而空。甚至在谈到爱情的快乐时，我看到她们对之也是不能感受的。我发现她们对于一切可以引发贪财的东西都有着强烈的欲念；除此而外，我没听到过她们嘴里吐过一个发自内心的词儿。我奇怪正直的人们怎么竟能同如此讨厌的

人群打交道。在我看来，这号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这等于对他们宣判了一种残酷的刑罚。

然而晚餐拉得很长，并变得喧闹起来：因为缺乏情爱，就拿酒来活跃宾客。谈话不是亲切而是不顾廉耻的，妇女们的打扮乱七八糟，想借些刺激起预计会引发的欲念。起初这一切对于我只起到相反的作用，而她们想诱惑我的一切努力只能使我嫌恶。我心里想道：“温馨的腴腆，爱情最高的喜悦，她们一旦抛弃了你时，会丧失多么大的魅力！一旦她们知道了你的魔力，即便不为了德行，也要为了媚人而千方百计想保有你！然而腴腆不可能伪装；想伪装它的人是最为可笑的人。”我又想道：“这些生物的粗鄙的无耻和她们那下流的暧昧话跟那些羞怯和热情的目光，跟那些充满着端庄、优雅和感情的谈吐之间，真有天渊之别，而后者的……”我不敢想下去；我为这不伦的比拟感到害臊……我谴责自己那不由自主地追逐着的温情的回忆有如罪责……我在什么地方竟敢想到那！……唉！我既不能回避心头那太可爱的情影，我便竭力把它蒙住。

我听到的声音和言语，映入我眼睛的事物不知不觉地刺激着我：我两个邻座的女人不停地向我做媚眼，她们发展到后来使我失去了镇静。我感到我的神志受了迷惑：我老是喝我兑很多水的酒；我在酒里还加更多的水，后来我想喝清水。只有到了那时，我才发觉那所谓的水实际是白酒，我从进餐开始就一直受骗。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因为那样只能引起嘲笑：我停止喝酒。然而已经太晚了：坏事已造成。醉意不久就把我剩下的一点儿意识给剥夺去了。等到我清醒过来

时，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幽僻的小房间里躺在那些生物之一的臂弯里，感到大吃一惊，同时由于自己空前的罪恶而陷入绝望之中。

我结束了这可怖的叙述；希望别再玷污你的目光和我的回忆。你啊，从你那里我期待着我的判决书，我祈求你的严厉，这是我应得的。无论我的惩罚怎样严厉，它一定不及我对我的罪行的回忆的残酷。

第二十七封信

自于丽

您放心，不要以为惹我生气了：您的信给我的痛苦多于给我的气忿。您以不是出于您本心的荒唐行为，所冒犯的不是我而是您。我为此感到更伤心：我更愿意看到您侮辱我而不愿您作贱自己，您对自己做了坏事，这是我唯一不能原谅您的。

您只看到您为之害臊的那错误，您觉得自己的罪恶比实际的更重，但在这方面我只看到要责备您的只有轻率；可是它的原因来自更远之处，来自您自己没有觉察的更深刻的根源，要由友谊来为您指明。

您的第一个错误是在进入社会时选择了一条不好的道路：您越向前进，就越迷路，我战栗地望着您，如果您不再回头，您就要失足了。您不知不觉地让人引导进我所害怕的陷阱去。赤裸裸的罪恶的诱饵起初不能引诱您，可是坏的伙伴已开始欺骗您的理智，以便败坏您的道德，而且已经对您的习惯作了他们的准则的初步尝试。

虽然您对我没有特别说起过您在巴黎形成的生活方式，但从您的信里很容易判断您交往的社会，又根据您的议论可以判断您以他们的眼光来观察的那些人。我丝毫没有向您隐瞒过我对您的那些关系不大满意，但您仍继续用同样的腔调，

所以我的不高兴只有增长。人们实际上把这些信看做是一个花花公子*的讽刺而不看做一个哲学家的论述，而且人家也难于相信这些信跟您从前写给我的信出于同一人的手。什么？您想在几个附庸风雅的女人的小集团或游手好闲的人们的渺小的矫揉造作里研究人；而那难得映入你眼帘的表面和多变的清漆却成了您一切意见的基础！您是否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去仔细研究只存在近十年的习俗和礼节，而对于人心自古以来的动力和激情的那种隐秘和永恒的游戏您却视而不见？就拿您谈论妇女的信来说，我能从中知道些什么呢？不过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关于她们打扮的描写，一些关于她们穿戴和表现的方法的恶意评论，一些不公平的概括得出的极少人的放荡的意见：好象一切美好的感情在巴黎都已熄灭，而一切妇女都坐在华丽的四轮马车里和二楼包厢里搔首弄姿！从您的信里您不是没讲过使我切实了解她们的趣味、行为准则和真正的性格的事？在谈到一个国家的妇女时，一个聪明的男子会忘记谈到家务的处理和孩子们的教育，这不是很奇怪吗？**在整个这封信里只有一件事好象是您的，那便是您以愉

* 和善的于丽，您总是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那有什么可说的！您落后于我们的时代了！您不知道有 *petites-maitresses*（爱打扮的女子），但已没有 *petites-maitres*（花花公子）了！老天爷！那么您知道什么呢？——卢梭原注

** 那么他为什么不应当忘记这一点？难道这些事的处理与之有关？社会和国家将怎么办？著名的作者，光辉的院士，如果妇女要不再掌握文学和公务而去从事家务时，你们全体将会怎么样？——卢梭原注

快的心情夸奖了她们善良的天性，这也使您很光彩；所以您这一下也对一般妇女作了赞扬：世界上哪个国家里，温良和同情会不是妇女们可爱的天禀呢？

您给我画的画像如果是按您所见而不是按人家对您说的那样，或者至少只同思想健全的人商量后画的，那会有怎样的不同！象您这样平时注意保持自己清新头脑的人，在跟轻浮的年轻人（他们同正派人物交往不是为了向这些人学好，而是为了想勾引这些人）交际中，怎么会象有意地丧失掉理智的！您只看到跟您绝不相称的那种年龄上的契合，却忘记了对于您是主要的那种光明和理智上的契合。虽然您性格很暴躁，但却是个最随和的人，而且您虽然智力上的成熟，却很容易给周围的人牵了鼻子走：碰到了自己一般岁数的人，您必然一筹莫展，变成了一个小孩子。这样，您一心想跟他们沆瀣一气，您就会堕落下去，您如果不选择比您更明智的人做朋友，您就会降低自己的水平。

我绝不责备您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引进到不名誉的人家去，但我要责备您在那家里被您不该结识的青年军官们所引导，或者至少不应该让他们引导您娱乐。至于您本想把他们引上您那原则去的计划，我认为这方面您热心有余而审慎不足；您作为他们的朋友显得太严肃，作为他们导师又显得太年轻，当您自己还需要提高修养时，您不应该参与对人家的改造。

第二个、也是更严重和更不能原谅的错误是，自愿地在对于您很不合适的地方过夜；而且在您已经知道是哪样的人家后不立即逃走。您对这方面的遁辞是站不住脚的。想回头

已经太晚了！似乎在这类地方能有什么礼节可言，或者礼节可以胜过德行，而且对抗罪恶会有太晚的时候！至于您把您的厌恶作为安全的保障一节，我不想说什么：因为后来的事情已经向您指出，它有多少根据。您要对那个能读到您心坎里去的人说得更坦白些；是羞耻阻止了您。您怕如果您离去时人家会笑话您；一瞬间的嘘声使您害怕，您宁愿受良心的谴责而不愿被讥笑。您可知道在这个场合，您所遵循的是什么行为准则？是那种准则，它首先把罪恶引进一个高贵的灵魂，用众人的叫嚷来窒息良知的声音，并靠对于咒骂的害怕来压制做好事的勇气。能战胜各种诱惑的人，在坏的榜样下屈服了；为谦虚谨慎而脸红的人，为自己的羞耻而放肆起来了；这种很坏的羞耻，比一些很坏的倾向更厉害地败坏了正直的心。因此您的心尤其要慎防这一点：因为无论您怎样蔑视它，您对闹笑话的恐惧总是不由自主地控制着您。您宁可冒一百次危险而不能冒一次嘲笑，人们从来不曾见过一个那么大无畏的灵魂竟同那么的怯懦结合在一起。

我不来向您摆出防止这缺点的道德方面的格言，这您比我知道得更多，我只向您提出使您提防的一个方法，它也许比一切哲学的说理更方便和更可靠：那便是在您思想上作一点时间的轻微的移位和对未来作几分钟的超前。如果在这倒霉的晚餐席上，您思想上武装着去顶住宾客方面片刻的讥笑；设想到您只要一走到街上，精神就会振作；设想到逃出那罪恶设下的圈套后内心的高兴；设想到取胜的经验中，有多少优势使胜利容易取得；也设想到取得了胜利并写信告诉我，使我得到安慰时的快乐；这一切就能战胜那片刻的厌恶（对这

厌恶如果您考虑到它的后果时，您是始终不会退缩的），对之能会怀疑吗？还有一点，对于那些毫不值得尊敬的人的讥笑所产生的厌恶，究竟算得了什么？这样的反思，为了片刻的虚假的羞耻，毫无疑问会挽救您免于另一种真实的、更持久的羞耻、悔恨、危险；而且直言无隐地对您说，您的女友将少流几滴眼泪。

您说您想把这一晚利用来执行一个观察家的任务。多么认真！怎样的任务！您的遁辞真叫我为您脸红！您是否也好奇到有一天想到强盗窟去观察强盗们怎样抢劫旅客们的行李的？您难道不知道有些东西丑恶到甚至不允许一个正直的人去观看的，道德的义愤也不能容忍罪恶的场面的表演？聪明的人观察他们无法阻止的社会坏风气；他们观察，在他们忧愁的脸上显现出为它所引起的痛苦；然而对于特殊的放荡，他对之加以反对，或者背过脸去，生怕有自己在场被引为借口。再说，为了判断这样一类集团的行为和那里人们的谈论，是否必须混迹其中？在我看来，单单凭他们的目的就比您对我吞吞吐吐讲的话，更容易猜测到其余的一切；知道了他们那里找到快乐的思想，使我充分了解了追求它们的那些人。

我不知道您那圆通的哲学是否已采取了据说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对这种地方要抱宽容态度的准则；可是我至少希望您不属于那样一种人，这种人相当蔑视自己，以某种臆想的只有行为不端的人知道的需要为借口让自己迁就习俗，因为两种性别在这方面具有不同的本性，而且在分离或独身时正经的男人需要钱财，而这在正经的女人方面就不需要！如果这个错误不把您引向娼妓之家，我很担心这错误会继续使

您自己陷入迷途。啊！如果您愿意让人蔑视您，至少您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给秽行加添谎言。所有这些所谓的需要，不是从自然产生，而是由感官自觉的堕落产生的。即便是爱情的妄念，在一颗纯洁的心中也能得到净化，它也只能败坏已经腐化了的心；反之，贞洁能由自身来保护；经常受抑制的欲念自然而然地不会重生，而习惯于向诱惑屈服的，诱惑就要越来越多。友谊使我两次克服谈论这个题目的厌恶心理；而这次乃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我能希望用什么道理从您那里得到您会拒绝的诚实、爱情和理智呢？

我现在回过来谈这封信开始时那个重要问题。在二十一岁那时，您从瓦莱给我写些严肃和理智的信；到二十五岁，您从巴黎寄给我些花里胡哨的信，信里思想和理智到处都被某种取乐的笔调所代替，这跟您的性格距离很远。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搞的；可是自从您跟有才能的人生活在一起，你的才能显得减退了；您在农民那里曾有所增益，而您现在在有才华的人们中间却有所丧失了。这不是您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过错，而是您所交朋友的问题：因为再没有比从优秀的和低劣的混合中需要如此多的选择。假如您想研究社会，您可以跟明智的人经常接触，他们凭长期的经验和冷静的观察而理解社会；但不要跟年轻的冒失鬼来往，他们只看到它的浮面和他们自己造成的滑稽可笑的东西。巴黎充满了习惯于思索的学者，这所大的舞台每天给他们提供题材。您不能使我相信这些严肃和勤劳的人都象您一样，从这家到那家、从这小集团到那小集团跑来跑去，为了取悦于妇女和年轻人，并把一切哲学变成无聊的空谈。他们太崇高，所以不会辱没他们的

地位和糟蹋他们的才能，并用他们的榜样去支持他们应当改正的风尚。当大多数要这样做时，肯定有些人绝不会这样做，而您应该研究的就是后面的那些人。

您自己也陷入了您对现代喜剧作家进行指摘的那种错误里；在您看来，巴黎满是有地位的人；唯有那些象您的地位的人，您对他们连一句话都不提，这不也是很奇怪的吗？您仿佛并不怨恨贵族自负的偏见，您对之还相当看重，您认为跟诚实的小市民来往有失您的身份，但他们也许正是您的所在国里最可敬重的阶层！您徒然以爱多阿尔阁下的熟人为自己辩解；您依靠他们很快可以认识下层的社会。那么多的人们想向上升，但总是容易下降；照您自己承认，认识民族真正风尚的唯一方法，是在最不同的阶层中研究他们的私生活：因为只停留在总是作表现的人们，那就只能看见喜剧演员。

我愿意您的好奇心走得更远些。在一个如此富庶的城市里，为什么下层人民竟如此贫苦，而在没有百万富翁的我们这里，却很少遇见赤贫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您去研究；可是这决不是您生活于其中并如您所期望的那些人所能解决的。学生是在金碧辉煌的邸宅里学会社会风俗的；但智者是在穷人的茅屋里学习其中的秘密的。在那里人们清楚地看到罪恶的黑暗勾当，那社会里是用华丽的辞藻掩盖着的；在那里人们看到权贵和财主用怎样的隐秘的不义行为向他们当众假装同情的被压迫者手里攫夺剩下的黑面包的。啊！假如我相信我们那些老军人的话，您将在六层楼的顶楼里了解到多少事情，那些事情是作为深深的秘密被人们埋藏在圣一日尔曼郊区一些旅馆里的！还假如他们造成的所有不幸者都出来

揭穿他们的谎言的话，那么如此多的花言巧语者虽然假装人道主义，也会狼狈不堪！

我知道，人们是不喜欢那种不能救济的贫困景象的，富翁甚至对于自己不想给予援助的穷人会背过脸去；然而不幸的人们所需要的不仅是金钱，只有懒于做好事的人，他们手里拿着钱袋才知道做好事。安慰、劝告、关心、友谊、庇护，有这么多同情人家的手段留给您，在没有金钱时，可以拿它们来安慰不幸的穷人。人之所以成为被压制的，常常是因为缺乏使人家听见他们申诉的手段。有时只需要他们不能说的一个词、他们不能表达的一个道理、他们不能进入的一个大人物的门。无私的德行的勇敢的支持，完全可以排除无数的障碍，行善的人的雄辩可以吓倒声势显赫的暴君。

因此您如果想真正做一个人，您要学会放下架子。仁爱之心有如一股纯净和保健的水流，它使低洼的土地肥沃；它总是寻求一般的水平；它让那些威胁田野并只给予田野以有害的荫影，或者用崩裂的碎石压垮邻居的光秃的山岩干旱着。

我的朋友，请看，应该怎样利用当前作为将来的教训，而善良又怎样预先指导着智慧的教训，以便万一所得到的启迪对我们无用时，就不必因此徒耗时间去获得它们。那些必须在有地位的人们中间生活的人，很难防御他们有害的习气，只有继续不断做好事，才能防止一颗优美的心不致沾染野心家的恶习。请您相信我，试试这种新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您比您曾尝试过的那些方法更值得；而且由于心灵日趋腐败，思想便会日趋窄狭，反之，您很快便会明白，崇高的德行多么能够提高和培养优美的精神，对他人不幸的体贴关心，又多

么能更好地帮助找出不幸的根源，并从各方面排除产生它们的罪恶。

我觉得您似乎处在紧迫的关头，我应当以友情的坦率进言，以免向着斜路迈出第二步，使您最后在有时间认清之前，不致陷于不能自拔的地步。现在我不能向您隐瞒，我的朋友，您的迅速和真诚的忏悔使我很感动：因为我体味到，承认这种羞耻心，您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能去克服它，因此它在您心上有多大的压力。一个无意的错误是可以原谅和容易被忘记的。至于今后，请您牢记这个我决不放弃的原则：假如在同样情况下，无心的错误犯第二次的话，那么连第一次也不是无心的了。

再见了，我的朋友：切盼您善自保重身体，并要想到一桩我已经原谅的罪行，不应再留下任何痕迹了。

附言：我刚刚从陶尔勃先生手里看到您写给爱多阿尔阁下的好些信的抄本，它们迫使我取消一部分对于您的观察的性质和风格的批评。我认为这些信谈论的是一些重要的题目，而且充满了重要和合理的思考。可是相反地，显而易见您很轻视我们，我的表姐和我，或者您很不重视我们的意见，所以寄给我们容易歪曲的信，而对于您的朋友，您做的却要好得多。我觉得您相当看轻您的功课，所以您认为您的女学生们不配称赞您的才能；您就最好装作——至少出于虚荣心——相信我们能够了解您。

我承认政治不是妇女活动的范围；我的叔叔谈政治使我们很厌烦，所以我理解为什么您也怕那样做。对您坦白说，我

对这门课程也并不太喜欢；它的用处离我太远，所以不太触动我，而它的光芒太崇高，因而没有强烈地刺激我的眼睛。老天爷使我生长在这个政府下，我得爱这个政府，我不太关心有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以我如此渺小的力量，既不能建立它们，那么我认识它们又有什么用？有如此重大的一些灾祸我无能为力，同时在我周围我看到那么多我能使之减轻的别的灾祸，那么我为什么要为前者心里发愁呢？但我爱您；对于那些问题我并不感兴趣，我对之感兴趣的是议论它们的作者。我以亲切的赞赏思量着您的天才的一切表现；而且我的心对这表现引以为骄傲，我祈求爱情赐予我以能理解您所必需的智慧。请不要拒绝我理解和热爱您所做的一切善行的那种快乐。您是否将使我屈辱到认为，如果老天爷能把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时，您不认为您的妻子有资格跟您有同样的思想？

第二十八封信

自于丽

一切都完了！一切都被发现了！在我隐藏你信的地方，我再也找不到它们。这些信昨天夜里还在那里的。它们只能在今天给抄走。只有我母亲能突然发现它们。假如我父亲看到了这些信，我的命就完了！唉！如果需要拒绝，让他不看到也没有有什么用？……啊！上帝！我母亲派人来叫我了。往哪儿逃？怎么顶得住她的眼睛？我怎么不能隐藏到地层下面去呢！……我浑身在哆嗦，我简直一步都挪不动了……羞人答答，屈辱，难受的申斥……我活该，我将忍受一切。然而一个忧伤的母亲的痛苦、眼泪……我的心，怎样的揪心的苦痛！……她在等我，我不能再拖延了……她想知道……应该招认一切……雷齐阿尼诺将被开除。在新的通知前别再来存……谁知道如果会……我也许能……什么！扯谎！……对我母亲扯谎！……啊！如果我们靠扯谎才能得救，再见，我们完了！

第二卷终